

春
張
恨
水
明
著
外
史

行印局書界世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五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二十九回 | 臨水對殘花低徊無限 | 倚松鄰瘦竹寄託遙深 |
| 第三十回 | 不辨雌雄混戰娘子隊 | 都無倫次同結女兒盟 |
| 第三十一回 | 稚子無家依人儕鄭婢 | 名姝雅集顧曲學周郎 |
| 第三十二回 | 顧影自憐漫吟金縷曲 | 拈花微笑醉看玉鉤斜 |
| 第三十三回 | 猜得之子踪名藏字裏 | 勘破美人計金盡牀頭 |
| 第三十四回 | 斗酒隻鷄淒涼祭綠野 | 閑花野草惆悵晤青衫 |
| 第三十五回 | 流盼屬新知似曾相識 | 聽歌懷故國無可奈何 |

第二十九回 臨水對殘花低徊無限 倚松鄰瘦竹寄託遙深

楊杏園走出來一想，我去回劍塵一個信罷。便到何劍塵家裏來。何劍塵的夫人，梳着一個辮子，短衣短袖，褲脚子高高的，穿了一雙高跟鞋，低着頭身子直轉，在院子裏扯空竹。那位李冬青女士，也在這裏，穿着嗶嘰夾襖，黑洋縐裙子，踏了一雙青布平底鞋，素淡極了。清清亮亮的梳一個頭，只蓬着一點鬢髮，臉上一點粉也沒擦，白裏越發映出紅來，一派聰明大方的樣子，都顯了出來。他抱着手籠着袖子，靠在走廊的柱子下，看何太太扯空竹，只是吟吟的微笑。他猛抬頭看見楊杏園，一面點了一個頭，一面笑喊道：何太太，客來了。何太太一回頭，見是楊

杏園笑得把頭直低到懷裏去。手一停，空竹掉在地下直轉，將手上扯空竹的棍子麻索一扔，搶先進屋子去了。何劍塵在屋子裏笑了出來，請楊杏園裏面坐，李冬青也跟進來了。何劍塵因爲他二人會面，想起還書的事，不禁說道：天下事聚散沒有一定，東西也是這樣。李先生丟了的那部書，據李先生說，好幾年不見了，不料一點兒沒動，却在杏園那裏被我尋出來，物歸原主，這不是一個證據嗎？李冬青聽了這話，就對楊杏園一笑道：謝謝楊先生，不是何先生說，我都忘記了。楊杏園道：我也忘記了一樁事，令堂大人，前次不是託我打聽愛美學校的事嗎？我去是去了一回，就因爲耽誤了，忘記回信，對不起得很。李冬青道：這是家母的意思，我就始終沒有想到這上頭去，這是不成問題的事了。他本坐着的，說到這裏，起了起身，牽了一牽衣襟，然後又坐下，才說道：

楊先生那書裏，還有幾首大作，恐怕錯夾在裏頭的，我當時寄回去了，收到了嗎？楊杏園聽了這話，臉上禁不住熱一陣，却笑道：這本是做好了，打算在報上塞塞空白的，後來一看，究竟不大好，沒有發出去，不知道怎麼就夾在那本書裏了。不知道的不要說我班門弄斧嗎？李冬青笑道：很好，是老手筆，那時得工夫，我很願意請教。何劍塵對楊杏園道：李女士這個眼界極高的人，他說好一定不錯。不知道李先生看見的，是幾篇什麼文章！李冬青嘴角微微一動，有點笑意，正想說出來。楊杏園便說道：幾首無聊的小詩，什麼好東西呢？李冬青道：楊先生太客氣了，我曾聽見何先生說過，楊先生近體詩做得最好。去年年冬，和張船山的八首梅花詩，尤其是傳誦一時，可惜沒看見。楊先生能不能夠檢了出來，給我瞻仰瞻仰？說完，先就微微一笑。楊杏園一想，我那八首詩，

是本事詩，怎麼能夠拿得出來？本想說不值一看，又恐怕拒絕李冬青的要求，很不合適。便道：事是有這一回事，並不是梅花詩，不過借張船山的原韻，做了八首感懷詩罷了。那天得空，檢出陳報來，一定送給李女士指教。說到這裏，便笑着對何劍塵道：我這幾首詩，又是幾時傳誦一時了？你不是譽揚過分嗎？何劍塵道：從前人家不知道北京城裏有個楊杏園，自從你在報上登過那八首詩之後……楊杏園聽他說到這裏，生怕他老實的說出來，對何劍塵望了一眼。何劍塵接上說道：人家就說你是一個詩家，引得你越發的要作詩，還打算印專集呢，這不是傳誦一時的明證嗎？不過你在李女士面前，好像是小巫見大巫，總有些膽怯怯的，不敢說有本事，免得栽筋斗，是也不是？李冬青禁不住笑了，搭訕着抬起手去理鬢髮，說道：我常說何先生是個會說話的人。

這時，何太太換了一件長些的衣服，又繫了一條裙子，笑着走出來。楊杏園笑道：我又不是客，嫂子爲什麼還要換衣服才出來？何太太道：我倒不是爲客來換衣服，因爲到了一張新片子，我要和李先生出去看电影。楊杏園笑道：嫂子越發的文明了，在家裏講究運動，又講究高雅的娛樂。這句話說得何劍塵笑了。說道：他就喜歡上電影院，總是逼着我一陣，翻譯給他聽，電影看完，嘴也乾了，如今有了李女士陪他，我就如釋重負。何太太道：我就不懂你是個什麼臭脾氣？我看別人在電影院裏，一對一對多的很，都是有說有笑的。怎樣我和你去，你就討厭？何劍塵道：你要知道那一對一對的，未必是像我們這一樣的關係，有一半是約着到電影院裏去說話的，你說他們坐在一處，應該說話不應該說話？何太太聽了這話，很不以爲然，本想駁何劍塵幾句，因爲李

冬青在當面，有許多話不便說，便牽着李冬青的衫袖道：時候到了，走罷。不要說閑話，耽誤了我們的電影。李冬青站起來對楊杏園微微的鞠了一躬，笑着說道：再會。便用手牽了一牽衣服，同何太太走了。楊杏園對何劍塵笑道：我來的不湊巧，誤了你給太太一趟翻譯的差事。何劍塵也笑道：這個差事，要未結婚的時候才有趣味，結了婚以後，就沒有意思。楊杏園道：此話當真，我看許多朋友在未婚的時候，歇不了一天不見他的未婚夫人。到那裏去玩的時候，總是一對。一結了婚，只三五個月，便淡下來。不但不和他的夫人一路出去，有時出去玩的時候，還要隱瞞起來，不讓他夫人知道，這個理由安在，我實在不明白。何劍塵道：這却不可以言語形容的，你叫我說，我也說不出來，將來你結了婚，你就自然知道了。楊杏園道：我連未婚的人兒還沒有，怎樣就談到

結婚的事！何劍塵笑道：你想找個未婚的人兒？我路上却有個人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不知道什麼緣故，心裏先卜通跳了一下。又微微的一笑，然後說道：你這個願心，許得早了，還是你夫人要過門的時候許的哩。說着靠在椅子上伸了一個懶腰，兩隻腳架起來，搖曳不定，望着何劍塵笑。何劍塵道：不錯，這話是我說的。你要知道那個時候我說這話，是有目標的，打算給你做一個現成的媒。楊杏園聽他這話，明知道他是指梨雲，不覺黯然神傷，說道：日子真快，梨雲已經死了一百多天了。何劍塵道：清明節快到了，你要到義地去，告訴我一聲，我和你同去一祭。楊杏園道：不是你說，我到忘記了。說到這裏，又長歎了一聲道：七千里紀鼓郵程，家山何處？一百六禁烟時節，野祭堪憐。我是免不了要去，不過去，又要叫我幾天難過。何劍塵道：你念的這聯四六，我好熟，好像在

那裏看過，楊杏園道：花月痕上雙鸞祠的碑文，你怎樣不記得？說起花月痕，我又想起來了，我那和張船山梅花詩的八首本事詩，我完全是仿花月痕的意思，你爲什麼告訴密斯李？他要我送給他看，我怎麼拿得出手？何劍塵笑道：好在你是個倚馬才高的人，你不會再做八首嗎？何劍塵說了這話，望着他微笑了一笑，楊杏園倒不好意思，以爲他這笑裏面，很有些皮裏陽秋呢。又閑談了一會，由詩談到桃花，楊杏園道：白過了一大半春天，很是可惜，明天我們同到萬牲園看桃花去，好不好？何劍塵順口答應好，楊杏園就約着明天十二點鐘一路去，他才回家。誰知到了次日，他去找何劍塵時，何劍塵已不在家，他一股子高興，又不願算了，便一個人出西直門到萬牲園來。這一日，天氣很是和暖，風又小，塵土都沒有吹起來。走進園去，那些杈杈桠桠的樹木，都發了

很深的芽，樹上東一撮子嫩綠，西一撮子淡黃。太陽照在身上，背上發熱，樹枝子擺動，微風吹在臉上，很是爽快，雖然北方春遲，春色還淺，可是這一看去，滿目都勃勃的有生氣了。走進動物園，順腳踏上月橋，俯看着河裏的水，帶着一點兒淡綠色。岸邊鐵網裏的水禽，鴛鴦、鵝鴨之類，都在水裏游泳。內中有一對錦鴨，在那裏洗澡，他把脖子插進水裏，隨着鑽進半截身子，然後再由水裏鑽出來，那水從背上流下去，好像撒了一把珠子一樣，煞是好看。想起春江水暖鴨先知那一句詩，不覺提起了一股詩興。看了一會鴨子，走出動物園，向着石路順步走去，無意中走着，不覺踏上小道，離開幽風堂那邊遠了。這一帶都是菜地和果木園，有些園裏的園丁，正背着太陽，蹲在地裏種什麼東西。幾隻喜鵲在地裏跳着找東西吃，并不怕人。遠望園的北邊，一路柳樹林子，在

太陽光裏，列了一排非烟非雲的翠霧。三三兩兩的遊人，都在樹底下走來走去。楊杏園走的這邊，却是空蕩蕩的，寂無聲息，他背着手走了去。四圍一看，並不看見整片的桃花，正在奇怪，回身看見地下插了一塊木牌，上面寫着桃林兩個字，想道：這就是桃園嗎？一看附近的樹上，果然有三朶兩朶的花，其餘樹枝子上，縱着珠子似的，滿排了未開的花蕊。想道：原來還沒有到開花的時候，還是來得早了。步過桃園，是暢觀樓的對過，三架小橋，犬牙相錯的架着。這面前的一架木橋，對過有一樹半白半紅的花，樹枝斜伸在水面上，水裏頭也有一樹花影子。風吹過去，水波蕩漾，那水裏的花影，隨着水浪也都搖動起來。楊杏園看見這種景致，不覺暗地裏喝了一聲彩，便一直走到橋邊去。這時，風已一陣大似一陣了，這一樹花，被風吹得花枝顫動，撲撲簸簸，只是望下

落，只一會兒工夫，草地上，水面上，落了一片的花。那水裏的花影子照得模模糊糊，也是一陣一陣的，浮上花片影子來。楊杏園隔着木橋，呆的看了一會子，信步走上木橋，扶着欄干，看那水裏的花影，又抬頭看那一樹花，花片依舊的篩將下來，他忽然想起五個字，紅飛花影瘦。自己想道：這到是一句詞，回頭回去，我把他湊着填起來。想着一直走過木橋，走到樹下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株杏花，滿樹已開得十分爛漫，一朵花蕊也沒有了。這個地方，本很僻靜，一個人也沒有，他在杏樹底下，徘徊了一陣子，想起來了，前兩年在這地方，曾和朋友遊過，有一株杏樹不過一人來高，還說他弱小可憐呢，那正是這株樹。今日重逢，不料有這樣大，真是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了。一個人扶着樹的幹子，癡站了一會，風是已經住了，那樹上的花，還是有一片，沒一片的落下來，飄

飄蕩蕩，只在空裏打翻身，落到地下去。楊杏園便念道：葉暗乳鴉啼，風定老紅猶落。又歎道：這地方，渺無人跡，就剩下這一樹搖落不定的杏花，他像我這落拓人羣，飄泊無所之的楊杏園一樣啊。這樹杏花雖然獨生在這野橋流水的地方，還有我來憑弔他，只是我呢？想到這裏，長歎了一聲，便在杏花旁邊，找一塊乾淨的石頭坐了下去，兩隻腿並着曲站起來，兩隻胳膊，撐着膝蓋托着臉，望着杏花出神，不知身在何所。坐了半天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，也忘記了回去。正在出神，忽然有個

人站在身邊，叫了一聲楊先生。楊杏園猛可的醒了過來，抬頭一看，却是一個穿童子軍制服的小孩子，也不過十歲上下年紀。楊杏園站了起來，對那小孩子笑道：兄弟，你錯認了人吧？你認識我嗎？那小孩子被他一問，把臉臊得通紅，把一個右手的食指，在嘴裏啣着，說不出話來。

楊杏園看見，不覺好笑，便攜着他的左手道：我姓是姓楊，你怎樣知道？那小孩子轉過身去，用右手一指道：我姐姐說的。楊杏園順着他的手看去，只見那邊木欄橋上，站着一位姑娘，灰色衣服，黑裙子，那風由上風頭，吹動他的裙子，只在木欄干上，拂來拂去。楊杏園認得是李冬青女士，還沒有招呼出口，那邊早是臨風點首，笑盈盈的說道：楊先生。楊杏園牽着小孩子的手，一路迎上前去，對他點了一個頭。走到橋上，楊杏園指着小孩子道：這是令弟。又牽着小孩子的手道：叫什麼名字？小孩子勉強答應了小麟兩個字。李冬青笑道：是的，沒出息，見人說不出話。楊先生就是一個人來麼？楊杏園道：本來約着劍塵兄來的。他臨時爽約，我又不願打回興頭去，所以一個人來了。李冬青笑道：楊先生又在樹下尋詩吧？我在這裏看見好一會了。楊杏園道：我覺得這地方，很

是僻靜，這一樹殘花，一灣流水，十分可愛，就坐在這地方休息一會子，說時回頭一看，太陽光已射在樹杪上。樹的下半截，都沒有陽光了。便說道：時候不早，我也要回去了。李冬青扶着小麟的肩膀道：我們也回去罷。不知不覺，三個人便順着一條石路，慢慢的走回。李冬青笑着對楊杏園道：楊先生剛才在杏花底下坐了許久，一定做了幾首杏花詩。楊杏園道：我的思索，向來枯槁，做起詩來，總要伏案構思，一個字一個字，慢慢的填去，那裏能夠隨隨便便，就做得出來？李冬青笑道：太客氣了，只怕對牛彈琴，做好了詩，也不能告訴我們呢。楊杏園道：笑話！笑話！李女士不信，去問劍塵兄便知道。我是常說的，李女士的學問，我最佩服！李冬青笑了一笑，搖一搖頭說道：我不過是個失了學的中學生，那裏談得到學問二字呢？三個人一路走着，楊杏園和李冬青只顧說客

氣話，好像到是初見面的朋友，儘量的謙遜，一點也不嫌煩膩，走到大門口，那收票的長人，從旁邊彎着腰走出來，也沒有言語，對人伸出一隻大手，楊杏園知道他是要收票，便拿出門票交給他。李冬青的票，在小麟手上，他也學樣，走過去交給他。人離得遠不覺得，走得近了，大小一比，小麟只比他的膝蓋高上幾寸，那長人俯着身子接了票去。小麟記起他童話上的一段故事，笑着問李冬青道：姐姐，這個人好長，是不大人國跑來的小孩子。這句話，不打緊，說得李冬青禁不住笑，用手絹握着嘴笑了。李冬青先前和楊杏園說話，都是客氣的笑，這回却是愉快的笑，楊杏園看了，彷彿若有所感。大家走出門來，說了一句話，再會，便各自坐車回家。他這天到家，却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，自己也不知道從何而來，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沉沉地想游園的經過。自己一

個人坐在屋子裏，禁不住思潮湧落，想到李冬青問他要詩看的話，就把去年作的那八首本事詩拿出來，自己翻看一遍，只見頭一首頭一句，辜負鷗盟悵落霞，就覺不妥，心想這種詩，那裏可以送給人家看？他今天不是說我作杏花詩嗎？我何不就把梅花韻和八首杏花詩。自己這一想，詩思就不覺湧將起來，便把一隻手撐着椅子圈，托着頭，想了一想，先有了大意。揭開墨盒，鋪了一張乾淨紙，提筆就寫，楊杏園向來就喜歡和詩，加上今天很愉快，不到兩個鐘頭，八首詩就做起來了。他靠在椅子背上，兩隻手捧着稿子，念了一遍，覺得沒有什麼不妥，便從新找了一張紙謄了，另外寫了一張八行，折疊在一處，用一個信封套了，寫了地點寄給李冬青。次晨信到李冬青家裏的時候，他梳完了頭，收拾乾淨了書桌，捧着一杯茶，坐在那裏休息。桌上綠瓦盆子裏，栽着

的一盆素心蘭，開了兩剪，十分的香，白磁瓶子裏，插了一束半開的紅白杏花，是老媽子清早從菜市帶回來的，他呷着茶看花，不覺出了神。忽然老媽子送上一封信來，却注着楊絨兩個字，他低着眼皮想了一想，就猜是楊杏園送來的。將信拆開，先看那信：

冬青女士文鑒：走羈旅下土，落落不能與人合，習與性成，萍踪所適，轉不嫌其孤獨。日者偶然興至，涉足芳園，披風臨水，落英滿襟，地僻人稀，彌增感觸。悵惘之際，得領清芬，神志爲快，殆古人所謂得其人於高山流水之間者乎？蒙一再索詩，殊慚無足陳者，然而文字之交，正在攻錯，則又不容其有所藏拙。掩袂歸來，百感交集。挑燈檢張船山梅花詩，步韻杏花八律，狀物自知不工，寫我之所感而已。惟大雅正之。

李冬青看見，默默的想了一會，不覺歎了一聲道：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。信外另有一張紙，便是詩。那詩道：

看杏花步清人，張船山八首梅花詩原韻呈正李冬青君。

一笑春風燦彩霞，相逢有酒不妨賒。斷橋流水愁相向，野竹垂楊各自斜。細雨簾前寒客夢，晚粧樓上感年華。無言一樣憐飄泊，底事呼爲得意花？

欲紅仍白可憐生！秀骨珊珊夢也清。春色半牆如有意，夕陽一樹最多情。飄零無奈到寒食，及第應慚是小名。村外爭傳消息好，提壺正唱勸杯聲。

春深也應恨來遲，此恨遲遲蛺蝶知。

李冬青看到這裏，不覺臉上一紅。心想起是起得好，押遲字知字韻，也

不牽強，只是太露些，又望下看：

古道停鞭驚邂逅，小樓聽雨最相思。

李冬青明知道這是很熟的兩個杏花典，拿來活用了。但是玩味詩中的語氣，很像此中有人，呼之欲出。用手扶着腮，想了一想，又轉一個念頭，想道：本來呢，杏花詩押思字不容易下筆，要我做，也拍只有這句可用了。又念道：

卜居願種三千樹，勸醉終須一兩枝。略染胭脂原不俗，淡裝濃抹總相宜。

李冬青想道：三首詩，以這首的韻不好和，也就算這首和的好。想到這裏，又從春深也應恨來遲起，念了幾遍。他把古道停鞭驚邂逅，小樓聽雨最相思十四個字，細細推敲了一番，又往下念：

花前流水遶孤村，野店人來倒酒樽。佛亦多情留古刹，春原無礙到柴門。三分愁態溶愁緒，一半嬌羞褪粉痕。栽向日邊終太豔，詎應雨露有私恩？

江南猶憶舊因緣，明日清明又幾年。脂粉清勻如好女，雲霞簇擁想靈仙。晚風庭院花初落，夕照欄干蝶可憐。終讓詩人能愛爾，曲江一宴到今傳。

側帽尋來倦客蹤，牧童遙指幾重重。江南紅雨三春老，樓上青旗一笑逢。托跡劇憐鄰瘦竹，移栽好是對春松。

李冬青念到這裏，又不覺臉上一陣發熱。心想這幾首詩，楊杏園他本是學張船山，引杏花切他的名字，自比又帶比人。以前幾首，恍恍迷離，看不出究竟來，這首押松字韻，不是有些意思嗎？船山的詩我不很記

得，原詩裏，好像沒有這個松字。不然，那也太巧了。想到這裏，就把家裏清朝幾部詩集，都翻看了一看。找出張船山的梅花詩，果然他押二冬韻的一首，有對客豈無能舞鶴，賞心應是凋後松，這樣兩句，他一肚子的疑團，到這裏又取消了。再望下看：

明粧剛在寒梨後，絕異桃花別樣濃。

二月東風錦作團，小紅相對學吹彈。含嬌欲滴睛猶潤，帶雨和烟畫繼難。

念到這裏，忽然院子外頭，有人問道：密斯李在家嗎？李冬青連忙將信和詩捲着一團，放到桌子抽屜裏去。李冬青一看原來是他的老同學梅雙修女士。便含着笑引他到屋裏來坐。梅雙修笑道：有許多天你都沒有到我那裏去，老是在家裏看書嗎？李冬青道：那裏看什麼書，還不

是混混又一天嗎？昨天我還跑到三貝子花園去看桃花呢。梅雙修道：你和誰去的，怎麼不通知我一聲？李冬青道：昨天帶我的小小弟弟到西城去找一個朋友，因為他不在家裏，就順便到三貝子花園去走走，其實我自己也沒有打算去的。梅雙修道：一個人遊園，你不嫌冷淡嗎？李冬青笑道：冷淡什麼？我還有個小小弟弟陪着呢，人家……說到這裏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人家那裏都像你，總要趕熱鬧呢。梅雙修道：我也不見得就趕熱鬧。說着梅雙修看見衣櫥上的鏡子，照了一照臉，用手將鬢髮理了一理，又把背對着鏡子，點着脚，回過頭看看後影子，用手摸了一摸頭。李冬青笑道：一班朋友裏，總要算你愛修飾的了。梅雙修笑道：那也不見得，出門總要換一件衣服呀。李冬青牽着他旗袍的大襟，拿起來抖了一抖，笑道：你瞧，女學生穿這樣的衣服，未免太豔麗了吧？梅

雙修道：這是印花印度綢，很普通呀！李冬青道：多少錢一尺？梅雙修道：兩塊錢上下一尺。李冬青道：那末做一件旗袍多少錢？梅雙修道：面子派二十五塊錢。裏子派十塊錢，花邊派五塊錢，工錢派四塊錢，一共總是四十多塊錢。李冬青笑道：大小姐，這還算普通嗎？我有一個朋友當小學教員，每天教六點鐘的書，累得喝茶的工夫都沒有，一月還掙不得二十塊錢，你這件袍子的錢，他不吃飯，兩個月也掙不出來呢。梅雙修道：天下事本來不能樣樣平等的，那怎樣能作比例呢？你說我愛穿，你瞧！密斯余，那才真是愛穿呢？李冬青道：你說起這句話，我也不解，密斯余小的時候，也很樸實的，怎樣這幾年之間，華麗到這種樣子。梅雙修道：這個原故，我很知道。密斯余的家裏，本來和我們家裏差不多。後來他父親娶了兩位姨太太，都是那種地方的人，年紀又和他姊姊

差不多，都是打扮得十分時髦的。起初是他們家裏少奶奶學樣穿起來，後來又再由少奶奶，把這種風氣傳染到了小姐，因至一家人都俏皮起來。李冬青笑道：你還說人俏皮，你呢？梅雙修道：我也只是出來穿皮起來。李冬青笑道：也是這個樣子呢？他家裏很好玩的，鋼琴，話匣子，小電影機，樣樣都有，沒有事，到他家裏玩玩去，好不好？李冬青道：我不去，我穿得這樣襤褸的衣衫，到他家裏去，不要把我當是梅小姐的老媽子嗎？梅雙修笑道：胡說，你這豈不是指着和尚罵禿驢？以後我到你家裏來，我決計不穿綢衣服，免得來一回，受你一回奚落。李冬青笑道：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，我這是一句真話。你那裏知道，富貴人家，主人倒罷了，他們底下的那班僕役，眼界十分高，你稍爲衣服差一點，他就瞧不起你，我們何犯着去看底下人的眼色，所以許多朋友家裏，我都不

願去。不知道的，說我性情如何做，我也不必去強辯。梅雙修道：「唉！這樣說，你這許久沒有到我家裏去，難道是我家裏那些東西得罪你了嗎？」李冬青笑道：「那却不是，你不要疑心，因為你住在東城，路實在太遠，是我懶勞動罷了。梅雙修道：「我怎樣來看你呢？我來看你，就不怕路遠嗎？」這句話說出來，逼得李冬青沒有話說，只是微笑了一笑。說道：「好久不見，見了面，我們又開辯論會了。昨天南貨擔子到我家裏來，我買了一點東西，今天上午，你不要走，在我這裏吃午飯。梅雙修道：「什麼南貨擔子？」李冬青道：「這大概是寄居北京的江浙人，沒有事幹了，就做這個生意。擔子上，是江浙人喜歡的零碎東西，吃的用的，都有一點。他走街上過，看見你門口宅名牌子上，寫了江浙的地點，他就歇在門口，操着鄉音兜生意。大概作客的人，聽了鄉音，總是有一種感觸的，再看見故鄉

的東西，少不得買一點，因此這挑南貨擔子的人，倒也不少。梅雙修道：我們廣東人，也是這樣，有廣東人，專挑着廣東貨賣。牙刷子，梳子，點心，叉燒肉，什麼都有，我見了，就喜歡買。李冬青歎道：鱸魚蕪菜之思，古人都有所不免，說起這話，我就心似火燒。況且我又是個沒有用的女子，帶着一個老母，一個弱弟，飄流在外，怎樣了局？梅雙修道：你又傷起心了，大家過一天算一天罷了，白急些什麼呢？我不懂什麼文學，不敢高攀，說是知己。但是我們老同學的情分，是不薄的。我活着一天，我總和你分一天憂。李冬青道：你自然是好意，我也是個人，指望着你扶助我，我好意思嗎？說到這裏，笑了一笑道：況且你不小了，年一年二，就有婆婆家了，還不知道在南在北呢。梅雙修臉一紅，笑道：胡說八道。這時，李老太太戴着一副老花眼鏡，一隻手拿着一根針，一隻手拿着一條線，在

那邊上房走了過來，老早的說道：你給我穿上這管針。他一掀門簾子，梅雙修笑着叫了一聲伯母。李老太太笑道：原來是梅小姐，怪道剛才我彷彿覺得有一個人進來呢。梅雙修道：一進來，就和冬青說上話了，忘記去看老伯母，該打！李老太太道：那却不敢當。我們這孩子，總是懶，早應該到你府上，去看看你們老太太。梅雙修笑道：他怪下來了，說我們家裏的底下人，得罪了他。李老太太道：沒有的話！你們家裏是文明人家，那裏有這樣的事。李冬青笑道：媽媽也是，越是不很懂新名詞，越喜歡在人家面前說。李老太太道：你這孩子，倒說起我來了。民國的時代，樣樣改了良，老人家說話，都不受聽了。李冬青笑道：你老人家不說不說，又說了兩個新名詞了。這句話一說，大家都笑了起來，連房外頭在院子裏掃地的王媽，聽着也笑起來了。梅雙修道：伯母，冬青留我吃

飯，我已經答應了。李老太太道：很好。梅雙修道：我還有句話說呢，吃過飯之後，我要冬青陪我玩玩，你老人家肯不肯？李老太太道：那有什麼不可以呢？只是又要花你的錢。李冬青道：媽媽倒先定下了，就不許我請密斯梅嗎？這句話說畢，大家又笑了。

第三十回 不辨雌雄混戰娘子隊 都無倫次同結女兒盟

大家說笑了一陣，李老太太留着梅雙修和李冬青說話，自己却去監督着王媽做飯。一會兒飯好了，大家吃畢。梅雙修一定逼着李冬青一路去玩。李冬青沒有法子推諉，只得跟着他去。梅雙修道：「平安今天有一張新到的片子，我想邀你看電影去。不過這時候還早，我們同到密斯余家裏去坐坐，你說好不好？」李冬青道：「我不是說了嗎？我的衣服不好，我不配到闊人家裏去。」梅雙修道：「得了，幹嗎老這樣說，你不自負是個很酒脫的人嗎？」李冬青笑着牽牽他的衣襟道：「我和你去了，走道少說話罷。」說着，梅雙修在胡同口上揀了兩輛乾淨人力車，說了地名，

也沒有講價錢，就坐上去了。到了余宅門口，梅雙修在錢口袋裏，拿出六個小銀幣，把三個望這輛車子，腳踏上一扔，又把三個望那輛車子，腳踏上一扔，頭也不回，就望裏走。李冬青笑嘻嘻地在後面輕輕的說了一句，真是大小姐。梅雙修回頭也笑了一笑。他在這裏，本是熟地方，一直望裏面走。恰好他們所要拜訪的余瑞香女士，從裏面出來。看見他們進來，連忙引他到內客室裏去。剛一進去，只見一個二十幾歲的少婦，梳了一個雙挽的如意頭。上身衣服是月白綢底子，上繡蝴蝶逐飛花的花樣，大襟擺都是圓角，也不過一尺多長，就像圓鴨蛋式一般。下身穿一條深綠色的嗶嘰褲子，又長又大，遠望像一條裙子一樣。臉上的粉擦得厚厚的，人還沒有到，早就來了一陣香，他看見客進來了，先嘻嘻地笑了。余瑞香便介紹着說，這是我的三姨娘。李冬青早就知

道這位余三姨太太的名兒了。今日一看，除了打扮時髦，却並不見得什麼好看，倒出於他意料以外。三姨太太人雖不過如此，招待倒是好的，很不討厭，所以也陪着李冬青說話。談了一刻，余三姨太太自己用的揚州老媽，進來說道：三姨太太，劉太太來了電話。余三姨太太便笑着對李冬青道：我有點兒事，請我們的老二陪你二位坐坐，說着在余瑞香小姐肩膀上拍了一下，說道：好好的陪客。就笑着走了。他到自己屋裏，一摘電話，問道：你是劉家姐姐？那邊劉太太說道：是的。你們老爺在家沒有？余三姨太太道：沒有在家。劉太太道：今天是輪在胡家，你不去？余三姨太太手上拿着電話機子，眼睛望着窗戶外頭，說道：這一向子，我輸得太苦了，連零用的錢都週轉不過來。劉太太在電話裏笑道：你哭什麼窮？我又不問你借錢。余三姨太太道：這是真話，昨天和老

頭子麻煩了半天，只要到二百塊錢，又是支票。天氣也漸漸的暖了，我要做幾件單夾衣服。劉太太道：不要算帳了，我又不是你的老頭子，算給我聽做什麼乾脆，你說去不去？余三姨太太想了一想，說道：我來罷！不過要請你先挪動一百塊現款。劉太太道：我還沒梳頭，打算到澡堂子裏去梳頭帶洗澡，我在那裏等你，你可以去找我。錢的話，回頭再說。余三姨太太道：好！就是那樣說罷。余三姨太太掛上話筒，在烟筒子裏取出了一根三砲台煙，擦着火柴吸着了，便靠在睡榻上，望着天花板，想起了一件心事。整整的把一根烟捲抽完了，他才慢慢的起身，對鏡子掠了一掠頭，又重新撲了一些粉，然後打開玻璃櫥子，挑了一件新鮮顏色的衣服穿了。揚州老媽照規矩站在一邊照應，和他牽大襟，牽領子，拾落得清楚了，拿出細銀絲織的小錢口袋，遞給余三姨太太，

又在玳瑁烟嘴上，安上了一根煙，等他啣在口裏，然後擦着火柴替他燃上。一面笑着說道：今天三姨太太氣色很好，一定可以贏得幾百塊錢回來。余三姨太太笑道：贏也不想贏，只要這買衣料的兩百塊錢，保得住就是好的。說畢，高跟鞋子一陣響，走出大門，那個時候，是三姨太太出門的法定時間，馬車早在大門口套好了，三姨太太說了一聲澡堂子，便坐上車。不一時，到了潤身女浴所，會合了劉太太，便一同坐着馬車，到胡宅來。這時門口停了一輛馬車，一輛汽車，大門院子裏，又停了幾輛包月車。劉太太笑道：小鬍子汽車，倒先到了。兩個人提着錢袋，一直望裏走，一個三十來歲的小胖子，長袍馬褂，頭上戴着紅頂便帽，手上拿着手杖，嘴唇上養着一小撮短鬍子，從裏面走出來。他一看見劉太太，走上前拍着他的肩膀道：你這幾天，手氣太好，要請客吧？劉

太太舉起手來，將小胖子的手一撥，瞪了他一眼，笑着罵道：「滾開些！你贏了錢，又請過誰？」小胖子道：「那也不算什麼。我今天要是贏了，我就請客。」劉太太道：「你這個時候鑽出去，又望那裏跑？」小胖子道：「胡同裏面，有一點小應酬，一會兒就來。」劉太太道：「不長進的東西，明天告訴你家太太，罰你跪踏板。」小胖子把頭一縮，張着嘴伸出半截舌頭，眯着一雙肉眼，笑了一笑，就抬着肩膀走了。余三姨太太問道：「這是誰？我倒和他同過兩回場面，還不知道他姓什麼。」劉太太道：「這是劉二混，你怎麼不認識？」早幾年，做了四五任知縣，很有幾個錢。現在在部裏，弄了一個掛名差事。一年到頭，專在外頭賭。雖然鬼頭鬼腦，人到是很大的。兩個人說着話，走到後進。劉太太先就在錢袋裏掏出兩捲鈔票，走進廂房裏去，房裏一個男子漢，正坐在桌子邊算籌碼，看見他二人進來，便站起來。

笑道：今天要多多少？劉太太將一捲鈔票，望桌上一扔，說道：三百！余三姨太太對劉太太道：劉姐，你拿一百五十給我，好不好？劉太太道：你就在我籌碼裏分一半去得了，我們好算賬。那漢子已經把紅綠白三色的骨頭籌碼，抓了一把，遞給劉太太，劉太太便把籌碼望口袋一塞，和余三姨太太走進上房去。一掀門簾子，只見七八個男女，在那裏推牌九，余三姨太太道：沒有意思，我們上邊去罷。這裏我還是新來第一次，請你在前走。劉太太道：你隨我來罷。兩個人又走過一兩院子，早聽見臨風一陣笑語之聲。走到上房，揭開簾子，兩張大餐桌併擺，擺在中間，正在搖攤。桌子上男女夾雜坐着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。劉太太走到桌子邊，看了一眼，身邊兩個男子漢，正賭的高興，劉太太見他二人擠在一處，恰坐着三張兀子，他便將脚一提，在人縫裏插了進去，擠着

坐下去，左右兩個男子，都回過頭來望了一望，有一個笑着說道：慢一點啊，你這是靠上我了。劉太太把眉毛一揚，將錢袋一板，說道：少討太太的便宜。劉太太不是好惹的。余三太太站在那邊還沒有過來，一看四週，簡直沒有插腳的地方，躊躇了一會子。對面的小鬍子一眼看見了，將身子側了一側，用手拍着旁邊一張椅子道：這兒有空位子，在這兒坐罷。小鬍子上手，坐的張五奶奶，是個大肚子，最怕人擠，瞪了小鬍子一眼道：你這不是存心，那兒有地方呀！你還只是望這邊擠。一邊說着，一邊拿着五十塊錢的籌碼，押二的孤丁。一言未了，寶盒子揭開，却是一寶四。張五奶奶把那張肉臉，望下一板，把手將桌子一拍，輕輕的罵了一聲道：他媽的！亂七八糟吵也吵的。小鬍子笑嘻嘻的說道：五奶奶你可別含混着罵，我可受不了。五奶奶道：管得着嗎？我罵我的，你

和人家客氣你的。說着又對他上手的王奶奶道：這不是狗眼睛？二的風頭好些，就都押二。輸了也活該！余三姨太太和這位張五奶奶，本來也就同過幾回場，很討厭那副老前輩的樣子。小鬍子讓他到那邊坐的時候，他本不願去，而今看見張五奶奶那股兒酸勁，心裏一陣冷笑。便提着錢口袋，踏着高跟鞋，嫵嫵婷婷的走到小鬍子邊下，擠着坐下去。問小鬍子道：身上有烟沒有？送根我抽。小鬍子道：有有有！就在袋裏拿出一個銀質琺瑯的煙盒子，打開蓋，遞給余三姨太太。余三姨太太，順手拿了一根，啣在口裏，問道：你有取燈兒沒有？小鬍子道：有有有。在手上取出一個白銅自來火匣子，將機子一捺，匣子打開，冒出火頭，俯着身子，遞了過來，余三姨太太低頭，就着火吸了一口，然後呼出一口烟，用手取下煙來，對小鬍子笑了一笑道：勞駕！張五奶奶看見，只氣得

一張胖臉，白裏翻紅，紅裏翻紫，余三姨太太只當沒有那回事，在劉太太那裏分來一百塊錢的籌碼，自去賭他的錢。今天這場攤賭，是曹司長太太做莊，也不過三個鐘頭，一千塊錢的籌碼，看看要輸光。旁邊就有人問道：曹太太手氣不好，是不是繼續搖下去？曹太太坐在桌子的橫頭，一隻手托着腮，一隻手用兩個指頭，拿着烟捲在嘴裏抽，眼睛望着桌子邊的人下注。他聽了這話，呼了一口煙，隨便答應了一句道：不要緊，只見耳朵上兩串珍珠環子，微微擺了幾擺，似乎搖了搖頭。旁邊坐着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，叫楊四奶奶，乃是曹太太的幫手。曹太太兩隻手，微微的望上伸了一伸，回頭對楊四奶奶道：我的傢伙呢？楊四奶奶道：在隔壁。曹太太聽說，便站起身來，說道：你來幾寶，我去過兩口癮再來。說着退出位子去，就到隔壁屋裏來。他一掀門簾子，只見有個

三十來歲的漢子，正躺在牀上抽鴉片。一陣一陣的青烟，直從帳子裏面往外噴，曹太太也沒理會，便走到桌子邊去，拿起一個紅木嵌玉石的匣子要走。牀上那人便道：曹太太要燒兩口嗎？我讓你。曹太太笑道：我說是誰？原來是王老七。說時，便不走了，把他脇下夾着的木匣子，也放在牀上，揭開蓋來，裏面正是一套煙傢伙。王老七把烟盤子一移，自己爬起睡到右邊去，曹太太擦了一根火柴，將煙盤子裏煙燈點着，自己却在王老七原來睡的地方睡下去了。王老七和曹太太隔了中間的煙傢伙，對面躺着，王老七燒王老七的煙，曹太太燒曹太太的煙。曹太太把癮過足了，再到外面賭場上看時，又輸了一千多，場面上的人却有一大半是贏家，余三姨太太劉太太也都贏了。劉太太對余三姨太太道：我們到那邊去，玩兩下牌九，好不好？余三姨太太一看手上那

隻表，已經七點鐘了，心想今天並沒有通過家裏，若是賭得夜深回去，怕又要生氣。便說道：也好，到那邊去看看。兩個人說着話，便離開桌子，到推牌九這場面上來。無如這邊一桌牌九，男男女女擁擠着十幾個人，那裏有一點縫兒可以插進去？余三姨太太道：劉姐，今天我人倦得很，我要先回去了。劉太太道：忙什麼？回頭我們一塊兒吃小館子去。這時人堆裏擠出一個女子來，將余三姨太太的手一拉道：別走，我們另外來併一桌，我來推幾條子。余三姨太太認得他，是什麼部裏一個宋主事的太太，他的老爺最好說話，不但不干涉他賭錢，有時候不放心，還要上賭場來監督着他。余三姨太太道：你推幾條子，我到可以奉陪。宋太太本來贏了一百多塊錢，高興極了，聽說余三姨太太願來，連忙就吩咐這胡家的聽差，另外鋪好一個場面。他在桌子上方，打開骨

牌盒子，將牌望桌上一倒，早就有五六個人圍上來了，宋太太將牌理成一疊放在面前，在錢口袋裏拿出一把籌碼放在桌上。又在牌裏揀出兩粒骰子，握在手心裏搖了幾搖。一面口裏笑着說道：我是小玩意，五十塊錢一底。說畢，鋪出牌去，便推起來。誰知他押牌九的手氣很好，自己推起莊來，却差得多，接着出三個五十塊，都給人家折了莊。俗語說，兵敗如山倒，賭錢的人，手氣閉了，也是這樣。宋太太把贏的錢輸光了，還把自己的本錢幾十塊都輸了。也不知什麼道理，背上一陣一陣的發熱，兩腮就像烤了火一樣，肉裏面泛出紅來，透過那層雪花膏，直紅到耳朵根下去。但是他掙着硬勁，極力的露出笑容來，表示不在乎的樣子。這時候，那張五奶奶早來了，他押的天門，手氣最好，宋太太輸的二百塊錢，他到贏了一半。宋太太低着頭，把桌上的牙牌理好了，正

要鋪牌出去，只聽得郎當郎當一陣響，一隻又白又厚的大手，按在牌上，接上就有一个人說道：別忙！宋太太抬頭一看，原來是張五奶奶攔住了他，五奶奶手上，原帶着兩副鐲子，一副是玉的，一副是金的，一隻粗手帶兩隻鐲子，本來就噹噹響起來，現在他把手使勁望桌上一放，一金一玉和桌子一碰，自然就響起來了。出其不意的，到嚇了宋太太一跳。宋太太道：你爲什麼攔着我？張五奶奶道：我攔你幹嗎？你拿本錢出來比比再推。誰也不配攔着誰，我攔你幹嗎？宋太太想硬停着不推，未免面子上下不去，紅着臉道：比比做什麼？你只管押，你贏了，不少你一文半文。張五奶奶那隻手依舊極力的按住牌，好像這一着就能制宋太太死命似的，一面說道：誰又能短誰一個蚌子呢？那不管，你總得拿本錢出來看看。宋太太氣不過，將衣服的大襟，望上掀了一下，用手

在腰上拍了一下，說道：本錢有的是。張五奶奶道：那不行，總得拿出來看一看！宋太太逼得沒有法，只得走到隔壁屋子裏去找他的老爺宋主事。宋主事正在牀上燒鴉片烟，看見宋太太進來，說道：歇了手了嗎？宋太太理也不理，把臉板得一點笑容都沒有，宋主事一見不敢作聲。宋太太氣憤憤的說道：給我兩百塊錢！宋主事放下烟槍，坐了起來，慢慢的問道：輸了嗎？宋太太板着臉道：自然是輸了，不輸，我問你要錢做什麼？宋主事道：欠人家多少？宋太太道：欠人家多少，欠人家一萬八呢！我等錢班本，快點拿出來，誰和你說這些散話？宋主事偷眼看看宋太太臉色，一面慢慢地把擺在烟盤子邊的煙捲盒子，拿了起來，在盒子裏取出來一根烟捲，在煙盤子上頓了幾頓，然後啣着就上煙燈吸着了。宋太太道：怎麼着？快拿出來呀，那裏場面上的人，還等着呢。宋主事

呼出一口煙，把烟捲放下，又把烟盤子邊的茶壺拿起來，就着壺嘴子喝了一口茶，把茶壺放下，然後才說道：輸了，就輸了罷，今天手氣不好，改天再來罷。宋太太道：廢話！你快點拿出來，你不拿出來，你今天別想回去。宋主事道：我身上有是有一百多塊錢，是替衙門裏買東西多下來的，若是扯得用了，明天怎麼交卷？宋太太道：那個要你那幾個臭錢，今天是身上輸空了，暫時請你挪一挪，你快點拿出來，推三阻四，是不行的。宋主事看一看宋太太的眼色，只見他臉上白中帶紅，紅中帶青，不敢多說，在身上掏出一捲鈔票，數了一百元交給宋太太，宋太太看也不及看，就到賭場上來了，他把鈔票望桌上一扔，說道：這是一百塊錢，做兩回推，你們拿本事贏罷。說完，理好了牌，又推起來，誰知幾個轉身，又要光了，到了最後一條，骰子擲下去一粒是二，已經定了，一粒是

却是一張梅花大十，共起來是天梅二。宋太太無精打彩，將牌覆過，放在桌上。天門張五奶奶把兩張牌早拍的望外一翻，原來正是一副天槓，宋太太不看猶可，看了格外生氣，他把左右兩隻手十個指頭，犬牙相錯似的，交叉着合攏在一處，放在胸面前，紅着臉只是搖頭，口裏說道：「這個錢我不能賠。」張五奶奶聽了這話，腮上兩塊肥肉，登時望下一落，問道：「怎麼一回事？」宋太太道：「剛才擲的骰子，明明是五自手，這副天槓應該我取，被你一碰，碰成一個三對面，就被你拿去了。」張五奶奶道：「廢話，碰着骰子的時候，你怎麼不說輸光了，就要賴嗎？」宋太太道：「放你的屁！你看第一鋪是好牌，所以成心碰一碰骰子，這樣賭錢，好不要臉！」張五奶奶聽了這話，火也不知從何而起，將手一抽，在桌上一拍，只聽見啊啾一聲。桌子邊站着一個小鬍子，鞋子擠掉了，正低着頭去拔鞋。

子，恰好張五奶奶手一抽，拐子往後一戳，碰在小鬍子的嘴上，打出滿嘴的牙血。他雙手握着嘴，彎着腰跑到一邊去了。這裏的人，一陣鬨堂大笑。余三姨太太看見，也禁不住笑了。忽然覺着有個人，趁忙亂中，在人叢裏面，握着他的手，搖了幾下，余三姨太太回頭一看，是個二十來歲的男子漢，臉一紅，把手一縮，便擠到桌子邊去。這時，宋太太也拍着桌子，和張五奶奶對罵，說道：你拍誰的桌子？張五奶奶道：拍桌子就拍桌子，你說誰不要臉？仔細挨打。張五奶奶說了這話，隔着桌子對宋太太臉上就是一巴掌。宋太太把臉一偏，張五奶奶却在頭上，抓下一縷頭髮來。口裏說道：我打你這個渾蛋，什麼撻的。宋太太一巴掌回了過去，打在張五奶奶的胳膊上。張五奶奶馬上兩隻手齊上，他那四隻金玉手鐲，郎當郎當的響成一片，劉太太在一邊看見不服，說道：姓張的，

你憑什麼伸手就打人？張五奶奶道：你們都是渾蛋，我要打人就打人，你管得着嗎？劉太太手上提着錢袋，在人叢中歪着身子望前一擠，一直就奔到張五奶奶面前說道：你罵誰混蛋？張五奶奶道：我罵你，又怎麼樣？這時宋太太也擠上前來了，和劉太太兩個人圍着張五奶奶對罵，張五奶奶的好朋友，看了都不服，七嘴八舌幫張五奶奶罵，宋太太劉太太更有他們的朋友，也幫着劉太太宋太太罵。一刻之間，屋子裏就像倒了畫眉籠子一樣。加上高跟鞋子聲，錢袋裏的銀錢聲，茶碗打碎聲，椅子撞倒聲，鬧成一片。那一班賭錢的男子漢，看見鬧得太厲害了，不能不上前來勸，也有拖着太太們的手，站得一邊去的，也有抵在太太面前伸開兩隻手，在兩面攔着的，也有兩隻手扶着太太的脊梁，望一邊推的。也有在後面半抱着太太的胸，望懷裏拉的。這時全場兩

桌牌九都歇了，屋子裏一二十個男女，攪着一團。那位宋主事，站在一邊，看見他太太在人叢裏亂跳，口裏只是說何苦何苦，一點辦法沒有。却幸有個二十來歲的男子漢，替宋主事幫忙，走到人叢裏去，攔腰一把，將宋太太連摟帶抱，送到一邊。打架的首領，算是離開了，那邊張五奶奶在人叢裏，被人擠着左一歪，右一倒，撞得他手上玉鐲子只響。他伸着兩隻肥手，拍了一下巴掌，身子望後一仰，昂頭說道：反了，陽溝裏翻……一句話沒有說完，脚下踩着一塊濃痰，一個不留心，身子望後一倒。他後面正是兩位穿高跟鞋子的太太，那裏抵得住這一個大胖子，便倒在兩邊地下，張五奶奶腳望前一伸，整個的屁股望下一坐，只見臉上的肉，望上一哆嗦，頓得五奶奶渾身肉跳。這一班男子漢，早過去把那兩位穿高跟鞋的太太扶起。這裏面有一位，正是余三姨太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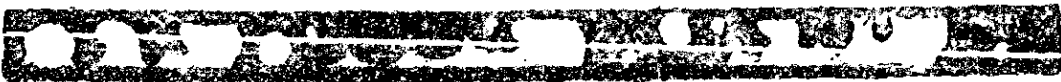
的姊妹，他也要上前去。偏是事不湊巧，電燈忽然全滅了。這屋子是秘密場合，白天也非燈不亮，滿屋子人，都在黑暗中亂撞。就有兩隻手，握着余三姨太太的手，只望懷裏拉，余三姨太太以為是他姊妹，也不在意。誰知電燈黑了，過了好幾分鐘，還不見亮，不由得余三姨太太怪叫起來，大家都嚇了一跳。一般人猜想，或者是那個賭錢的男賓，有不規則的行動。就有人說道：是我，是我。電燈一亮，大家看時，却是余三姨太太抓着一個人的手，一面伸手去要打那人，但是那人並不是男子漢，是這裏面的交際家何少奶奶。不過何少奶奶身邊到站着一個男子漢，都叫他劉七少爺，是個有錢的人，和何少奶奶很好。當時大家覺得誤會了，三張臉都羞得通紅，究竟何少奶奶是個交際家，很會說話。對余三姨太太笑道：對不住，眼前一黑，我就糊塗了，不知怎樣撞上了。說

着，低着頭看看余三姨太太的臉上，說道：碰痛了沒有？余三姨太太到了這時，當然也不好說什麼，在身上抽出一條手絹，一面揩着嘴，一面笑道：不要緊，就怕碰痛了你哩！大家一笑，也就算了。那位摔在地上的張五奶奶，這時也被人攙起來了，依舊是七嘴八舌的在那裏罵人，余三姨太太看見劉七少爺站在身邊，却有些不好意思，就對劉太太說：今天這兒亂極了。我們走罷。劉太太還沒答出話來，余三姨太太已經不耐煩再等，一掀簾子，便先走了。走出門來，坐了自己的馬車，逕自回家。到了家裏，只見他們的二小姐依舊和梅雙修李冬青坐在一處談話。梅雙修看見他進來，先笑起來道：我們也算會坐吧？作客的回來了，我們還沒走呢。余三姨太太道：日場電影算是誤了，索興坐一會兒，在我這裏便飯，回頭我們一路瞧晚場去。余瑞香道：你這人太小器了，要

請人吃飯，又怕花錢，就是家裏的飯，請人家吃嗎？余三姨太太揚起一隻手來，捏着一個拳頭，像要打人的樣子，笑著罵道：你這丫頭，沒大沒小，仔細我捶你的肉。余瑞香側着身子，抬起一邊肩膀，伸到余三姨太太面前，說道：你打！你打！余三姨太太扔了錢袋，兩隻手將余瑞香一抱，摟在懷裏，低着頭在他臉上一陣亂嗅，口裏說道：我的小寶貝兒。余瑞香趁着機會，用手撫摸着余三姨太太的臉道：好姨媽，今天你帶我去看跳舞。梅雙修在一邊看見，說道：有這樣不脫孩子氣的媽，就有這樣不脫孩子氣的閨女。說着，大家都笑起來了。余三姨太太放開余瑞香，笑着說道：我還有點兒事，出去就來，請梅小姐、李小姐多坐一會兒，說着自去了。李冬青對余瑞香道：人家前娘後母姨媽，這三樣上人，總是和兒女合不攏的，怎樣你們母女還這樣好？梅雙修坐在一邊，將眼睛



斜瞅着余瑞香，笑道：要我說不要我說？余瑞香笑道：你儘管說，有什麼不能告訴人的事情？梅雙修道：密斯李，告訴你一句話，你決計不相信。他們母女是把子。李冬青笑道：什麼叫把子？梅雙修道：把子你全不懂，就是同盟姊妹。李冬青道：胡說！梅雙修道：可不是說了你不信嗎？但是你問一問密斯余。說着把手指對余瑞香額角上一點。余瑞香笑道：你信我這瘋子姨媽哩？他因他年紀小，大姐和我只比他小幾歲。他說：當着人面，沒有法子，叫他一聲媽，只得答應。背着人的時候，大家一樣大，叫他做老二，叫我姐姐做老三，叫我做老四。我們見他說瘋話，也沒有誰理他，他就老三老四的亂叫起來。梅雙修道：照你這樣說，你倒有一篇的大道理，我問你，有一次，我們在真光看電影，你會見了同學，你怎樣介紹給人家說是家姊？余瑞香笑道：這也有個緣故，因為他不願



在生人面前說是姨媽，我只好這樣混着說。梅雙修道：你倒說得好，母子的關係，都可以含混，將來你有了小女婿，也叫婆婆做大嫂嗎？余瑞香歪着頭瞅了梅雙修一眼，把右手五個指頭撮在一處，望前一伸，笑着說道：我要咯支你。梅雙修趕快擠到李冬青坐的長椅子上去，身子一扭，倒在李冬青懷裏，笑着說道：不許動手，動手就不是文明人。余瑞香走上前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把手只望他兩脅下，脖子下，亂戳亂伸，梅雙修兩隻胳膊夾得鐵緊，人在李冬青懷裏亂扭，穿的那高底皮鞋，蹬着地板，咚咚直響，喘着氣笑道：別……別鬧了，我可要惱了。李冬青坐在椅子上，禁不住他兩個人鬧，倒着靠在椅子背上笑道：你們兩位小姐，算饒了我，行不行？這時，余瑞香才住手。梅雙修坐起來一面用手理鬢髮，一面說道：這樣一句話，也不算什麼，就值得這個樣子。李冬青也



笑道：密斯余還自負是個極開通的人呢，怎麼聽見小女婿三個字，就鬧得這個樣子？余瑞香道：你不知道，他這個小字，是下得有問題的。李冬青倒怪起來，小字又有什麼問題，又不能不追問了。



第三十一回 稚子無家依人儕鄭婢 名姝雅集顧曲學周郎

梅雙修聽到追究一個小字，索興對余瑞香道：你說！你說！有什麼問題？余瑞香把腦袋一偏，瞅了他一眼，笑道：說就說，怕什麼？便對李冬青道：也是有一天下大雨，密斯梅不能回去，我留他在我家裏，和我一牀睡，窗戶外面，雨下得滴滴答答，聽着悶得很，我就把火酒爐子燒着，燒開水泡茶喝，一面在櫥子裏抓出一點兒核桃仁，吃着說閑話。密斯梅說起將來的話。李冬青笑道：什麼叫將來的話？余瑞香也笑了說道：將來的話，就是將來的話，你懂得不懂？接上說道：我說，守獨身主義的好，許多人在學校裏的時候，都是嘴硬，一組織了家庭，總是受人家的欺侮。

要不然，就被小孩子絆住了。密斯梅又說：受人欺侮的話，我倒不怕……梅雙修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胡說，我幾時說過這句話。那天你不是說，我倒有個法子，對手方讓他比我們小些，我們去做個老姐姐，事就好辦了，你說對不對？余瑞香取出一塊手絹，兩隻手拿着，蒙在臉上，在手絹裏笑。一會兒，拿下手絹來，撇着嘴道：就是爲這句話，你吃住了勁，老說小女婿了。一句話沒有說完，余三姨太太在門外先接嘴道：好！誰要小女婿？我來給你們做媒。說着走了進來，又說道：好哇！你們整天的在這裏說話，原來的商量着要小女婿。梅雙修是和他們鬧慣了的，倒不要緊，李冬青是最穩重的人，聽了這話，未免臉上一紅。余三姨太太也覺得這話太重了，便說道：走走，我們到那邊坐去，已經把飯預備好了。說着余三姨太太在前面走，引着他們到一間小客廳裏來。客廳裏中

間擺着一張小桌子，上面放着四副杯筷。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，穿着灰布夾襖夾褲，身腰窄窄的，袖子短短的，正端着幾個碟子望桌上放。他看見客進來了，羞得滿臉通紅，勉強低着聲音，喊了一聲密斯梅。梅雙修笑着點頭道：我給你介紹一個朋友，這是密斯李冬青，說着對李冬青一指，那女孩子就和李冬青點了一個頭。梅雙修又對李冬青道：這是密斯史料蓮。那史料蓮兩隻手互相搓挪了一會，好像偏促不安的樣子，笑着對李冬青道：請坐。我還有點兒事，不能奉陪。說完就走了。李冬青心裏好生奇怪，心想這是什麼人，小姐不像小姐，丫頭也不像丫頭。看那個樣子一定是余瑞香家裏的人。但是余瑞香家裏人，都是窮極奢華的，怎樣他穿得這樣寒素？若說不是親戚，不至於住在余家，若說是親戚，我親眼看見他作事，豈不是與婢僕爲伍？心裏懷着

這個疑團，却是沒有法子打破。一餐飯吃過，沒見史科蓮出來，再一看梅雙修也沒有提到，當然不便問。這時余三姨太太問道：飯吃過了，我們是去看跳舞呢？還是去看電影？李冬青道：我不懂跳舞，還是去看電影罷，說時走進一個婦人來，身上披着一件黑呢的夾斗篷，臉上的粉擦得雪白，耳朵上一串珍珠鑲子，顛巍巍的直拖到肩膀上。李冬青認得這是余家的二姨太太，點着頭招呼了一聲，余三姨太太問道：老大，怎麼在家裏穿起斗篷來？余三姨太太道：該死的李裁縫，他把我這件衣服，作得不合腰身，大了兩三分，我穿給你看，看看寒蠢不寒蠢？李冬青笑道：大兩三分這也可以將就，那是看不出來的。余三姨太太道：你不知道，這工錢是特別加價的，他不應該不做好呢？說着他輕輕的慢慢的把斗篷從壓在肩膀上的如意頭底下，卸了下來，提着領圈交給余

三姨太太看。這時斗篷的裏子，翻了出來，只覺紅光射目，鮮艷奪人。梅雙修笑道：這裏子很好看，是什麼料子？余三姨太太道：這也是雙絲葛，不過他的顏色是新出來的，紅的裏面，露出一些金黃色，據說這叫印度紅，現在很時新。李冬青道：這件衣服，做了多少錢？余二姨太太微微的搖了一搖頭，說道：不多，六十多塊錢料子，十二塊錢手工。李冬青道：什麼？這麼一件夾的斗篷，要十二塊錢手工。余二姨太太道：所以哪！我說他做得不好。李冬青笑道：我要說句鄉下人的話，這樣的天氣，很暖和了，用不着他禦寒。要說好看呢，也不見得好看。余二姨太太笑道：大家都時新這樣東西嗎，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。李冬青笑道：我平常總想不出他的好處來，原來你們也不過是時新兩個字的理由。余三姨太太道：不要討論了，我們去看電影去罷。余瑞香道：我還沒換衣服說

着用兩隻手在臉上一拂，對余三姨太太瞟了一眼。余三姨太太道：「好！咱們一塊兒去。」回頭又對梅雙修笑道：「怎麼樣？梅雙修對李冬青道：「你也去一個。」李冬青笑道：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又微微的低着聲音說道：「我是老人家了，不像人家年紀輕的人愛修飾。」梅雙修道：「你去瞧瞧，他們這裏的梳妝室很有意思。」說着拉着李冬青的手，跟着余三姨太太後面一路走。走過幾個屋子，便是余三姨太太的臥室，有一架小穿衣鏡，在衣櫥的一邊，余瑞香走到鏡子邊，在鏡框上按了一按，那鏡子活動起來，望前一推，原來是一扇玻璃門。門裏面却是一間小小的屋子，四週都是白漆漆的，地下一色水磨磁磚。牆東南北三面，安着三面大鏡子，鏡子下各安着一張嵌磁白漆梳妝檯。有一張桌子上，一列擺十幾面鏡子，一個大似一個，都是銀的托子。一張桌子，長長短短，大大小小，方

方圓圓，陳列着許多化妝品，一張桌子上，擺着一副銀底琺瑯的瓶子匣子之類，裏面都是盛着香胰子一類的東西。人到這屋子裏，四圍一望，真覺得鬚眉畢現。鏡子旁邊，一列又掛着許多銀鈎子，也有掛衣服的，也有掛燙髮刷子的，也有掛雲拂的，就像開了洋貨店一樣，陳設着許多零碎，桌子邊擺着螺絲鈕的沙發轉椅，人坐在上面愛照那方面的鏡子，就照那方面的鏡子，十分便利。靠北的犄角上，另外有個小門半掩着，一看那裏面，却是浴室。李冬青道：這屋布置得是好，梳起頭來是很便利。余三姨太太道：這也不花什麼，不過把現成的屋子，鋪幾塊好磁磚，按上汽水管，花幾百塊錢罷了。至於這些用的東西，本來也就少不了的。說時余三姨太太，先在那邊洗臉架上，放開自來水管，放了一盆水先洗了一把臉。然後將桌上的化妝品，揀了幾樣，用了一點，接

上余瑞香梅雙修都照着鏡子修飾了一番。李冬青只揀了一瓶雪花膏用右手的手指頭，挖了一點，搵在左手心裏，然後伸着兩個巴掌，搓了一會，對着鏡子帶拍帶摸的擦了上去。余瑞香拿着一個香粉盒子，掀開蓋，送到李冬青面前，李冬青搖搖手，說道：不用。余瑞香笑道：年紀輕輕兒的，爲什麼這樣老實？梅雙修道：人家已經做先生了，不能不裝點道學模樣。李冬青正要辯說時，余三姨太太把一架玻璃櫥下層的抽屜往外一抽，回頭對余瑞香道：你來瞧，我穿那一雙鞋子出去？李冬青伸頭看時，只見裏面深紅淺紫，花花綠綠，一抽屜鞋子。余瑞香接嘴說道：那雙淺綠色湘繡的就好。余三姨太太道：好！就聽你的話，說時在裏面拿出一雙淺綠的高跟鞋來，頭上是綠線繡的一朵芙蓉花，兩面繡着花朵和蝴蝶。李冬青道：如今樣樣時新，樣樣是復古，又成了老

前輩那句話，紅繡花鞋了。余三姨太太道：究竟兩樣。從前的鞋子，那有這大一朵的花呢？李冬青道：這花鞋是自己繡的，是買來的？余三姨太太笑道：我那裏會繡花，說來這筆賬，也是該省，每年倒要兩三百塊鞋子錢呢。余三姨太太一面說話，一面穿鞋子，又和余瑞香各換了一身衣服，這才同着梅雙修、李冬青四個人，共坐了一輛汽車，到真光劇場。一進門，只見那位史科蓮女士，攙着一位老太太望裏面走。余瑞香先喊道：巧得很，姥姥也來了。李冬青這才知道是他們的外祖母，就和梅雙修過去喊了一聲外老太太。外老太太笑道：電影一閃一閃，外國人來，外國人去，我就不愛看。說時用手拍着史科蓮肩膀道：我們這傻丫頭，他就喜歡看這個東西，一個人又不能來，硬借着我這一塊老招牌，拖了我一路來，我要是知道你們來，我就不來了。說着大家走到樓上。

這裏茶房認得他們是一家人，早就開了一個包廂，讓他們進去坐。大家坐定，李冬青看那史科蓮，只見還是那件灰布夾襖，只多繫了一條黑裙子罷了。他挨了外老太坐着，時時露出一點微笑，將辮子從脅下掖到胸面前來，兩隻手不住撫弄頭髮杪，一句話不說。只覺得她小鳥依人，楚楚可憐。李冬青是最喜歡這種人的，便特意坐得史科蓮一處來，和他說話。因問道：密斯史在那個學校裏？史科蓮笑道：沒有上學，跟着表姐學着寫寫字罷了。李冬青道：在家裏讀書，究竟沒有上學讀書有秩序，容易分心，我看還是上學的好。史科蓮道：是的，我也是這樣想。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好像有什麼話說，又不便說的樣子。李冬青料他這裏面，或有別的什麼緣故，就沒有跟着再問。便改口問道：密斯史來京幾年了？史科蓮指着外老太道：是和家祖母一塊兒到京的，已經

有三年了。說到這裏，電燈已黑，大家看電影，停止說話，看過電影之後，李冬青執着史科蓮的手道：幾時到我們那裏去玩玩，就是地方窄小一點。史科蓮笑道：一定去的。說着各自起身走出電影院，梅雙修李冬青各自回家，余三姨太太一行四人，却同坐着一輛汽車回去。史科蓮同着他祖母，一直走回自己房裏，外老太太坐定了，史科蓮就去脫裙子，低頭一看，只見裙子上破了一個銅錢大的窟窿，不覺失聲道：哎喲！這是怎樣弄的？外老太太道：撕破了嗎？史科蓮遞給外老太太看道：你瞧：說着把裙子望外老太太身上一扔，一歪身坐在旁邊椅子上，紅着臉，鼓着嘴，低着眼皮，一聲不言語。外老太太拿起裙子來，湊着在電燈底下，眼睛對着看了一看，說道：這是一個火眼，一定是香煙頭燒的，我說呢，看電影的時候，聞見一點兒糊燒……說到這裏，抬頭一看，只見

史科蓮坐在一邊，說道：「咦！你這是怎麼了？」史科蓮依舊不做聲，用手去撫弄那椅子圈上的花格子。外老太太笑道：「這就奇了，你燒了衣服，和我生氣。」史科蓮道：「今天不去瞧電影，可就沒有這事了。」外老太太道：「是我要去的嗎？」史科蓮把頭一偏道：「那，那你不知道不讓我去？」外老太太將手撫摸着他的頭道：「天下有這樣的理嗎？」史科蓮不由得也低着頭笑起來。外老太太道：「你這孩子總是這樣的脾氣，我在一天呢，還有我這老招牌護着你，我眼睛一閉，看你怎樣得了？」史科蓮聽了這話，到觸動了心思，低頭不作聲。外老太太道：「燒了一條裙子呢，倒不值什麼，在人家裏住着，吃人家的，喝人家的，常常要人添補衣服，這話怎好出口？只好讓你打個補釘穿了。」史科蓮道：「打補釘也不要緊，只要不現形就得了。」說到這裏，余瑞香走進來了，對史科蓮道：「你說什麼現形不現形？」

現形？史科蓮道：你瞧，一條新裙子，又燒一個窟窿了。說着把裙子遞給余瑞香看，余瑞香笑道：我說一句話，回頭你又要生氣，我那裏有兩條裙子，是新做來的，還沒有穿過，你可以隨便挑一條。他們不問很好，他們問起來，你就說是上次打撲克得的頭錢買的，也就過去了。史科蓮道：我又不是什麼小姐，裙子上補一個補釘，也不要緊，做賊似的討衣服穿，穿着也不舒服。余瑞香對外老太太笑道：姥姥！你聽聽，我好心意送條裙子給他，他倒挖苦我幾句。外老太太道：這孩子也是，狗咬呂洞賓，不懂好歹，越是表姐護着你，你越是和表姐鬧彊扭。這句話說得史科蓮也笑了。余瑞香拍着他的肩膀道：你別作聲，明天偷偷兒的，我們包一個廂去聽玉雪梅。史科蓮道：不愛聽戲，我不去。余瑞香道：你不知道，明天玉雪梅在春明戲院上台，我送了一對花籃給他，明天一定

是要去的。坐散座，不像樣，一個人包一個廂，又沒意思，我約了密斯梅，密斯李一路去，你何不也去一個？史科蓮道：那末，我更不去了，你們都是捧角的闊小姐，我怎麼攀得上？坐在包廂裏，也怪寒蠢的。余瑞香道：得啦！你去一個罷。因為密斯梅他兩個人，雖然順口答應了一句，去不去，還沒準，你不去，就是我一個人了。史科蓮笑道：你們捧角團，不是有一班人嗎？還到團外來拉人做什麼？余瑞香道：他們一樣送花籃，一樣定包廂，那裏能加入到我這邊來？你只管去，若嫌沒衣服，我隨便借一件給你。史科蓮道：我穿得寒蠢，也沒誰攔阻，我不許聽戲，借衣服做什麼？余瑞香道：這不結了！說來說去，余瑞香一定要他去，他也只得答應了。到了次日下午一點鐘，吃過早飯，到了兩點鐘，余瑞香便和史科蓮二人，一路到春明戲院來。走進戲院，還是演前幾齣泛戲，梅雙修李冬

青兩個人又沒有來，余瑞香在包廂裏坐了一會，台上正在唱梆子腔的南天門，沒味得很，便對史科蓮道：坐着沒意思，我們到後台玩玩去。史科蓮從來沒到過後台，很高興的答應着去。兩個人走太平門轉了出去，走到後台，只見一大羣女孩子，圍着一個賣糖葫蘆的老頭子，在院子裏說閑話。這些女孩子，有穿長袍便裝的，有穿着一件對襟褂子的，有頭上紮着網巾，臉上胭脂擦得通紅的。後台的門，半掩着，余瑞香推着門進去。史科蓮跟在後面，憑空一個五花六色的怪腦袋，望前伸，嚇了史科蓮一跳。接上那怪腦袋說起話來，說道：余小姐，好久不見。史科蓮這才想起，他是一個人。再仔細看那人時，穿着一件白花布大領短褂子，大紅褲子，小小個胖子，可不也是一個女孩子嗎？余瑞香和他拉拉手，笑了一笑，沒有說什麼，帶着史科蓮走進去。史科蓮見屋的

四週，都陳設着很高很大的木頭箱子，箱子上，都是木頭架子，掛着許多鬍子帽子等類的東西。屋子裏的女孩子，跑來跑去，穿梭一般。他一眼看見一個十六七的姑娘，脫的只剩了一件單褂子，有一個男子漢拿着一件一寸來厚的棉坎肩，給他穿上，這姑娘伸開右手，那男子漢矮着身子，在他脇底下繫上坎肩的帶子。繫好了，那姑娘伸開左手，那男子漢又轉到左脇照辦。坎肩兒穿好，那男子漢又對嘴對面的，蹲着身子替那姑娘繫腰帶。史科蓮看呆了，心想他們唱戲的人，倒真是不在乎，正看時，後面有人喊道：借光借光。回轉身一看，一個小丑角，騎着一根木棍子望前闖。有一個穿戲裝的小生，站在路頭上，這小丑角將他一推，把袖子一拂，口裏說道：你且散開了。那小生身子望後一仰，幾乎跌倒，站住了腳，對小丑頭上就是一掌，把帽子打在地下。口裏說道：

我報那一翦之仇！小丑檢起帽子，口裏罵道：忘八蛋，什麼揍的……你的媽。小生道：渾小子，你可別罵人……你的媽的。說時有一個男子漢走過來，拖着小丑望上場門走。口裏說道：上場！上場！就把他帶拖帶塞的轟了出去。史科蓮仔細一看這後台，真是鬧成一團糟，很覺有趣。余瑞香道：我們上那邊找玉雪梅去，這裏亂得很。他們走到後台的東頭，只見玉雪梅坐在一張橫桌邊。桌子上擺着許多化妝品，什麼胭脂雪花粉之類，擺了一桌子，玉雪梅穿一件小的短襖子，兩隻手扶着鬢角，低着頭望了鏡子。他的身後，站了一個男子漢，正在和他梳頭。余瑞香走到他身後，他早在鏡子裏看見了，便笑道：余小姐來了，謝謝您。我在扮戲，可沒有功夫招待。余瑞香道：不要緊，你扮你的戲。玉雪梅笑道：今天的花籃，不算多，不過二十來個。除了花籃外，還有幾個銀盾，這倒是

費事的，在台上擺起來，得另外搬桌子來擺他。余小姐你瞧見沒有？包廂的欄干上都掛着帳幃，這也都是人送的。余瑞香笑道：這才叫名角兒啦。我問你，前天劉小姐家裏請你吃飯，你怎樣沒去？玉雪梅道：這可真是對不住。那天碰巧趕上堂會，我忙不過來，沒有工夫去。等那一天沒戲的時候，一定請劉小姐在我家裏打小牌。劉小姐今天來了沒有？若是來了，請您轉請他到後台來，我有幾句話和他說。余瑞香道：不是你送相片子給他？玉雪梅道：不是，要是送給他，一定要送給您一張的。玉雪梅說着話，一個宮裝盤龍高髻，已經梳起來，那男子漢捧了一匣子釵環珠花之類出來，一樣一樣替他戴上。戴完之後，就穿衣服。最後加上一件紅緞繡團龍的衣服。余瑞香一想，記得密斯劉曾經說過，做了一件黃色的宮袍送給玉雪梅，難道就是這一件？看一看那裏子，

也是綾子的，若把繡工算起來，怕不要一百多塊錢，難怪他和密斯劉，交情又好些了。玉雪梅一面扮戲，一面和余瑞香說話。有一個上十歲的女孩子一跑一跳的來了，後面跟着一個穿戲裝的小生追了過來。玉雪梅看見，對那穿戲衣的小生喝道：你追他做什麼？那扮小生的道：你家小巧兒，可真淘氣，我肚子餓，買了幾個包子吃。他問我要，我說這是羊肉餡兒的，你不吃的。他聽了這話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把我一碟包子全搶去了，倒在乾水桶裏。玉雪梅用手摸着小巧兒腦袋笑道：你這孩子，就這樣淘氣，倒着喂給狗吃，也不要緊，一定要倒到乾水桶裏去。做什麼？說畢，對那小生道：你追來怎麼樣，難道說還要他賠他？他是一個小孩子，你也和他一樣的鬧。那小生舉起大袖子擦了一擦鼻子，呆呆的站着一言不發。那小巧兒走過去，踢了那小生兩腳，說道：去你的，小

子！玉雪梅看着只是笑笑，一言不發。那小生被小巧兒踢了幾腳，只把身子，左藏右閃，却沒有作聲。他還要說話時，玉雪梅却在他身後，用手一推，那小生穿着高底靴子，一個不小心，望前一栽，跌在地下，頭碰在戲箱上，撲咚一下。玉雪梅看見，倒哈哈的笑起來了。那小生站了起來，舉起手來，擦着頭，流着眼淚，慢慢的走了。這時，戲碼子已唱到了倒第三，余瑞香便拉着史科蓮到前台去看戲。史科蓮問道：玉雪梅剛才打那個扮小生的女孩子，我見了也不服氣，怎樣你不勸勸。余瑞香道：這就算好的了。凡是名角，沒有不欺壓人的。他們那天不打人，我們能天天勸他嗎？兩個說着話，復又走到包廂裏，只見李冬青梅雙修已經坐在那裏。梅雙修道：我們來了好久了。我看見這裏沏了茶，擺了果碟，我就猜你來了，一準是到後台去了。李冬青道：你能不能夠介紹我和玉

雪梅見見？余瑞香道：這是很容易的事，有什麼不能夠？現在他在扮戲，沒有功夫，回頭等他卸了裝，我們一塊兒到他家裏玩去。李冬青道：他家在那裏……一句話沒說完，史科蓮坐在他身邊，用手拐子在李冬青脇下敲了兩下，然後用眼睛對李冬青一望。這時余瑞香正望着台上，沒有瞧見，李冬青會意，沒有望下說，余瑞香也沒有理會。一會兒台口上擺着一層花籃，花籃後放着五張桌子，桌子上擺有幾個玻璃匣子，裏面都是銀鼎，擺好了，吹打起來。玉雪梅穿着一身古裝，幾個女戲子簇擁着出來，先向戲台下正面一鞠躬，又對左右兩邊一鞠躬，那台底下的掌聲，就像開機關槍一樣，和着轟雷也似的喊聲，一齊響了起來。玉雪梅行了禮，就進去了。李冬青問余瑞香道：這是什麼戲？怎麼走出一個仙女來，和台底下行禮。余瑞香笑道：傻子！你別說了，這是人家

出來歡迎來賓，又對着送花籃的人道謝，那有這樣的戲？又一會兒，玉雪梅才正式出來演戲。那台前坐着七八個人，從玉雪梅出台起，不斷的叫好，玉雪梅唱一句，他們固然叫一句好，就是玉雪梅說一句道白，他們也叫一句好。中間玉雪梅舉起袖子掩着臉，回頭吐了一口吐沫，他們也叫好。而且叫好之後，就有三四個人，豎起兩隻手，舉着比頭還高，在那裏鼓掌。李冬青皺着眉道：實在吵人。討厭得很，我不願意聽了。史科蓮道：這班東西貧透了，我也坐不住，我們一塊兒走。李冬青道：舍下離這兒不遠，可以到我家裏去坐坐。史科蓮笑道：很好。余瑞香道：好戲剛剛出台，幹嗎就要走？史科蓮道：聽一句戲，聽一陣子怪聲叫好，樂不敵苦，我耳朵都吵聾了，實在坐不住。說着站起身來，就要走。李冬青看見他站了起來，不便坐着，也站起來，說道：請密斯梅待一會兒罷，我

和密斯史先走一步。余瑞香見他們有好戲不聽，心裏好像有一種什麼不痛快的事，那裏肯依。梅雙修道：你就隨他們走罷，好像那回大鼓書，你總覺得一點兒味都沒有，一定要走，這不是一樣嗎？余瑞香聽了他這個譬喻，竟自軟化了，就讓他兩人走。他們走不多路，頂頭碰見楊杏園，他左手脇下夾着一函書，早閃着站在路的一邊，右手取下帽子來點了一個頭。李冬青站住，也笑着點了一個頭，眼睛却射在他夾的那一函書上，書上面的題簽，乃是絕妙好詞，他見這個，忽然想起楊杏園昨日送來的幾首詩，一時却想不出什麼話來提起他，只笑了一笑，然後突然出口，問了一聲，楊先生買的什麼書？楊杏園道：不是買的書，因為下午在公園裏散步，帶了一部書去看。李冬青笑了一笑，然後說道：哦！說完又笑了一笑。彼此現着很和悅的樣子，默然站了一會。李冬

青點了一個頭道：再會。便和史科蓮走開。當李冬青和楊杏園說話的時候，史科蓮走到一邊去，站在一家舖戶的玻璃窗下，看那窗戶裏陳設的鞋子，這時他和李冬青走着，又一路說話，李冬青特爲的說道：剛才這一位楊先生學問很好，倒是一個讀書的人。我原不認得他，因爲在我教書的地方，常會見他，所以認得。史科蓮原沒有問他，也就沒有留意，說起話來，不覺得一會兒就到了李冬青家裏。李冬青先引着史科蓮見了他母親，然後就引史科蓮到他屋子裏來坐。史科蓮一看他這屋子，牀榻桌椅，全是藤竹器。臨窗的地方，一列擺着泥磁花盆，栽着幾盆文竹，和幾盆四季海棠，都是青鬱鬱的，越發現得屋子裏幽靜。史科蓮笑道：我們雖然只見面兩次，却很投機，我不是當面奉承的話，密斯李這樣的人，我是最佩服的。李冬青道：我也覺得投機呢。我想起一

椿事來了。剛才我和密斯余說，要到玉雪梅家裏去，密斯史爲什麼止住我？史科蓮正端着一杯茶要喝，笑着把嘴抵住茶杯子，把頭幾乎要低到懷裏去。李冬青道：密斯史笑什麼？難道我說到玉雪梅家裏去，這句話，是不應該說的。史科蓮道：那倒不是，我以爲這女戲子家裏，總不是平常人家，難免有不三不四的人出入。我們雖然是去好玩，究竟容易惹是非。況且女子捧角，這種話傳出去了，總是社會上一種新聞，人家知道，也沒有什麼意思，你不瞧見今天戲臺上，玉雪梅有那些花籃嗎？那些花籃，十分之九，是男子漢送的，他們和玉雪梅認識的程度，當然也和我們差不多，我們能到玉雪梅家裏去，他們就不能去嗎？設若我們去的時候，碰見了他們，你想這不是很不合適？所以我當時聽見密斯李要去，用手碰着你止住你不要去。史科蓮說完，將茶呷了一口，

將茶杯放在桌上，露着頰上一團微紅，搭訕牽着衣服大襟的下擺，然後笑道：我這話可放肆一點。李冬青這兩天本來就打聽出來了，他是無父無母的人，跟着祖母在余瑞香家過活。余瑞香的母親，就是他的姑母，現在姑母又過世了，余瑞香的家務，統由續絃的一個太太來管，他算是吃姑丈的飯，受繼姑母的管。李冬青一想自己是個有母無父的人，又是一個藏着一部痛史在心裏的人，和史科蓮正是同病相憐。從前還以為他小鳥依人，可憐而已，而今聽他一篇話，居然很有見識，越發喜歡。便說道：密斯史說的話，極有道理，是我一時粗心，沒有想到。你令表姊，他却是個熱鬧人，喜歡玩，其實……李冬青說到這裏，說不下去，便借着給史科蓮倒茶，停了一停。史科蓮接嘴道：我也勸過他，少玩些，就是玩，也要有時候，無奈當時答應了，轉身就忘了。李冬青是向

來不願議論人的，說到這裏，便不往下說，就和史科蓮談些各人家鄉的事。史科蓮從來沒有遇着和他這樣暢談的人，今天談得十分高興，一直談到六點鐘才回去。李冬青原要留他吃晚飯，史科蓮執意不肯。李冬青一想也許他有別的苦衷，就由他走了。史科蓮走後，李冬青想到他的身世，比自己還可憐，但是看他的樣子，却是坦然處之，覺得自己不如人家灑脫。又想他是少念了兩句書，不解發牢騷，要是一樣能填詞作詩，恐怕連性命也都沒有了。如此看來，文字爲憂患之媒，實是不錯。想到這裏，又記起楊杏園送來的幾首詩，憑空又多這麼一番心事，我認識了一個憔悴京華的楊杏園，又認識了一個風塵飄泊的史科蓮，這雖是人生遇合不定，也可見物以類集。越想越是心緒不寧，自己側着身子，坐在桌子邊的一張椅子上，左手撐住托着腮，右手捻着

衣襟角，竟是想呆了。忽然王媽在外喊道：大小姐，吃飯了。怎麼屋子裏還沒點燈，睡了嗎？一句話提醒了李冬青，抬頭一看，屋子裏黑洞洞的。桌子上面，雪白一塊，望外一看，原來是半輪月亮，由屋角上照進屋子來。桌上那幾盆文竹，四季海棠，都把影子，倒在桌上。李冬青覺得很有趣，索興不作聲，依舊在月亮窗下坐着，過了一會兒，李老太太又喊道：怎麼着，冬青睡了嗎？李冬青笑起來道：沒睡，我坐在這裏哩。李老太太道：怎麼不點燈？李冬青道：是我存心不點燈，好坐着看月亮。李老太太道：你這不是馱子，漆黑的坐在屋子裏做什麼？快出來吃飯。李冬青道：我懶吃飯，我人不很舒服，等我好好的休息一會兒。李老太太道：你就不吃飯，也點個燈坐着。李冬青道：媽也是，你老人家就吃飯罷。李老太太道：你瞧，我這話倒把他問膩了。說畢，也就沒有作聲。李冬青一個

人，坐在窗戶月影下，手托着腮，直靜坐了幾個鐘頭，一直到月亮影兒斜了，方才點着燈，看了一會書，然後去睡。晚上睡得早，次日也起得早，打開房門一看，都沒有起來。但是覺得空氣很新鮮，不由得順着脚步走到院子裏來。抬頭一看天上，乾乾淨淨，一點雲也沒有，院子後身，隔壁人家幾株高樹，都是綠油油的，抹着大半邊半紅半黃的日光。大概太陽還是剛出來。院子裏放着幾盆石榴樹夾竹桃之類，樹葉子上和花上，還留着極細的露水珠子在上面。在院子裏站了一會，覺得精神很好，便找了一把掃帚，打掃院子。心裏想道：以後每天都要這個樣子，一來起得早，吸些新鮮空氣，二來也可藉此勞動勞動。等他掃完了地，王媽才醒了。他走出來一看，說道：啊！小姐起來得這樣早呀！怎麼穿這一點兒衣服？李冬青低頭一看，原來身上只穿一件單褂和一件坎

肩，這才覺得身上有些涼颼颼的，便走進房去添衣服，剛進房門，不由得一陣惡心，吐了一地。王媽連忙過來看着，說道：這是怎麼了？李冬青道：不要緊，我有點兒頭暈，許是剛才招了風了。王媽道：早着啦！你還睡一會兒罷。李冬青覺有些撐持不住，便扶着牀睡了下去，一直睡到上午十點鐘還不能起來，小學裏的書是不能去教了，何太太那裏補習功課也不能去了。勉強爬了起來，寫了兩封信告假。他寫給何太太的信是：

今天起了一個早，想運動運動，不料我這沒出息的人，反而中了寒，生了病了。今天不能來，你自己寫兩張字罷。

草草寫了幾行字，一張八行，還沒寫完，然後又在紙尾附了兩行道，何先生均此致意，楊先生來時，代為問候。寫完，找了一個信封，寫了地點，

註名何太太慕蓮啓，原來這個名字，也是李冬青代他取的，含着有出於污泥而不染的意思。信寫好了，便叫王媽送到郵政局裏寄了。信到何家的時候，恰好楊杏園在那裏閒坐。原來這一個多月，和何劍塵校訂一部詩集，天天要來的。何太太看了信，便遞給何劍塵道：李先生病了，還附筆問候你們呢。何劍塵看了，又特意送給楊杏園看，楊杏園道：這人雖然是個女學生，完全是個舊式女子，一年到頭，總是多愁多病的溫柔樣子，太不解放了。何劍塵笑道：這種人，和你很對勁，怎麼你倒批評他不好起來。楊杏園道：我是一個落伍的青年，那個人和我對勁，正是社會上所不取的。何劍塵笑道：其辭若有憾焉，其實乃深喜之。楊杏園也就笑了。

第三十二回 顧影自憐漫吟金縷曲 拈花微笑醉看玉鈎斜

這日下午，楊杏園回去，不由得想到李冬青的病，他想人家既來信致意我，我又知道他的病信，似乎不好意思不理，我不如也寫一封信去慰問慰問。想到這裏，便坐下來寫信，可是一提筆，只寫李冬青先生文鑒六個字，便止住了。心想我們雖然算是一個文字之交的朋友，一來交情很淺，二來又有男女之別，這話却是不好措詞。再說，那人性情很孤介的，不犯着用社交公開的眼光來看他。如此一想，便把寫了六個字的信紙撕掉，把筆筒起來，墨盒也蓋起來。在那蓋墨盒的時候，扶着墨盒，凝神一想，又覺不對，以爲李冬青在那封信中附着筆問候我，似

乎通知他害了病的意思，我簡直不理，很不對。如此又一想，依舊把墨盒子打開，從新抽了一張信箋來寫，寫了冬青先生文鑒六個字，還是不能寫下去。自己呆呆的坐着，把筆管向着鬢角擦了一會，寫也寫不好，寫得好也怕人家說我多事，算了罷。但是我寫冠冕一點子，或者也不要緊，這又有什麼可躊躇的呢？想了半天，決定了，便儘着一張八行，寫了一封信，那信道：

冬青先生文鑒：於致慕蓮君函中，得悉適患清恙。今日濃陰漠漠，大有雨意，青燈明鏡間，得毋又添詩料幾許乎？春寒料峭，伏維珍重萬千。

楊杏園敬白

信寫好了，封得妥貼，上街的時候便扔在信筒裏。這封信送到李冬青家裏，已是次日上午，李冬青這天病雖好了，一點兒精神沒有，清早只

吃了一點稀飯，默默的坐在屋子裏，也沒梳頭，只隨便對着鏡攏一攏。這時攤着一本唐詩在桌上，念着消遣，無聊得很。王媽將信送上來，李冬青還以為是何太太的覆信，及至拆開來一看，却是楊杏園的信，倒出於他意料之外，他將信看了幾遍，依舊把信疊着，放進信封裏去。王媽在一邊看見他想些什麼樣的，便問道：小姐，學堂裏來信催上課嗎？李冬青隨便說道：不是的。王媽又問道：是誰的信？李冬青倒不料他問這一句，便道：是個學友來的罷了。說着，把信扔在抽屜裏，兩隻手抱着膝蓋，望着桌上的四季海棠，出了一會神。一眼望見桌上鏡子裏面，自己的影子，清瘦了許多，便索性拿起鏡子照了一會，對着鏡子，理了一理鬢髮，又將自己臉上，撫摸了一會。鏡子反面，嵌的是一張四寸相片，一個瘦小身材的女子，梳着辮子，站在一樹花架下，手上拈着一朵花。


湊在鼻子上嗅，這正是四五年前自己的相，現在判若兩人了。看到這裏，一隻手拿着鏡子，一隻手放在桌上撐在耳邊，又想呆了。手拿着那面鏡子，只是撫弄不已。心想早幾年的事，就在眼前。轉一下眼，又是幾年，這一生就算了。想到這裏，長歎一口氣。想起剛才念的舊詩，記得金縷曲說：勸君莫惜金縷衣，勸君須惜少年時。有花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。想到這裏，自己不由得漫聲低唱起來。正吟詩吟得高興，忽聽得外面一陣高跟鞋子響，李冬青他心裏想，或者又是梅雙修來了。接上却聽見王媽在院子裏喊了一聲何太太，他這才知道何太太來了。便迎了出來，何太太進了上房，見他臉上黃黃的，鬢邊蓬着幾絡亂髮，走上來，握着李冬青的手，對他臉上望了一望，說道：可不是瘦了許多嗎？這時，李老太太也在屋裏出來，笑道：今日怎樣得空來？何太太道：

李先生昨天寫信給我，說是病了，我今天特意來瞧瞧。李老太太道：這可勞駕了。不是我說，現在年紀輕的人，却像何太太這樣好心眼兒的少，將來何太太一定是修得多兒多女的。何太太聽了李老太太一派客氣話，正想謙遜兩句，而今聽他說到這句話，他是一個未開懷的，未免臉上一紅。李冬青見機，便拉着何太太的手道：我屋子裏坐罷。說着便拉到他的屋子裏去了。何太太一看，地下放着一隻小火酒爐子，上面放一個瓦罐子，正在熬藥。桌上銅香爐裏，正點着兩枝安息香，滿屋子裏，都是藥味和着香氣，何太太笑道：這屋子全是竹器傢伙，本來很幽雅，加上這一股子藥香，李先生到像個古兒詞上，多愁多病的小姐哩。李冬青聽了這句話，未免心裏添了一段感觸，却笑着說道：你以為這是一句恭維我的話，其實在這個時代，女子要是如此，就是一個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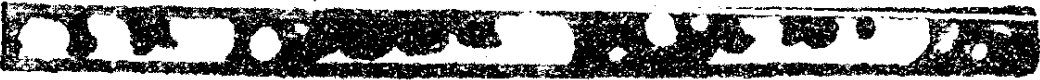
物了。重一點子說，就是沒有大格。從前我們小的時候，喜歡看小說，看了那種佳人才子的話，就覺得林黛玉杜麗娘都是好人，其實我們仔細想，這種吃了飯，專做唉氣歎氣的女子，是自己活找罪受，什麼叫多愁多病呢？何太太笑道：李先生這一篇話，真是痛快！可是從來我沒有聽見你說過，今天是什麼事生了感觸吧？李冬青道：我向來主張如此，而且這種話，也是人家說爛掉了的，不過我懶得說罷了。我剛才念了一遍唐詩，引起我一肚子的心事，所以你一說，不由得我就開了話匣子了。何太太聽了，笑道：原來如此，這樣看來，李先生應該提起精神，不應該斯斯文文的在屋子裏害病呀。李冬青道：你不知道，我就是吃了舊文學的虧，什麼詞呀，詩呀，都是消磨人志氣的，我偏愛他。越拿他解悶，越是悶，所以鬧得總是寒酸的樣子。自己雖知道這種毛病要不得，

可是一時又改不掉。何太太道：李先生心事，我也知道些，不要在屋子裏發悶了，我到第一台包一個廂請李先生和老太太去樂一天，好不好？李冬青道：前天還聽戲的呢，戲還沒完，我就走了。何太太道：那末，今天天氣很好，我陪李先生到中央公園去走走，好不好？李冬青道：這到可以。可是你要等一等，我還沒梳頭呢。李冬青一面和何太太說話，一面梳頭，不到一刻兒工夫，頭就梳起來了。李冬青又對李老太太說了，一聲，要出去玩玩，換了一條裙子，便和何太太一路到中央公園來，進了門，先在各處看了一會兒花，便在柏斯馨門前找了一個茶座喝茶。他們隔座，坐着兩個少年，一個穿了一件鴨綠色的嗶嘰長衫，架起腳伸出腿來，露出白絲襪子，綠嗶嘰鞋。一個穿了一件藍華絲葛袍子，背着臉坐着。那個穿綠嗶嘰長衫的，臉上的雪花膏，擦得雪白。頭上的頭

髮都是梳得光溜溜的。何太太一眼看見，笑着對李冬青道：你看這是一個男的還是一個女的？李冬青聽了他這話，也就望了一眼，低聲對何太太說道：公園這種地方，什麼人都有。坐在這地方，討厭得很，我們搬過一個地方罷。何太太道：怕什麼？搬了反倒不好。何太太這樣說了，也就算了。坐了一會，何太太忽然想起一樁事，有一位同鄉的劉太太，他丈夫是外交官，他們夫妻倆，是每天必來的，來了，是不喝茶的，專在來今雨軒喝咖啡和汽水。這時候也許來了，何不去看看。便對李冬青道：李先生我們遠個灣兒，好不好？李冬青道：我實在累了，不去了。何太太道：我要到來今雨軒找一個人。李冬青道：你一個人去罷。我在這裏等你一會兒得了。何太太見李冬青不去，一個人順着柏樹林下的大路，慢慢的走去。走到格言亭邊，偶然回過頭來一看，只見那個穿綠嗶



噤長衫的人，却在身後，離着不遠。何太太也沒理會，自己走自己的路，走過圍牆，聽着後面還有脚步響，回頭看時，那人還跟隨在後面。當何太太回轉頭來，那人却嘻嘻的一笑，何太太一看這個地方，前後並沒有人，心裏未免有些着慌，便放開步，快一些走。誰知後面那個人，也是一樣，你走得快，他也追得快，看看竟要追到身邊來。何太太越發慌了，漲得臉通紅。那人在一邊笑道：走得這樣快，做什麼？仔細摔了。何太太眼睛望着前面，並不理他，一直往前走。那人又道：天氣不早了，我們吃飯去，好不好？說時，那人差不多要擠到身邊來。何太太沒法，便停了腳，笑着對那人望了一眼，搖搖頭道：我有事不去。那人見何太太開口，越發得意了，滿臉推下笑來，彎着腰道：不要緊！何太太等他臉就得近了，冷不防伸出手來，拍的一聲，在那人左臉上打了一個耳巴子，那人萬



不料有此一着，打得頭望右邊一偏。何太太臉都氣青了，索興伸出左手來，又在他右邊臉上打了一巴掌。然後指着那人罵道：「你家也有姐妹，就不出門嗎？你以為女子都是好欺侮的，調戲上了，你們可以拆白，調戲不上，也不蝕什麼。可是你今天遇見了我，你就碰到青石板上去了。我打了你，算替你父母教訓了你一頓，我也不報告警察，等你去改過自新，你給我滾。那人被何太太打了兩個耳巴子，本來打楞了，說不出話來，而今聽見說叫他滾，才醒過來，回轉身一溜烟就跑了，何太太見他走了，心想剛才像發了狂一樣，也是天字第一回的事，不覺自己好笑起來。他丟開那人，自往來今雨軒。一走到茶座欄干前，就看見劉太太。因為劉太太身材高一點，加上燙着一頭刺蝟也似的頭髮，老早的就可以看見。不過今天他却不是和他丈夫來的，同座另外有

個老太太，這老太太，大概有五十來歲年紀，胖的像白象一般，他倭瓜式的一張胖臉，雖然有些皺紋，究竟擦了許多粉，不十分看得出來。他身材既笨，可是穿着一身西服，兩隻胳膊，脖子底下前後都露出一大塊肥肉。那老太太又戴着一頂西式帽子，帽子上一大叢孔雀毛，臨風招展，顛巍巍的。何太太便道：我聽說他們外交班裏，有什麼中國魚，外國魚。中國魚聽說是胖太太，難道說這就是嗎？走上前去，和劉太太笑着招呼了，又和那位胖老太太點了一個頭，劉太太便給何太太介紹道：這是虞將軍夫人。又對虞太太道：這是我的同鄉何太太。那虞太太站起來，笑着眼睛成了一條肉縫，說道：請坐，請坐。何太太扶着桌子剛要向椅子坐下去，只覺一個又熱又軟的東西，在手上摸了一下，低頭看時，却是一條棕毛的狼狗，站在虞太太身邊。狗脖子上，有條鋼練子，

那一頭正牽在虞太太手上。剛才分明是這狗舔了一下。何太太本來怕狗的，加上這條狗，又高又大，兩隻猙獰可怕的眼睛，望着人轉也不轉，嚇得何太太縮住兩隻手，倒退幾步。劉太太道：「不要緊……不要緊！」說着他對那狗說了一句英國語，又叫了一句佛蘭特，那狗便由虞太太身邊走到劉太太身邊去了，何太太看狗走了，才勉強坐下。劉太太便問道：「要不要喝點汽水，或者冰淇淋？」何太太笑道：「天氣還不熱，不能吃這些東西。而且我在那邊剛喝茶的，口還不喝。」又笑道：「你們總說茶喝了有礙衛生，這吃冰淇淋，喝汽水就不有礙衛生嗎？」劉太太要說時，只見虞太太站起身來，和人點了一個頭。坐下來便對劉太太道：「劉太太認識這個人嗎？他剛從英國回來。」一言未了，虞太太又站起身來，接上就有兩個穿西裝的人，走過來和虞太太握了一握手。那兩人走了，

虞太太對劉太太道：這兩位一個是大學教授，一位是禮官處的禮官，聽說他做過一個地方的領事。昨天晚上，他們都在李參贊家裏宴會。這時又有一個人叫了一聲虞太太，抬頭一看時，是個穿西服的女人，彼此笑着招呼了一聲，就走了。虞太太坐下來道：這是王小姐，昨天纔從天津回來，他的英國話，現在越發說得流利了。說完，虞太太抬頭一看，那邊來了一羣人，有好幾個熟人，他便牽着狗迎上前去了。何太太看時，那些人一個個都和虞太太握手。何太太低低的問道：這虞太太在交際界上大概佔很重要的位置，所以人很和氣。劉太太笑道：你也許聽見過他的名聲。你就是沒有聽見過，你回去問你們何先生，一定能告訴你的。何太太笑道：我倒聽見說過，人家說什麼中國魚，就是這位太太嗎？說到這裏，聲音放低了些，又道：我聽說，他的乾女兒很多，差

不多會跳舞的小姐少奶奶，有一大半是他的乾姑娘，這話真嗎？劉太太笑道：那倒不見得，不過人家總把他當老前輩罷了。何太太道：這位虞太太也跳舞嗎？劉太太道：自然跳舞，不過瞧高興罷了。何太太道：他這麼大年紀，身體又這樣沉，跳舞起來，我想不很合式。劉太太聽這話，笑了一笑，也就沒說什麼。何太太道：什麼跳舞，我只在遊藝園裏看過，並不像電影裏那個樣子。你們跳舞是怎麼個樣子呢，也像電影裏一樣嗎？劉太太道：自然一樣。何太太道：我到想去看看。劉太太道：這很容易。華洋飯店那天都有。最好是禮拜六晚上，時間很長，可以去看看。何太太若是願意學跳舞，我可以介紹一個朋友教你，包你不久就會。何太太道：很好，但是等我先看了一回再說。正說時，那劉太太的丈夫來了，何太太的話打斷了，這才想起李冬青還在栢斯馨那裏候他，便辭

了劉太太又到這邊來。李冬青面前，擺着一疊報，站起來笑道：「怎樣去了這久？你再不來，我就要走了。」何太太回頭看，隔座那兩個人，已經不看見了，就把剛才打人的話，全告訴了他。李冬青笑道：「痛快是痛快，不過你動手打人，我有些不贊成。」何太太道：「那個時候，你不打他，有什麼法子叫他走？你若是不理他，隨他在後面，若是遇見熟人，像個什麼樣子？」李冬青道：「你找人找着沒有？」何太太道：「找着了。」那位劉太太，還教我去學跳舞呢。李冬青道：「這事我却很贊成。本來跳舞在西洋是極極普通的事，但是到了中國，在大庭廣眾之中，男女摟抱，究竟不很合適。在新的人物，一定認我這句話，是極腐敗的話，其實不然。譬如中國人作揖磕頭，在我們自己從來認爲是極隆重的禮節，而今因爲我們沾了歐化，就說這是野蠻行動。設若我們原來是個強國，把西洋各國都

征服了，恐怕他們學着我們作揖磕頭，也不可知呢。反過來說，我們看見男女不分生熟，摟抱着跳舞，一定也要說他是野蠻風俗。何太太笑道：男女真的摟着跳舞嗎？我不信。李冬青道：你難道還沒見過嗎？那天你去看一回，就知道乎。何太太道：剛才劉太太說了，約我禮拜六到華洋飯店去看，那末，我和李先生一塊兒去，好不好？李冬青笑道：不會跳舞去看跳舞，那好像鄉下人進城，到那裏去裝傻子去，實在沒有意思。何太太笑道：這個傻子，總要做一回的，要不然，一輩子就與跳舞無緣了。李冬青道：你要去，還是和何先生同去。何太太道：今天是禮拜四，後天是禮拜六，我們可以一塊兒去。李冬青笑笑，也沒答應，也沒拒絕。這天何太太回去，就和何劍塵說了。何劍塵道：看是沒有什麼看頭，你若是要去看，我也可以陪你去。何太太聽了這話，自是歡喜，到了第三日，

他們夫妻吃飯的時候，楊杏園忽然跑來了，便問道：你們今日的晚飯，似乎特別早些，是預備出去聽戲吧？那可要帶我一個。何劍塵用筷子指着何太太道：他高興哪，要去看跳舞。楊杏園道：那有什麼意思，我今天應該休息，也沒什麼事，還是一路去聽戲罷。何太太道：我已經約了人了，不能改到別的地方去，楊先生也可以同去玩玩。楊杏園道：我不去，我情願一個人聽戲去。你說你們約了人，約了誰？何劍塵正要說時，李冬青却從外面進來，他看見楊杏園在這裏，便笑着問道：楊先生也去嗎？楊杏園失口說道：不是的。後又改口道：不是他們約我來的，劍塵正要我一塊去呢。密斯李也去嗎？李冬青笑道：我原不要去，何太太一定要我陪着去，我只好去一回，我想這種地方，我們雖不必常去，偶然去一兩回，倒也很有趣的。楊杏園當然不便駁人家的話，笑道：是的，是

的李冬青道：楊先生若是沒事，也可以去玩玩。楊杏園道：跳舞我可不是個外行。李冬青道：誰又是內行呢？他們說話時，何劍塵的晚飯已吃完了，後來大家到華洋飯店去，楊杏園却沒有表示不去，跟着一塊兒出門了。到了華洋飯店，一直到大飯廳，那裏電燈燦亮，開得像白晝一樣，四圍桌上，真是鳥履交錯，可是有一層男男女女，十分之九都是穿西裝的，他們一行男女四人進來，到反形成了異言異服的人了。這個時候，雖然是暮春天氣，晚上究竟很涼，可以穿得住夾襖，可是這裏飯廳上的女客，都是穿着似乎坎肩的跳舞衣服，不但兩隻胳膊，完全在外面，其實上面是打赤膊，外國人那雪白的肉，在電燈下照着，自然是另有一種情形。惟有中國的女人，向來細乳束胸的，在這裏坐着，也是露胸袒背。他們的鄰座，坐着兩個西裝的男子，一個有二十來歲，是一位

少年，一位嘴上留着一小撮鬍子，各握着一隻大玻璃杯子，對舉一下，昂頭狂吸一陣。在他們的中間，就坐着不到二十歲的一位女子，剪着短髮，全燙着捲起來，兩鬢蓬鬆，幾乎看不出耳朵，耳朵下面，却又懸着一串很長很長的珠子，一搖動，將那吹彈得破的臉蛋打着。他身上一樣的也沒穿衣服，前後有兩片珠絡似的東西，掩護了背心和胸口，那兩隻乳隆然高挺。何太太向來沒看過這些東西，未免礙眼，加上同來的還有個楊杏園，他看見人家姑娘打赤膊，這反而覺得不好意思似的，先就臉上通紅，拿出手絹握着嘴笑了一笑，何劍塵生怕他露出馬脚，對他眼睛一看，下面又用腳微微的踢了他兩下，他這才不作聲了。這時走過來一個西崽，何劍塵對他說了兩句話，一會兒他就託着一瓶啤酒，兩個玻璃杯子，放在桌上，楊杏園手扶酒瓶，笑着，一偏頭，便

先問李冬青道：密斯李，要什麼，我想來一杯咖啡，好嗎？李冬青笑道：好的。楊杏園又復問何太太道：何太太呢？何太太先怕說外行話，說道：我也是咖啡得了。西崽聽了，又捧了兩杯咖啡來，恰好西崽將糖塊罐子放在桌上，楊杏園拿起罐裏的白銅夾子，夾了一塊糖，一抬頭，不覺和何太太打了一個照面，他便將這糖放在何太太面前那隻咖啡杯子裏，接上又夾了兩塊過去，何太太微微一欠身子，說道：勞駕。楊杏園笑一笑，然後又夾了糖塊，放到李冬青盃子裏去，李冬青手舉着托盃子的碟子，望上接着，身子微微的站起來，低着頭笑了一笑，却沒說什麼。何劍塵在一邊，都看在眼裏，却把腳又微微的碰了何太太一下，何太太正拿着一把茶匙，在杯子攪個不歇，他見何劍塵碰一下，以為這是不對的，却停止了。在這個時間，靠北的音樂隊，音樂奏起來了，只一轉

眼之間，男女客紛紛離座，每一個男客就一手攔腰，摟住一個女客，另外一隻手，互相的握着，直伸了出去。他們隔座的這位袒背姑娘，正是和那個西裝少年，摟在一處，他那臉，笑嘻嘻地，靠着那少年肩膀上。胸面前隆然高起的地方，和那少年胸面前，正是緊緊的壘着。那面的音樂，轟隆轟隆的直響，所有這些跳舞的人，兩個一班，一扭一扭，便在飯廳中間，搖了過來，搖了過去。當那音樂奏得緊急的時候，他們固然扭得厲害，看那個樣子，摟也摟得十分緊。這些男的摟着女客，有的露着愉快的樣子，不時面對面，四面相射一下。有的男客，靠近着女客的臉，趁身體搖動的時候，不時的親這們一下。有的男客的嘴，直就到女客的耳朵，嘴唇微微顫動，和女客在那裏說話。有的低着眼皮就近賞鑒女身上的肉體美，那鼻子微微的聳動，好像是嗅那身上的粉香。再看

這些女客，誰的臉上，也都帶着笑容，有時一面跳舞着，一面將眼光射到旁的桌上來。楊杏園他們下手坐着一對外國人，都有五十以上的年紀。那位外國老太太，大概有些近視眼，手拿一副沒腳的眼鏡，常常放到眼睛前，照這們一下，好像對那跳舞女子身上的肉，仔細偵察似的，眼鏡取下來，照例他要將嘴一撇。那個男外國人却不然，眼睛望着動也不動，一隻手扶着玻璃杯子，一隻手在桌沿上打拍子，一會兒跳舞加緊，一對一對的人，彼此交錯的走來走去，鶯織柳，蝶穿花一般。這外國老頭子看見，面上現出笑容，他那半截身體，就像自鳴鐘的擺一樣，幌也幌的，擺動起來，外國老太太看見，又不服氣，那嘴越撇得厲害。何太太笑着問何劍塵道：你不是常對我說，外國人男女社交公開，跳舞是極平常的事嗎？怎樣這位……說到這裏低頭喝咖啡，眼睛望

着那位外國老太太說道：你瞧，那一副形像。何劍塵道：這話很長，回去說罷。楊杏園一面看跳舞，一面一口一口的喝啤酒，喝得臉上已經有些通紅，大概有三四分醉意。聽見何太太和何劍塵說話，心裏想着夫妻來看跳舞，不如同情人來看跳舞，同情人來看跳舞。不如……想到此地，不免對李冬青看了一眼，李冬青恰好一抬頭微微的笑了。楊杏園搭訕着將桌上花瓶裏的花，折了一朵，放在鼻上嗅了一嗅，也是微微的露着笑容，何劍塵回頭一看，問道：你笑什麼？李冬青這時一陣小咳嗽，拿手巾握着嘴，用頭偏在一邊。楊杏園對一個跳舞的女子望着，微微的低聲道：此玉鈎斜也。何劍塵一看時，那位跳舞女子，上身完全露着，上面的乳部一挺，中間腰一細，又穿了一雙極高的高跟鞋，把那中間的臀部，越發顯得向外突出。這一個人身體，恰好成了兩凸兩凹。

的樣子，楊杏園當着兩位女賓在這裏，不好意思說這就是曲線美，所以給何劍塵打了一個啞謎。何劍塵一聽他的話，明白他的用意，不覺笑了。何太太問道：你笑什麼？何劍塵笑道：就是玉鈞斜，何太太又問楊杏園道：什麼叫玉鈞斜？楊杏園拈花微笑。李冬青聽着也笑了，又用着手絹握着嘴咳嗽了一陣，他們三人都如此心照，惟有何太太在一邊，莫明其妙，未免楞住了。正想問時，恰好音樂停止了，劈劈拍拍，大家正在鼓掌，那些跳舞的人，就各自散開，各歸原位。這個當兒，一眼看見中央公園相會的那位虞太太，一搖一擺的走了進來，沿着過路的地方，和桌上的座客微微點頭。何太太輕輕的對李冬青道：李先生，你瞧！那天我說的那個中國魚，就是他。李冬青看時，見一個又黃又胖的老太太，走得臉上的肉，像嫩豆腐一樣，一走一抖擻。他雖然年紀大，却穿得

是一套西裝，脖子下，露出一大塊肥肉，足底下也穿着個雙高跟鞋，加上他那雙腳太小，架着那個胖身體，越發有些撐持不住，前一走，後一仰，身上的肉就忐忑顫動起來。可是他樣子雖是如此，却有許多人歡迎他，都和他打招呼。李冬青道：你看他這樣子，也是一個交際明星啦。楊杏園笑道：豈但是交際明星，而且是明星的領袖呢。說着又笑着對何劍塵道：你想想加入文明交際團，找一個跳舞的伴侶！你若願意，可以請虞太太吃一頓大餐，機會就來了。說完了，回頭又望着何太太笑了一笑。何太太笑道：管他呢。說到這裏，音樂奏將起來，那些在座上的男女賓客，又紛紛的合攏起來，在一處跳舞。何太太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，將頭一偏，眉毛一皺，對何劍塵說出一句蘇白來，說道：嚙煞好看！何劍塵道：那末，我們走罷，就叫西崽開帳。等到西崽開了賬

單來，僅僅咖啡啤酒點心三樣，却一共要十塊多錢。他們正從華洋飯店出來的時候，恰好有一輛特別加大的汽車，漆着瓦灰色的車篷，亮晶晶地，一枝箭似的，不聲不響開到面前，安穩穩的停住了。何劍塵回頭望着楊杏園，不覺讚了一句道：好汽車。車前面跳出一個穿軍服掛盒子砲的人，將車門一開，車裏走出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，這人圓圓的面孔，穿着一套新式的獵裝，笑嘻嘻地跳下車來，走進華洋飯店。當他和何劍塵挨身而過的時候，忽然站住了，左手取下頭上的帽子，右手却和何劍塵一握手，笑着說道：久違。何劍塵照例答應一句，這也就進去了。楊杏園問道：這人面孔，好像很熟，是誰？何劍塵道：就是鼎鼎大名的韓幼樓公子，乃是八大公子之一，怎麼會不知道？一語未了，又來了一輛汽車，車上下來一個人，穿着一身綢衣服，嘴上留着小鬍子，

手上倒拖着手杖，笑着進來。何劍塵認得他是韓幼樓的清客馬士香，便和楊杏園說話，當着沒看見，馬士香却先來招呼，說道：何先生，你也來了。怎麼就要走？剛才韓大爺進去了，你會見了嗎？何劍塵模糊裝不過去，只得笑着含糊答應。馬士香道：我那裏有一個大爺的相片，是最近照的，照得精神煥發，十分好，明天送給你製銅版，好不好？何劍塵道：好極！好極！馬士香道：大爺是個聰明絕頂的人，什麼都會，什麼都好，他的跳舞，實在是好極了，你不可不看！何劍塵道：今天有點兒事，不能耽擱了，第二次再來看罷。說着點了一個頭，就和着楊杏園他們走了。那馬士香一人，高高興興，自往華洋飯店裏面走來，走到韓幼樓的桌子面前，先站了一站，然後似彎腰非彎腰，放着笑容問他道：大爺也是剛到。韓幼樓隨手向旁邊椅子上一支，說道：坐下。馬士香面朝着韓幼樓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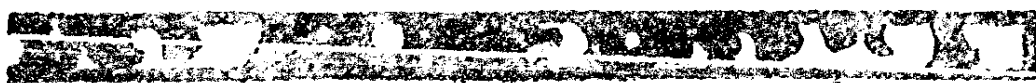
方才側着身子，坐了下來。這飯廳裏面，一大半的人，都是認得韓幼樓的，大家的眼光，都不約而同，射在他身上。女賓裏面，看見這樣少年英俊的人物，他們的眼波，越發像閃電一樣，一陣一陣的望這邊座上飛來。韓幼樓却談笑自若，毫不介意。當馬士香進來的時候，韓幼樓兩邊已經坐了兩位女賓，都是半中半西的裝飾，極其漂亮的，韓幼樓和他們說話，倒很隨便，却回過頭去，和隔壁座上的虞夫人說話。虞夫人座上，正坐着一位朱大小姐，他的父親雖是中國人，他母親却是法國人，是一位中西合璧的美人。虞夫人老在交際場中，什麼不知道，馬上就給韓公子介紹。韓幼樓經虞夫人介紹了，身子站了起來，走上前，和朱大小姐握手。虞夫人坐在一邊，把他那胖臉上的肉，都笑着皺了起來，心想給大爺介紹了一位心愛的的朋友，這是很有光榮的，最好讓他們

兩人在一處跳舞一回，那就更妙了。心裏這樣想着，待韓幼樓坐下了，只是兩方極力的引逗，後來自然就談到跳舞。談到這裏，韓幼樓倒也很在行，却笑着說道：「虞太太能給我一點面子，和我跳舞嗎？」這句話說出來不打緊，只樂得虞太太眉毛都是笑的，連忙說道：「大爺若是願意，那是很榮幸的。」說時，那邊音樂隊又奏起音樂來，韓幼樓就摟着虞太太，跳舞起來。這虞太太身體胖而且笨，韓幼樓這個小個兒，那裏摟得過來，倒是虞太太摟着韓幼樓，他的一隻手又軟又熱，放在韓幼樓背上，像一塊熱麵條粘着一樣，十分難受。他這個胖身體，走起路來，已經渾身抖擻，而今實行跳舞，越發渾身鼓起肉浪來，韓幼樓摟着他跳舞，快又快不了，慢着又怕不合拍子，鬧的韓幼樓渾身是汗。好不容易，一會兒音樂止住，他們才不跳了。虞太太和韓幼樓歸坐，又談了一會話。虞

太太心裏這樣想着，很奇怪呀，怎樣他不和別人跳舞，和我跳舞呢？慢着，這裏面一定有別的緣故，我必定要問出所以然來。今天在這裏的女客，那個不願意和他跳舞，他誰也看不上，單和我跳舞，這實在是一件極榮幸的事情。他們總說我不能和年紀輕的人比賽了，照今天這事看起來，却大大不然。我自己照鏡子的時候，我總覺得不算老，我還疑惑我自己看不出，現在韓大爺還願和我跳舞，實在可以證明不老。他這樣的想，就留心去勾引韓幼樓說話，不料韓幼樓始終大大方方的，一點兒口氣，也不透露。他忽然想了一個法子，說道：我的車子，今天壞了，要想大爺把車子送我回家可以嗎？韓幼樓道：可以可以。虞太太聽見他這樣說，很是歡喜，坐了一會便要走，韓幼樓只得親自送他回去。兩人並坐在汽車裏，越發可以親密的談話。虞太太含着笑問道：

大爺今日和我一處跳舞，我是很榮幸的。但是大爺不和別人跳舞，單和我跳舞，這是什麼意思？韓幼樓道：虞太太有所不知，舍下家教很嚴，我在外面交際，本來不是家父願意的。因為種種原因，也是不得已而出此。我在外面若是任性遊戲起來，回去家父一盤問，還是要受責罰的。所以我雖常赴各處宴會，總是適可而止。今天在華洋飯店裏，雖有許多小姐少奶奶們，但是為家教所限，不敢和他們在一處，虞太太是一個上了歲數的人，像虞太太這個樣子，和您跳舞，誰也不會疑心的。韓幼樓說話的時候，虞太太把眼睛望着韓幼樓的臉，笑嘻嘻地往下聽了去，以為是他必有一篇很好聽的言語，不料越聽越不中聽，說到後面，大為掃興，笑又不是，氣又不是，只得默然坐在一邊。心想你這一個小昏蛋，說話太不懂交情，我必定報復你一下。一會兒車子到了自

已門口，他說了一句再會，就憤憤地下了車。要知虞太太怎樣報復，請看下回。



第三十三回 猜得之子踪名藏字裏 勘破美人計金盡床頭

却說韓幼樓和虞太太一句話不投機，鬧得不歡而散。虞太太心裏就想設法報復他一下，他想到：你在華洋飯店，專門注意我桌上，不是想和朱大小姐發生關係嗎？好！你既然拿我開玩笑，我也不難在他身上拿你開玩笑。不用別的手段，只要給你一個不即不離，不怕你不來和我負荆請罪。他心裏這樣想着，從這日以後，他到華洋飯店，若是韓幼樓來了，他就要注意他的行動，看他是不是和青年女子跳舞？誰知韓幼樓果然心口如一，他絕沒有另外和一個女子跳舞，倒是常和他來的那位馬士香，極其活動，無論什麼女子，他都要週旋一回。他知道虞

太太是這裏面的領袖，便去問一個知道交際界情形的人，想個什麼法子聯絡？那人道：這是極容易的事，你只要請他吃一餐大菜，極力的恭維他一頓，他自然就會和你找一個對手。至於對手方和你感情怎樣，那就看你的手腕，他是無能為力的。若說介紹一兩個女朋友，他是樂得做順水人情，因為對手方多交一兩個男朋友，不算什麼，而且利他只有利而無害的。馬士香聽了這話，心想靠我個人的面子那是不足算，倘若拉着韓幼樓一處請他一回，他必定樂於介紹的。這一日，他陪着韓幼樓去聽堂會戲。正想借點原故說出來，不料一轉眼，韓幼樓不見了，一刻兒副官傳出信來，說是大爺已經由車站出京了，在京的人，留一半在京，一半在六個鐘頭以內，另外掛一輛專車出京。馬士香聽了，莫明其妙，好在他是留京的人員，也就不慌不忙，自回他的公寓，

他心想着，交際場裏，固然要介紹，但是有本事的，未必不能找伴侶。現在大爺既然走了，我也不必去請虞太太，免的人矮面子窄，反碰釘子，我看前兩天坐在我對面桌上的那個女子，每回都是坐一回兒匆匆就走，似乎還沒有伴侶，我何不見機進行？主意想定，次日他到華洋飯店，就打算還坐那個老位子。也是事有湊巧，當他進門的時候，那個女子也在前面，他走的時候，身上忽然落下一條手絹。馬士香看見，連忙走上前去，將手絹檢了起來，趕上兩步，走到那女子面前，笑嘻嘻地將手絹遞了過去，那女子也笑了一笑，說道：勞駕！馬士香得了這個機會，那裏肯放過？接上道：不客氣。小姐常上這邊來嗎？我們會面好幾次了。那女子笑笑。說時，大家走進飯廳，馬士香客客氣氣招呼他坐下，他也含着笑坐下了。馬士香這樣一來，這個女朋友算是交上了，抬頭一

看飯廳上男女合坐的人，不免有些得色。心想你們有伴侶算什麼？我這裏也是一對。坐定了，西崽過來時候，馬士香就儘量的讓他要吃的要喝的。然後再慢慢的問他說：我們可不可以交換一張名片？他笑着點了一個頭。馬士香連忙掏出一張名片遞了過去，那女子將名片接過去，看了一看，收起來了，也就拿出一張名片遞給馬士香。馬士香未接到名片之先，心裏想道：看他這個樣子，父親不是外交家，哥哥也是僉參一流人物，至於他的籍貫呢，聽他說的那一口普通話，已經料定他是江浙人了。馬士香接過名片一看，誰知一個中國字也沒有，只是橫列着兩個英文字母「TT」。名片犄角，另外排着兩行英文，自己雖然也念過幾句英文，却是不十分認得，假裝着看了一看，把他就揣在手上。心想他的姓名住址，一時雖不能知道，這TT兩字，在名片的

中間，一定就是他的大號，管他呢，我就光稱他做TT女士得了。便問道：聽女士的口音，好像江蘇人。TT女士笑道：敝縣是常州。密斯脫馬呢？馬士香道：敝處是鎮江，我們却是極近的同鄉呢。馬士香根據這一點引子，就和TT女士，大談家鄉的事情。TT女士有說有笑，毫不拘束，坐在一處，不過一個鐘頭，兩方面却像混得很熟了。馬士香本就想和他開口，要他一塊兒去跳舞，又轉一個念頭別忙，慢慢的再說罷。別剛剛認識，就碰一個釘子。便忍住了，依舊和他說話。後來不覺談到電影，誰知這位女士却是最喜歡電影的，他道：我還約了一個外國朋友在平安等着哩，我們明天見罷，說畢，他用極純熟的英語，和馬士香說了兩句話，就走了。馬士香自然是願他多坐一會兒，却是不好留住人家。這時人雖走了，鼻子裏覺得還留着一股香味，他一看桌上，還留着一

有一條手絹。馬士香檢起來一聞，香氣撲鼻，正是那位TT女士失落的，他歡喜得什麼似的，連忙揣在身上。到了次日，又是禮拜六，華洋飯店應該大跳舞，他便理了一會髮，換了一身漂亮的西裝，連皮鞋也擦得雪亮，這才到華洋飯店去，滿心滿意要和TT女士跳舞。他到的時候，TT女士早在座了，他穿着綠色的長袍，外罩一件杏黃色長坎肩，捲蓬的頭髮，並不梳髻，只盤在頭上把一根絲條束了四週，越發鮮艷。他倒很客氣，連忙笑着讓坐。馬士香昨天因為初會，不會怎樣背履歷，今天因為熟了許多，就禁不住要說了。他道：前幾天常常跟着韓大爺這兒來，却沒有看見過女士。TT道：我是前兩天到天津去了一回，那邊有一個吳大爺，我倒認識。馬士香道：是呀，他們都在八大公子以內呀，吳大爺我們認識的，他和我們大爺是把兄弟。他雖然是老大哥，論

起才幹來，究竟不如我們大爺。吳大爺倒是和我很說得上，他這次出洋考察政治，和我們大爺說了幾回，一定要我去當隨員。他說這句話雖是平常，不料恰好和TT對勁。連忙笑問道：這樣說，將來密斯脫馬，巴黎倫敦，都可以玩一個週，這是最好沒有的差事。什麼時候動身？馬士香看見TT那羨慕的樣子，便道：動身日期，還沒有定。聽說這回考察公費，政府定的是三十萬元，至少要撥了三分之二的款子，才好動身呢。將來坐船是包艙，坐車是專車，一路都有人招待，路上很是舒服的。TT聽了這種話，越發的羨慕，馬士香就趁着機會說道：女士能允許我和你跳舞嗎？TT眼睛一轉，微微一笑道：可以的。馬士香雖然學過跳舞，可是在交際場中，實行和女子跳舞，今天還是第一次，心裏未免有些胆怯。一會兒音樂奏將起來，TT女士先站起身。等到馬士香

站起來了，他就伸着手，直站到馬士香面前，馬士香一隻手挽着他的手，一手將他的腰摟住，他就把一隻手緊把馬士香的肩膀。別的罷了，他身上的香水香，臉上的粉香，頭髮的油香，一陣一陣沁入心脾。他抱着TT女士腰的那隻手，感觸着又暖又軟，合了古人那句話，軟玉溫香抱滿懷，馬士香真有些情不自禁。兩個人彼此摟抱着，跳了兩個圈子，TT女士大概有一點吃力了。他的頭微微的向後仰着，馬士香兩目直視，看的他臉上清楚，已經從白粉的裏面，泛出紅色，口裏細細的喘着氣，似乎也有些香味。這時馬士香心裏，說不出的一種什麼味兒，一會跳舞完了，聽見人家鼓掌，不知不覺自己也鼓起掌來。雖然是初次跳舞，却喜還沒有露什麼馬脚，他這才覺得跳舞這種事，實在有趣，什麼玩意，也沒有跳舞好，跳舞之後，兩人越發親密了。TT女士就問

馬士香住在那裏，馬士香巴不得他這樣問，便說住在惠民飯店，那裏什麼也有，就是缺少跳舞。TT女士笑道：那個地方，倒是天天經過的，就是沒有進去過，我若是由這裏回家，貴寓倒是必經之路，密斯脫馬就回去嗎？若是回去，我的車子，可以送你到貴寓。TT女士說到這裏，便出去打了一個電話，過一會兒，才回來。約摸又坐了一刻鐘，TT說道：我現在要走了，密斯脫馬呢。馬士香道：好極，我可以和女士同坐一輛車回去，我的車子，就讓他放回去罷。說着兩人一路走出大門，就有一輛汽車開了過來，跑過來一個汽車夫，將車門開了，TT先坐上去，馬士香也跟着坐上去。馬士香的車夫過來，問上那兒，馬士香說道：開回去罷。TT一看那車夫開的汽車，倒有八成新，便笑着說道：密斯脫馬，我不知道你的車在這兒，要不然，我就不敢請你坐我這個破車子。

馬士香道：我住在旅館裏，沒有車房放車子，這是包月的。TT道：不好的車，費油費得厲害，加上車夫工錢，每月也是一百好幾。而且這種車，常常修理，麻煩極了。到不如一個月出一百幾十塊錢，包月的好，省得花了資本，壓着利錢。馬士香道：正是這樣，越是便宜車子，越費油，着實划不來。女士這輛車子，不很費油嗎？TT道：正是爲他不費油，所以沒有換掉他。馬士香一面和他說話，一面抽煙，手上拿的雪茄快抽完了，他便將這雪茄煙扔在煙灰盒裏。一眼看見盒子邊，夾着一張石印傳單，順手抽出來一看，却是如飛汽車行出賃汽車價目表，再看那銅盒子上，也刻着如飛兩個字。TT雖然能說幾句外國話，可是中國字並不認識，馬士香在那裏看汽車價目表，他並不理這個賬，一會兒到了惠民飯店，汽車停住，馬士香道：女士可以請到敝寓坐嗎？TT笑道：今

天晚了，過兩天再來奉看罷。馬士香看那意思，並不十分拒絕，說道：「既然到這裏來了，沒有過門不入的道理，便在車門口候着。」TT看見他執意要請了去，便笑着下了車。這惠民飯店的大門口，本來有幾層石階，TT穿着長衣和高跟鞋，一步一步踏了上去，很像費事。馬士香便過去想攙他一把，TT更是不客氣，就伸過一隻手來，挽着馬士香的胳膊，兩個人並着肩膀走了進去。飯店裏的茶房，看見馬士香來了，早就走上前一步，替他開了房間。TT進去一看，共是三間，一間臥室，一間會客室，一間浴室，在飯店裏，大概已是上等房間了。馬士香請TT坐下，笑道：「這雖是家西式飯店，倒是什麼東西都有，很合中國人的脾胃，天也不早了，我叫他們預備一點小菜，在這裏吃了稀飯再走，好不好？」TT坐在一張沙發上，斜躺着身子，眼睛望着馬士香一轉，笑了一

笑。說道：你不必客氣。說時，仰着頭看沙發椅後面壁上的掛鐘，已經有十二點多鐘了。馬士香看見他看鐘，說道：不要緊，早着啦。旅館裏的鐘，向來靠不住的。說話時馬士香站在沙發邊，趁勢就坐在沙發椅子上。TT動也不動，依舊坐在那裏，笑着問馬士香道：剛才你說天氣不早了，請吃稀飯。現在又說鐘靠不住，還很早，究竟是早還是不早呢？馬士香看見他和自己說笑，心裏越發歡喜，笑道：我以為你要走就早，你要不走，就不早。所以一刻兒工夫，就說出兩樣的話來，那末，主人留客的誠意，也就可以想見了。TT聽說，笑了一笑。馬士香便也學着時髦，說道：密斯TT，我們做了朋友，我是很榮幸的事，我想我們爲著通信和通話的便利，能不能夠將尊姓大名告訴我。TT道：我的姓，我的名字，都在TT兩個字母裏頭，我就是TT。你要是通信，照着名片上的

英文地點，一定也可以寄到的。馬士香看他那個樣子，並不是嚴詞拒絕，但是也不便老是追問，一時找不着別的話說，勉強的笑了一笑。T T 笑道：我並不是保守姓名的秘密，我有這樣一個脾氣，一定要到了相當的程度，我才能告訴他。馬士香道：將來我也能夠有這種程度嗎？T T 笑着說了一句英文。馬士香彷彿聽這話音裏，有些頗以爲然的意思，只是自己不知道怎樣答話才好，又勉強笑了一笑。T T 這時高起興來，走到臥室裏面來了，四週看一看，笑道：却還不錯。他看見床後的浴室，說道：我瞧瞧浴室怎樣，說着推門進去。馬士香原在後面跟着的，T T 走進來，他也走進來，笑着問道：你看怎麼樣，還乾淨嗎？T T 道：還乾淨，馬士香道：要不要洗個澡？T T 道：誰？你叫我洗澡嗎？就是夜深了，要是還早，我真要洗個澡。馬士香笑道：回頭又要說我說兩樣的話

了，依我看起來，却很早。說着，把外面的衣服一脫，露着襯衫和坎肩，就扭了一扭水管上的扭子，放了一些水在盆裏，拿了衣架上掛的一條手巾，來擦洗澡盆。T T 走上前，一把將馬士香扯住，笑道：這可不敢當，你請便，我自己會來。馬士香聽他這樣說，便走出浴室，T T 砰的一聲，將浴室門關上了。馬士香兩隻手插在褲子袋裏，呆呆的在臥室中間，站了一會，便在桌上雪茄盒子裏，取出一根雪茄，啣在嘴裏，坐在浴室門對面的一張沙發上，擦了取燈，慢慢的抽烟。這時忽然聽見T T 笑了起來，說道：這是怎樣好呢？馬士香對着浴室門問道：怎麼了？T T 隔着屋子道：這裏有拖鞋沒有？我下了盆，才想起來了，回頭洗完了，透濕的脚，就穿起鞋來嗎？馬士香道：不要緊，我有一雙拖鞋。T T 道：那末，請你放在門邊，讓我來拿。馬士香聽了這話，當真拿了自己的拖鞋，放在

浴室門口，說道，鞋來了，便靜悄悄的在門邊站着。T T將門輕輕一推，探出頭來，向外一看，趕緊笑着把門帶上，說道：豈有此理？馬士香也笑了。T T這個澡，足足洗了一個鐘頭，方才畢事。然後他和馬士香兩人，依舊到外邊這間臥室裏來，只見桌上已擺好小菜碟，這分明是茶房已經進來過一次。馬士香一按鈴，茶房進來了，問道：開稀飯嗎？眼睛却望着T T。T T臉上未免一陣發紅。馬士香連忙說道：好，你就開飯罷。二人吃過稀飯，已經快兩點鐘了，T T便約馬士香明晚再會，自回去了。這個時候馬士香要知道T T的真名實姓，越發急些，可是爲保全友誼，又不便死命的追着問，只好忍耐着，到了次日晚上，馬士香因爲有約在先，並沒出去，在惠民飯店靜候T T前來，一直到十一點鐘T T才來了。馬士香笑道：今天可是真早，我們可以暢談暢談了。T T笑

了一笑，隨身坐下來，就坐在馬士香一張沙發上。馬士香握着他的手，他也握着馬士香的手，彼此帶着笑容說話。馬士香低頭一看，看見T T手上帶着一隻很大的鑽石戒指。T T看見馬士香看着戒指，連忙將手縮到一邊去。馬士香笑道：爲什麼不讓我看訂婚的戒指嗎？T T笑道：見笑得很，是假的。馬士香道：當真欺我不識貨嗎？說着把T T的手奪了過來，看了一眼，笑道：這要是假的，我們這個，只是一塊玻璃了。說着把自己的手伸出來，把手上的戒指給T T看。T T道：你這個也就不壞。T T一面說話一面將自己一隻戒指取了下來，慢慢的向馬士香的小手指上，筒了上去。笑道：你的小指，恰好和我的無名指一樣大呢。這個時候，他靠在馬士香懷裏，俯着身子。馬士香就要去嗅他臉上的粉香。他站起來，笑着跑到一邊去。眼睛一瞅，高跟鞋一頓道：別鬧。

馬士香哈哈笑了。TT看見桌上有電話機，便拿起話筒來叫號頭。馬士香先是沒有留心他說話，後來TT道：我是三小姐呀。怎麼？他們晚上就要嗎？我本想到銀行裏取出一批款子來的，因為今天是星期，我就攔下來了。既然他們一定要，你就在我箱子裏先拿兩百塊給他，明天再開一張支票給他罷。停了一會又笑道：飯桶！我的鑰匙又找不到。他拿着話機，眼睛轉了一轉，說道：那末，我就自己來罷。說着將話筒放下。馬士香問道：你要回去嗎？TT道：家裏有一筆小款子要我回去拿出來，不能不回去。馬士香正和他說得投機，聽見他說要走，未免有些戀戀，TT怕他留，說走就走，走到門外邊，扶着門轉鈕，探進半截身子來，笑道：谷得擺。馬士香見TT好好的走了，心裏着實不受用，但是他的鑽石戒指，忘記帶去，還在這裏，逆料他晚上一定還要來的，就是今

晚不來，這樣重要的東西，丟在這裏，或者也要打一個電話來問問。他這樣一想，就在家裏等着，並不出去。不料TT去了，這晚不但不來，連電話也沒有一個。據馬士香估計，這個鑽石戒指，總要值到一千元上下，他簡直隨便的扔了，真是有錢的人，不在乎此。這晚上沒來，到了次日晚上以爲TT要來了，誰知又是渺無音信。馬士香想道：奇怪呀！他和我感情很好，似乎不至於中斷，就是中斷，還有一個戒指在這裏，也應該拿去呀！難道他忘了自己一想，簡直沒法解釋這個疑團。一直到第三日，他等不住了，逆料TT在華洋飯店，到了晚上七點鐘，就到華洋飯店去候着。到了九點鐘，TT穿了一身西裝，果然來了。馬士香看見，連忙讓着坐在一處，笑問道：怎麼一去三天，不見蹤影？TT道：前天是到天津去了。昨天家父宴兩個公使館裏的館員，要我作陪。說到這

裏，TT忽然覺得說出實情來，臉上一紅。連忙改口說道：今日我就打算去找你呢，不料先就在這裏碰見了。馬士香都聽在心裏，說道：這裏嘈雜些，不如還是到我那邊去坐罷，也可以自由談話。TT道：剛來，坐一會兒，忙什麼呢？馬士香聽他這樣說，分明是願意去的了，只得又耐下性子，陪他坐。一會兒工夫，走來兩個時裝女子。和TT好像很熟的样子，笑着和TT道：密斯鄧。說到這裏，TT把眼睛對他一望，他會意，就不說了。馬士香在一邊看見，心裏恍然大悟，這TT女士一定就是前任鄧次長的女公子，不過他爲什麼要隱藏姓名起來，這却不解。這個問題，只好擱在心裏，留着慢慢地來問他。交際場中，時間最易混過去。一會兒工夫，就是十二點鐘了。馬士香當着TT的面，已把懷裏的金殼表，掏出來看過了兩三回，最後忍不住說道：可真不早，我們走罷。

TT看他這樣，笑道：怎麼這樣坐不住？也就沒再遲延，又和馬士香共坐一輛汽車到惠民飯店來。剛剛進門，却有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，站在樓梯邊，對TT輕輕喊了一聲三小姐，TT和馬士香並肩走着，一路說着話上樓，却沒有留心，到了馬士香房裏，馬士香也笑着喊了一聲三小姐。TT道：你怎樣知道我行三？馬士香道：剛才樓梯邊不是有人叫你三小姐嗎？TT道：沒有呀，我怎樣沒有聽見？馬士香道：我親眼見的，怎說沒有？TT道：像個什麼樣兒？馬士香道：矮胖個兒，穿一件藍布大褂。TT用手撐着腮，想了一想，笑道：更不對了。那有這樣的人會認識我？馬士香見TT不相信，以爲是自己認錯了，也就擱下，沒望下說。却笑着問道：今天洗澡不洗澡？TT斜着眼睛，對他一望，笑道：你管咧。馬士香看見他撒嬌，渾身都要癢起來，一手拉着TT便一同坐在

睡椅上，馬士香低頭看見手上的戒指，就取了下來，拿着TT的手，TT道：這戒指你愛不愛？馬士香歪着腦袋，一直看到TT臉上去，說道：我怎樣不愛？TT道：你既然愛這個，我可以送你。不過這一個戒指，有點特別的緣故，明天我準再挑一隻比這好的送你。馬士香不料他開口就送這樣的重禮，心裏倒是卜通一跳，笑道：我那就先要謝謝，無以為報，將來令尊大人要活動起來，我多少可以效勞。TT笑道：你說我父親是誰？馬士香道：你以為當我真不知道嗎？TT道：我也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你猜錯了。馬士香道：我是個福爾摩斯，只要和人一見面，就要看出他是什麼人，何況我們已經很熟呢？TT聽他的話，也就沒有再辯，不過一笑。馬士香心裏一想，這決是鄧次長的小姐。日前好像聽見人說，鄧某有外室，這許是外室生的，所以不肯露姓名呢。自己這樣

想，越猜越對，不敢小看TT，客客氣氣的和他說話，直談到夜深。高等的旅館，大概總是把下午當早上的，他們十二點鐘起來，將房門一開，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，挨身而進。TT看見那婦人進來，臉色都變了，楞着站在一邊。馬士香莫明其妙，也楞住了。那婦人走上前和TT請了一個安，叫了一聲三小姐。TT哼着答應了，那婦人回轉身來，又對馬士香請一個安，馬士香只得苦笑了一笑。那婦人然後面對着TT，恭恭敬敬站在一邊。TT這才開口說道：李媽現在那裏做活？馬士香聽他這樣說，才知道是TT家裏的一個舊僕。看那婦人身上穿着粗嗶嘰褂子，乾乾淨淨的，手上還帶着很粗的銀鐲子。並不利普通老媽一樣，梳那種翹尾巴的頭，他却是挽着的辮子頭，漆黑的頭髮上，斜插着一根金挖耳。只看這一點，知道不是一個隨便的土老媽。李媽見TT

工問他，便說道：三小姐，閒着啦。我想爲那一點小事，小姐下了我的工，總不會老記着的，還得請小姐對老爺太太說，賞一碗飯吃呢。我那小三兒昨天在這兒找人，碰見小姐，還在門外頭候着呢？誰知工工聽了他這幾句很平常的話，臉上却顯出十分不安的樣子。想了一想，便在隨身帶的錢袋裏，拿了一捲鈔票出來。對李媽說道：你大概現在境遇很難，我也知道，這一點兒錢，你拿去零花罷。說着便遞了過去。李媽接着鈔票，看了一眼，隨手放在桌上，他那張黑黑的面孔上，勉強露出一些笑容，說道：我不敢使小姐的錢，不過小三兒閒得久了，求小姐給他一碗飯吃。工工和他說話時，看見房門還是開的，走上去，將房門關好。然後再和李媽說話，說道：你是知道我的，三四百塊錢，我都不在乎，可是今天身上真沒帶錢。李媽笑道：就不會開一張支票嗎？工工道：你以

爲我像我爸爸一樣，銀行裏認得我的筆跡，隨便把紙寫一寫就行嗎？我要是支款，非填支票不可。你想，我豈能帶着支票簿滿處走？李媽笑道：這是小姐願把錢給我，我又沒有和小姐耍，身上不便就得了。說着反身就要走。TT上去一把將他扯住，說道：你別走，等我來想法子。說着便走到裏屋子裏去，伏在椅子上哭了。馬士香坐在一邊，直是發楞，不能作聲。這時看見TT走進去，便也跟了進來，輕輕的問道：這人是誰？別哭！TT擦着眼淚道：我的人格要破產，我還不哭嗎？馬士香又問道：這人是誰？TT道：他是我家一個老用人，因爲他的丈夫外面做偵探，我怕多事，把他辭了。他有一個兒子，也是北京城裏的渾渾，都是不能惹的。今天的事，被他撞破了，要不給他一點兒甜頭，好他就到我家裏直說了出來，或者傳到外面去了，我怎好見人？不然，他兒子現在房

門外，知道他鬧些什麼？馬士香不聽猶可，這一聽也冷了半截。半天說道：他要多少錢呢？TT道：誰知道呢？馬士香道：我坐在裏邊，你去問問他。若是只要兩三百塊錢，我箱子裏却也現成。TT一聲不言語，走出去了，馬士香隔着屋子一聽，却又多了一個男子說話。那男子說道：我不難爲三小姐。三小姐年輕，被人欺侮了，我要給老爺出口氣，他是做官的人，那就更好，我們得問問他，這拆白黨的事情，可是他們應當做的？這時，就聽見李媽說：有話好說，你嚷什麼？馬士香聽他們這樣說，心裏不覺卜通一跳。後來就聽見TT說：小三兒，我也知道你手邊緊，我身上可沒多帶錢。哪！我這裏有一隻鑽石戒指，總值個七八百塊錢，你拿去換着使罷。就聽見一個男子漢道：我可不敢接，您啦！又聽見TT道：你還嫌少嗎？說時，TT走進來了。馬士香看時，他手上那隻戒指，已

經不見了。TT輕輕的說道：你在這兒，他挾制着我，是不容易送走的，不知您這兒有支票沒有？馬士香以爲是要錢，說道：不必用支票，我箱子裏有兩百多塊錢，全給他們得了。TT道：我已經去了一隻戒指了，還給他們這些錢做什麼？我想了一個主意，你只開一張一千元的支票給他，等他拿着走。只要他一出門，屋子裏有的是電話，你打個電話給銀行裏，叫他不要兌款，就說沒有存款了，他自然撲個空。他走了，我也走，他就找回來，俗話說：捉賊要贓……說到這裏，忽然頓住了。馬士香親眼看見TT去了一隻戒指，心裏很過意不去，銀行裏雖然只存一千多塊錢，好在照TT的法子行事，他拿不去的，何妨試試。主意想定，立刻答應了，就在箱子裏拿出銀行的支票，開了一千元的數目，蓋了自己的圖章，交給TT。TT走到外邊對李媽道：這是一千塊錢，你

們總可以鬆手了罷。要不然，我也沒別的法子，儘你們嚷。說着把支票交給李媽。他們在外面說話，馬士香在屋裏，一句一句，都聽得清楚。心想支票拿出去，他們一定會走的，誰知言三語四，他們總是吵個不了，好說一會子，又歹說一回子，逼得T T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楞住坐在一邊。約有半個鐘頭，忽然外面屋裏電話鈴響，T T正坐在桌機邊，便接着耳機說道：惠民飯店八號，不對，錯了。就把話機掛起。這個時候，李媽勸着他的兒子，也說了不少的好話，方才走了。馬士香在隔壁聽得清楚，隔着門簾一張，果然沒有人，心裏落了一塊石頭，便走了出來，一看T T，還伏在沙發椅子上，肩膀一聳一聳，正在哭呢。馬士香問道：他們把支票拿去了嗎？T T回轉頭來，一面擦着眼淚，一面說道：你快些打電話到銀行裏去，叫不要付款給他。馬士香聽他的話，當真打電話

到存款的銀行裏去，叫不要付款。誰知那邊答應說：款子已經領走了。馬士香道：不能啊，我這裏剛才出門，那能夠就到銀行裏去了呢？那邊說的確付了，一點沒有錯。馬士香聽了這句話，又是奇怪，又是心痛，只好把電話機放下。TT看見不過意，執着馬士香的手道：對不住，這是我疏忽了。那小三兒接着支票的時候，曾在房門外站了一刻兒，我沒有留心，也許那個時候，他就把支票給別人先去領走了，因為他們是個偵探出身的，步步留心，我們這個法子，想是早被他猜破了。難怪呢，剛才這裏電話鈴響，我想這並不是打錯了電話，是他們同黨的暗號。但是這個款子，我決不累你，今天下午我就還你。馬士香見TT這樣慷慨，倒不好一口答應受他的錢，說道：那是什麼話，還要你一個人吃虧？TT道：這個地方我不能久坐了，晚上我們在華洋飯店再會罷。最

好你就搬到那裏去，那時他就帶了手槍找我們，也不怕他了。說畢，T提著錢口袋，扶着門伸出頭去，望了一望就走了。馬士香這時鬧得心慌意亂，也不知道T如何這樣害怕，疑惑自己，也沒有跳出是非圈。正在這裏想，只見T又折了回來，連忙將門關上。一下便坐馬士香身邊，一隻手扶着他的肩膀，把頭靠在他懷裏，一隻手拍着胸道：嚇死我了。馬士香看見這個樣子，疑惑又出了變故，連忙問道：怎麼了？怎麼了？T抬起頭臉一紅說道：我剛才走飯廳上過，看見一個穿西裝的人，和三個人在那裏吃飯，他面朝外，背影好像我父親，我不敢過去，倒退回來了。請你到飯廳裏去看看，那人嘴上養了鬍子沒有？如若有了鬍子，就怕是他老人家，我還不能出去。馬士香道：那末，你在這兒坐着，我出去看看，說着便走到飯廳裏來。他看一看飯廳裏，不便就這樣回

身，只得走了過去，然後回轉身來。他看飯廳東邊的圓桌上，果然坐着一個穿西裝的人，可是嘴上並沒有鬍子。他想這一定不是TT的父親了，便一直走回房間，要把這話告訴TT。他推開房門進去，TT却呆呆的坐在那裏，馬士香道：不要緊，那個人並沒有鬍子，當然不是你的令尊。TT道：那很好，不過我的胆子小，請你把我送到大門口罷。說時已經站了起來，望着馬士香，馬士香見他一定要自己送出去，也推辭不了，只得帶上房門，下了樓，一直送他到惠民飯店的大門口，然後才回轉來。他走進房去，坐了一會，也就打算出去，便來開箱子。低頭一看，不由得一驚，原來床頭邊小皮箱上的鎖，不知被誰來開了，趕忙打開箱子來一看，箱子裏面的東西，弄得亂七八糟，六百多塊鈔票，已不翼而飛，他一想這是誰拿去了呢？剛才我送TT出去的時候，沒有

叫茶房鎖門，難道這一會子，賊就進來了嗎？連忙按着電鈴，叫一個茶房進來，把丟了錢的情形告訴他。茶房道：我們坐的地方，就在樓口上，上來一隻耗子，我們也會看見，決計沒有進來一個人。馬士香一想也對，他們是坐在樓口，專門等客人叫喚的，而且我這房門，他們看得見，青天白日，那裏有賊進來？自己楞住了一會子，心裏恍然大悟，便叫茶房出去，自己再來找找可丟了別的東西？尋了一會，還好，別的東西，都還沒丟，僅僅的丟了這六百多塊錢。馬士香仔細一想，這位TT女士，那裏是什麼次長女公子，又是什麼交際明星？簡直是爲我這一張支票而來，不用說，那個李媽和那個小三兒，全是他同黨。自己前前後後一想，一點兒不錯，這決是拆白黨。自己醉心交際家，今日也想學，明日也想學，不料初次上場，就碰了這麼一個釘子，越想越悔，越悔又越氣。

悶悶的坐了一會兒，嚥不下這口氣，便關着房，做了一篇稿子，稿子做好，便坐了汽車到何劍塵家裏來，找何劍塵。他雖和何劍塵有些交情，可是並沒有專誠拜謁過，今天他突然而來，何劍塵却是不明其意之所在，只得請他在客廳裏坐。誰知馬士香只是說些閑話，說道：這兩天天氣暖和了許多。何劍塵道：天氣暖和了許多。馬士香道：這兩天常到公園裏玩玩嗎？何劍塵道：偶然也去一兩回。馬士香坐着抽了一枝煙捲，然後說道：兄弟這裏有一篇稿子，要請老哥在貴報發表。說時，紅着臉，在身上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張稿子來，交給何劍塵，何劍塵以為一定是一樁軍國大事，及至打開從頭到尾一看，却是說有一位住旅館的闊客，受了女拆白的騙，丟了一千六百塊錢。何劍塵看看稿子，看看馬士香的臉，早已了然於胸。馬士香見何劍塵注意他，未免有些不好意思。

思。何劍塵笑道：這是你老哥令友的事嗎？馬士香道：嗜！別談起，就是我上了這麼一回當。我倒不爲別的，把這稿子登了出去，好讓人家注意，教他在北京不能存身，和社會上除此一害。何劍塵道：登我們是當然登的，依我說，你老哥就算不幸之中大幸了。你若是身邊方便些，也許十倍此數哩。他們弄了這筆錢去，恐怕也不過暫爲躲避一會兒，你想他離開北京，恐怕不行呢。就譬如以老哥自身論，你和他見了面，你能說破這事，叫警察拿他嗎？所以越是高等拆白，越和上流社會人往來，他雖害你，還叫你有難言之隱呢。馬士香經了這回事情，長了不少的見識，覺得何劍塵的話有理，不住的點頭，坐了一會，也就走了。

第三十四回 斗酒隻鷄淒涼祭綠野 閑花野草惆悵悟青衫

到了晚上，何塵劍到報館裏去，和楊杏園提起。楊杏園道：交際場上的人，原來這樣不齊，怪不得有幾個窰姐兒，也喜歡往華洋飯店跑呢？何劍塵道：這也難說，窰姐兒儘有在交際場中大出風頭的。譬如蓋金枝蓋二爺，這個時候他要到華洋飯店去，說出真姓名來，包有許多人意。楊杏園道：他也不算得天寶宮人，隔江商女了，現在還在京嗎？這樣一個與歷史有關的大英雄，社會上竟沒有人提起他了。何劍塵道：嗐！美人自古如名將，不許人間有白頭。提起蓋二爺，我要爲普天下美人一哭。楊杏園笑道：你這樣感歎之深，難道蓋二爺的晚景不佳嗎？何劍塵

道：豈但是不佳而已，恐怕他的境况還不如我們。當年八國聯軍入京的時候，蓋二爺真是天子不臣，諸侯不友，他有一句話，真可以愧死一般外交家。誰知年紀一老，顏色衰了，連才具也減了，鴉片烟癮，又一天大似一天，簡直成了廢人了。人情炎涼，就是客人對於妓女，也是這樣的。當年蓋金枝名列金剛的時候，誰都怕花了錢，巴結不上。等到他顏色衰了，名也減了，少年當然不會去理他，就是一般老客，當年以他一笑爲榮的，如今就是蓋金枝，親自去找他，他也避開惟恐不及，後來有一個有良心的，他的名字我忘記了，叫衛什麼，他就把蓋金枝討去續絃，偏偏蓋二爺嫁去兩年，姓衛的又死了。姓衛的雖然有兒子，供得了蓋二爺的吃喝，供不了蓋二爺的烟癮和零花，後來就弄決裂了，現在蓋二爺就要做個出山泉水，也沒有人敢領教呢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着

實的感歎。說道：這樣看來，我要是設身處地，情願做短命死了的梨雲，不願做這鼎鼎大名的蓋金枝了。何劍塵笑道：梨雲要是不死，晚景決不至於像蓋二爺，我是可以斷言的，我想你也可以做一個保證。楊杏園笑笑，說道：提起來，我倒想起一件事，我早就說要到義地裏去看看，總是爲事糾纏住了。今天恰好下了一陣雨，把塵土都打濕了，城外的路，一定好走，我想明天出城走一趟，怕回來得晚了，請半天假，你幫我一點忙，好不好？何劍塵道：你若爲別的事請假，我不管那本賬，爲去祭奠情人，我一定幫你的忙。楊杏園却自笑笑，辦完了事，他回到家裏，自己一人盤算一番，帶些什麼東西做祭品呢？心想紙錢束香蠟燭，這都是些俗物，絕對用不着，就是帶些鮮花鮮果，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。還是這樣罷，自己來做一篇祭文罷。他這樣一想，兜動一肚皮的牢騷，

好像就有許多句子，俯拾即是，當時打開桌上墨盒，坐下去，就打起草稿來。這時已經一點多鐘了，屋子外面，聽不見一點人聲。一個人和背上一個影子，對着一盞燈，低着頭只是寫下去。稿子打完，這才覺得背上和腳底下，都有些涼颼颼的，猛然間聽得遠遠的一聲鷄叫。心想怎麼寫幾百字，就五更了，打開門，望外一看，西牆頭上，半輪殘月，有盤子那麼大，黃澄澄地照着滿院子都是朦朧的。隱隱之中，好像很遠的地方，有人在街上趕牲口和說話的聲音。心裏想道：真是夜闌聞遠語，月落如金盆了。忽然回過頭去，只見自己窗戶外，梨花樹底下，有一個女子的影子，很快的一閃，定睛仔細看時，却又不見了。這時一想剛才看見的，好像那人小小的身材，還梳的是一個辮子。心想道：難道我這一點的意思，已經感動幽冥，他先來看我嗎？這樣一想，索興向梨樹底下

看去，但是那裏有一點影子。楊杏園平生是信仰無鬼論的，他看不見什麼痕跡，也就算了。走回房去，到覺得有些倦，倒上牀就睡了。一覺醒來，已是十點鐘了。趕快爬起來，洗了臉，吃了一點東西，又忙着謄寫那篇祭文，足足有一個半小時，耳邊轟隆一聲，已經打了午砲。心想若是騎驢子坐馬車出城，一定趕不回來了，不如多花兩個錢，雇一輛汽車罷。既可以帶東西，人也痛快些，好在走大路，汽車是可以到的。主意算定，便叫長班打一個電話給汽車行，雇了一輛小汽車來。自己在階沿下挑了四盆心愛的玫瑰花，叫長班搬上車去，又把書架上那隻彷彿古鳥玉銅鼎，和那隻雨過天青色透明漏花御窰的海杯，一塊兒帶着。書架底下抽屜裏，現成的鷓鴣班檀香，是他自己常常燒着玩的，也用紙包了一小包。坐上車去，走不多路，又想起一樁事，想着自己那祭文裏，

不是有這樣一聯嗎？白馬素車之約，敢負今生，隻鷄斗酒之情，有如此日。我這裏那來的隻鷄斗酒，不是當面撒謊？這樣想着，在菓酒公司門口過身，又下車買了一瓶上等的葡萄酒，復身上車。這車子雖小，却是極快，一會工夫，就出了城。這時是四月初旬，鄉下地裏種的高粱玉蜀黍，都有幾尺深，到空曠的地方望去，一碧萬頃，遠近村莊上的樹木，都是綠油油的。一叢叢的樹，擁着一重重的人家。汽車走的路上，兩邊都種着夾道的楊柳，人在柳陰裏面走，那種吹面不寒的東南風，在身上拂了過去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想。一會兒走過一個莊子，前後幾里地都是棗林，嫩綠的葉子裏，雪也似的棗花開得一球一球的，香氣撲鼻。鄉下人挑着菜瓜之類，看見汽車來了，早早的讓開，歇在柳樹下。楊杏園不由得想起蘇東坡的詞，自己便吟起來，簌簌衣巾落棗花，村南

村北響纜車，牛衣古柳賣黃瓜。那汽車夫聽見，便問道：先生，你要買瓜嗎？楊杏園笑道：不要。這就快到了吧？汽車夫道：還有十幾里呢。兩個人因話答話，便談了下去。汽車夫道：這地方去年還出了一檔子新聞，你先生知道嗎？楊杏園道：不知道。汽車夫道：這個年頭，什麼事情都有，有一個人，不知道是師長還是將軍，他姨太太上旅館，給他撞上了。姨太太倒沒理會，第二日，他哄着姨太太，說自己開車出城來玩玩，姨太太當真的和他出城來，到的這個地方，那人一手槍，就把姨太太送了終，扔在葦塘裏。你說：這人手段厲害不厲害？楊杏園道：這種秘密的事情，你們怎會知道？汽車夫笑道：大公館，大宅子裏的事，打外面瞧，誰也看得規規矩矩，可是說到骨子裏，總是糟透了。這樣的事，別人不知道，我們這一行的人，比誰還要清楚。說到這裏，義園外面那一叢柳樹，已經

依依在望，一刻兒工夫就到了。楊杏園下車，那看園子的王管理員聽見喇叭響，早跑着迎了出來。他猛然一見是楊杏園，心裏想道：這人闊得真快，臘月來這兒，還是馬車，不到半年工夫又坐汽車了。楊杏園一進門，他先就作一個揖，說道：今年清明，楊先生沒來。楊杏園點了一個頭，說道：請你吩咐園丁把我車上那些東西拿下來，搬到墳邊去。管理員道：是的是的。說時，一個園丁正從裏面出來，管理員道：你去把那汽車上的東西，搬到楊太太墳上去。你仔細一點，別碰了車上的玻璃。你總說坐一回汽車，死也甘心，你搬東西的時候，倒可以坐下試一試。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開汽車的瞧你這個德性，恐怕也不能讓你坐。他正說時，楊杏園走上前去了，他三腳兩步，趕着上前，跟着說話，問道：上回那位總裁大人，好嗎？楊先生常見嗎？楊杏園知道他問的是何劍塵，心

裏好笑，便道：我們同事，常見的。管理員聽說楊杏園和總裁同事，臉上不由得現出笑容，又問道：楊老爺在那位總裁手下辦事嗎？楊杏園道：我們是平等的地位。管理員彎着腰道：楊大人，您這出來一趟，還不是都要給國務總理上呈子請假？我們雖是鄉下人，常看羣強報也知道點兒。他一路說着，楊杏園那有工夫，理會他，只把鼻子哼着答應。一直走到梨雲的坟前，只見坟上蓋的青草皮還沒有綠遍，一望而知是一所新塚。坟的前面，兩樹垂楊，柳條拖得有幾丈長，被風吹拂到石碑上去，坟的四圍，都種着樹木。後面也是一帶棗園，棗樹上的花，已經到了半謝，被風吹着四散，滿園都是清香。天氣到了這個時候，別的花都不見了，四圍全是綠油油的樹葉子。這坟在兩株柳樹底下，綠陰黯然，映得人鬚眉皆綠，偏是這時，天上一陣濃雲將日光遮住，越發陰森森地。

楊杏園站在坟面前，不禁胸懷愴然，不是那管理員在這裏，便要掉下淚來。一會兒，園丁把四盆玫瑰花，一瓶酒，一隻銅爐，一包檀香，都送在墳前坦地上。楊杏園這才把手上拿着的磁杯，放在坟前，將酒瓶打開，倒了一杯酒。將檀香放在銅爐裏，叫園丁取了火來燃着，對着坟，先是作了一個揖，一陣心酸，不覺跪了下去。這時面前只有那個管理員，楊杏園磕了頭起來，便對管理員道：「這地方買得到鷄嗎？」管理員道：「村子裏有的是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好，不論多少錢，請你和我買一隻來。最好是勞駕一趟。」管理員道：「可以，可以。」說着便走了。楊杏園等他走了，便在懷裏取出那張祭文稿子來。他兩隻手捧着祭文，走近兩步，直到石碑的邊下，然後彎着腰對坟又作了一個揖。這時，四圍萬籟俱寂，不聽見一點聲音，只有兩隻小小的黃蝴蝶兒，在坟面前飛來飛去。他便念道：

嗟夫！鞭回北里，空停遊子之車。月滿西樓，久斷故人之夢。河梁攜手，猶慘生離。青塚埋香，何堪永別？撫摩舊劍，攀樹低徊。惆悵啼鶻，臨風嗚咽。白馬素車之約，敢負今生。隻雞斗酒之情，有如此日。魂兮歸來，伊其戚矣！猶憶閒雲偶出，新月初逢。揮青案之琵琶，靈犀暗引。比畫屏之蝴蝶，彩鳳雙棲。小鳥依人，私傳玉佩。長旛無恙，穩綴金鈴。盟記牽牛，背寒燈而割臂。裝成墮馬，藏畫管以修眉。真知袁派之詩，甘爲弟子。自稱鄭家之婢，願學夫人。蓮葉前身，共證白璧。桃花年命，暗寫紅箋。固已淪落同悲，青衫有淚，未忘淒涼一語，皓首爲期。

楊杏園念到這句，禁不住想起前事，而今對着這一種傷心情景，真也不是局外人說得出的。坟頭上那兩隻小蝴蝶，現在不知道那裏去了，

遠遠的却聽見畫眉鳥叫。那後面棗園裏的棗花，被風一吹，飛到坟面前，打一個胡旋，落在地上，一點兒影子都沒有。再一聽畫眉鳥不叫了，坟面前越發現得沉寂。楊杏園又念道：

爾乃名成扇墜，瘦小堪憐。袖染啼痕，繁憂致疾。已作沾泥之絮，奮不能飛，終成飄溷之茵，弱還易斷。

念到這裏，楊杏園自然的一陣心酸，不覺吊下淚來，有幾點眼淚直滴到祭文紙上。他硬咽着喉嚨，繼續的念道：

暮春風雨，苦虐梨花，早歲龍蛇，忽占噩夢。雖鷓鴣之呼斷，扁鵲無靈，疑璘珣之長奔，彩雲何在？不信亭亭淨植，蒲柳先零，可憐落落孤芳，芝蘭竟折。呼春去也，將奈之何！夫春蠶欲睡，猶抽不盡之絲，鮫目雖枯，終有未乾之血。桃花人面，戚慘重來，燕子樓台，淒涼永

閉。相思灰盡，原無可補之天，魂夢徒勞，尙隔未填之海。伯牙琴碎，
安問焦桐？東野詩寒，心如止水。直十年而呼薄倖，四海無家，將一
死以報知音，小人有母。玉台鏡破，量珠遺後死之悲，藥店龍飛，市
骨留來生之約。人生到此，天道寧論？嗚呼，蔓草荒烟之外，幻蝶迷
春，楓林黑塞之間，哀鳥哭夜。茫茫天路，長此孤眠。莽莽風塵，空悲
獨活。呼蘇台之風月，剪紙招魂，約皖國之鶯花，買山歸葬。可憐飲
冤千古，應羞留蘇小之名。尙望待我九泉，到底合韓憑之塚。

他念到合韓憑之塚，拿着祭文，雙手又作了一個揖。這時那位管理員
兩隻手抱着一隻雄雞，踉踉蹌蹌的跑來了。楊杏園叫他取了一把刀
來，將雞冠割破，滴了幾點血在酒杯裏。又取了火柴，把祭文焚化了。楊
杏園望着墳頭灑了幾點淚。在身上取了五塊錢給那管理員，說道：這

雞嗎，我買了罷，另外幾個錢送給你，請你對這墳多關照一點。管理員一眼看見五塊雪白的洋錢，心裏倒是卜通的一跳。嘻嘻的笑着，伸出手來接了，然後給楊杏園一躬到地，深深的作了一個揖。說道：照應墳墓是我們應盡的責任，怎好受您的？楊杏園道：一點兒意思。你給我買一些花，在墳上栽着得了。秋天裏，我還要來一趟，那個時候，我再有報酬。管理員捧着兩隻手，直舉到鼻子尖上，口裏連說不敢。依他的意思，還要拉楊杏園到他屋裏去坐，楊杏園道：不必了。他將那盆玫瑰花擺在墳面前，其餘的東西，依舊帶着上車。這時太陽還沒十分偏西，坐着車子回到家裏，竟不很晚，叫長班胡二開發了汽車錢，便叫他泡了一壺茶，躺在睡椅上休息休息。胡二問道：桌上一張名片，楊先生看見嗎？楊杏園道：沒看見，誰來了。胡二便把那張名片，遞給楊杏園一看，是他

的舊同學華伯平。名片後面，用鉛筆寫了幾行字，是現寓西河沿三陽旅館十號。便問胡二道：他說了什麼沒有？胡二道：他說是剛到京的，他在店裏候着，楊先生來了，就請過去。楊杏園聽得這樣說，喝了一杯茶，就到三陽旅館來。問明了十號房間，走過去，見房門虛掩着，桌上堆滿了點心盒，茶葉瓶，罐頭和新鮮水果之類。華伯平拿了一張北京的地圖，正湊着窗子邊的光線，在那裏看。楊杏園便先喊了一聲伯平。華伯平丟了地圖，搶着過來，口裏啊喲一聲，便拿着楊杏園的手搖個不住。楊杏園和他是久別的朋友，見了面之後，少不得有一番暢談，可是問了一個什麼時候動身的，和到京時的情形，也就無話可說了。只是東問一句，西問一句，偶然談到別後一兩樁事情。坐了一會兒，走進來一個穿舊竹布長衫的茶房，手上捧着一本油紙面的大紙摺，遞給華伯

平說道：馬上要開飯了。您哪！預備些什麼菜？說時垂着手站在一邊，笑嘻嘻地。華伯平一想，北京的旅館，這樣客氣。剛才我在火車上，問過了的，優等房間，一塊五毛錢一天，連飯在內。怎麼着，還讓客人點菜呢？一面想時，一面打開那摺子，只見上面鷄鴨魚肉，冷熱葷菜，居然樣樣都有，下面糊裏糊塗，畫着碼子，也有價錢。又一想道：這是預備客人添菜用的。他看見我來了客，所以送了菜單子來。便說道：我也不懂你們北方的菜，你和我來一客飯好了。那茶房笑嘻嘻地道：是那麼，來一個魚？另外來一個炒雞子？豌豆肉絲湯？還來個……楊杏園插嘴道：得了。他是初到北京，我可不是初到北京。我在家裏吃了飯，你只預備這位華先生的得了。茶房道：那麼，來一個魚？楊杏園道：不要那些。你來一個炒木樨肉，一碗酸辣湯，就得。說畢將手對茶房一揮，茶房只得走了。他便

笑着對華伯平道：不是我在這裏，不定這餐飯，你要給他敲去兩三塊。華伯平道：奇了。這飯他和我說明的，連房錢在內，怎麼另外要敲我的？楊杏園笑道：這就是北京人所說的話，冤你。所謂飯，就是白米飯，菜並不在內啊。再說這家若是純粹北京式旅館，你就趕快搬的好，他除了賃這間屋子給你而外，茶水電燈，都得另外算錢。華伯平道：啊呀！我那裏知道？難怪他勸我吃雞吃魚呢？說着兩個人都笑了。華伯平道：既然這旅館這樣不方便，你和我想個法子我好快搬。地方最好是西城，因為我要在那方面辦事。楊杏園道：那自然是快搬的好，要不然，你住一塊錢一間的房子，倒要吃兩塊錢一天的飯呢？你是吃不慣苦的，而且為和朋友往來，也要有個地方坐坐。你不必問，我明天一準和你辦好。華伯平自然是歡喜，大家又坐談了一會，天已經黑了，茶房送進飯來。

楊杏園道：你初到，大概還有許多地方要去，我也不坐了，我這就先進城，和你去找旅館。說着楊杏園就出了三陽旅館，到西城的藍橋飯店來。因為這家飯店頗有點規模而且還便宜，楊杏園的朋友，在這飯店裏住的很多，由他介紹過去，房錢可以格外公道點，所以他就看看有房間沒有？誰知他一進門，茶房早笑着點頭道：您剛來，他們早到了。全在十七號。楊杏園摸不着頭腦，鼻子裏哼着答應了一聲。便問道：都有誰來了？茶房道：張八爺，李四爺，還有王三爺，全來了。楊杏園這才明白了。原來他的朋友張達詞，是一個有錢的閑員，終年無事，只在外頭玩。他另外有一班吃喝嫖賭的朋友，在藍橋飯店組織了一個小俱樂部，隨便集合。今天大概又是集合的日子，在這裏賭錢了。楊杏園走進十七號房間，只見圍了一桌子的人，在那裏打撲克。另外還有三個年青

的女客，在一塊兒說笑。內中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，穿着藍印度綢的裙子，上面綠嗶嘰夾襖。雪白的臉，連脖子上都擦的是粉。燙着的頭髮，高高蓬起，打了一條辮子，戴着一朶很大的大紅綢結子。鼻樑上，架着一方玳瑁框眼鏡，眼球在裏面直轉。時髦極了。楊杏園想道：奇怪，他們這羣人裏面，那裏來的這時髦女子？這時，桌上的人，回頭都看見了他，張達詞連忙嚷道：難得！難得！怎麼楊先生今天也有工夫來玩？楊杏園道：就不許我玩嗎！此外桌上賭錢的李公耳，王眠石是兩位大學士，也是楊杏園所認識的，都忙着打招呼。張達詞道：杏園兄，加入加入。楊杏園這時已走到桌子邊，看他們桌上的場面。張達詞伸出一隻手，握着楊杏園的手。又把這女子的手，也一把拖了過來，將兩個人的手都握在一處。口裏笑着說道：叫你們認識認識。楊杏園出其不意，倒不

好說什麼。那女子操着純粹京腔，却笑着先問道：您貴姓？楊杏園一看那樣子，早已瞧了八分賬，便笑着說道：我姓楊。你呢？那女子笑了一笑，然後才說道：姓劉。楊杏園目視張達詞，含着微笑。張達詞道：你別笑，和我沒關係，我和他是一對兒。說時，伸出手去，將站在身邊那個姨太太裝束的肩膀，拍了一下。那婦人道：小張，你不怕小桂枝兒吃醋嗎？我是不在乎，一對兒就一對兒，怕什麼？張達詞伸出一個大拇指，對那姨太太道：小吳兒！好的。另外有個女的穿着藍色舊湖縐的夾襖，黑羽毛裙子，臉上擦了一片胭脂，倒像一個良家婦人，拿着一條手絹，握着嘴笑。這時王眠石走了過來，扯着楊杏園坐在一張沙發上，將頭就到他肩膀上，用手掩着半邊嘴，對着他的耳朵說道：這三個你瞧怎麼樣？那個穿藍衣服的，還是新出馬的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臉色未免一變，輕輕的

對王眠石道：你們這事，未免有些喪德。老的罷了……王眠石伸出一隻手，將楊杏園的嘴一堵，笑着說道：廢話。楊杏園因對手方在當面，這話也不便深說，只好算了。王眠石將手一招，對姨太太裝束的說道：小吳兒來。那小吳兒果然走過來，擠在他們兩人中間一坐。他對楊杏園道：這兒我來過兩回，怎沒有見過您？楊杏園笑笑。王眠石道：小吳兒，你不是說有一個很好的妹妹嗎？介紹給這位楊先生，好不好？小吳兒道：好哇？幹嗎不好？那邊張達詞叫道：眠石進牌不進牌？別胡鬧了。王眠石聽說，便過去打撲克去了，這裏只剩楊杏園和小吳兒兩個人。楊杏園這時候真有些窮於應付，一時找不出話來說，便問了一句道：住在什麼地方？小吳兒笑了一笑，又頓了一頓，然後才說道：後門。楊杏園恍然大悟，他們這些人，是不會告訴姓名住址的，自己怎樣這般傻，開口就

問他住在什麼地方。這樣一想，未免有些不安，也過去看打撲克，一會兒工夫，倒有二三百塊錢的輸贏，就散了場，却抽了有六七十塊錢的頭錢。張達詞將頭錢鈔票一捲，說道：全在我這裏了。說着一拉小桂枝，同倒在沙發椅上，說道：怎麼樣？這夠兩套衣服的錢了，你怎樣謝我？那小桂枝兒便爬在張達詞的肩膀上，對他耳朵說話，說話的時候，眼睛斜着望着王眠石笑，賭客裏面，就有一个人神頭鬼臉，拉着小吳兒，望王眠石身上一推。這一羣人，就鬧得不亦樂乎。楊杏園有些不耐，告訴張達詞就要走。張達詞一把將他拉住，說道：我有話和你說。站起身來，便拉楊杏園到裏面一間屋裏來說話，楊杏園看他那個樣子，似乎有點要緊的事，只得跟他進來。張達詞道：我給你介紹一個，好不好？楊杏園笑道：別事奉陪，這個我不敢遵命，不是別的，我覺太……張達詞笑

道：你是個什麼人，豈能幹這剿匪的勾當？我是給你介紹一個西洋留學生的女朋友。楊杏園道：什麼？你們認識女留學生！那一國的留學生。張達詞昂着頭想了一想，嘴裏又吸了一口氣，說道：聽說是美國康橋大學的學生。楊杏園道：不對！美國沒有這樣一個大學。張達詞道：啊！是法國的哥倫布大學。管他呢，我也鬧不清，反正是個留學生得了。他極會跳舞。什麼英格蘭跳舞，西班牙跳舞都會，他回國以後，就在北京住，有些人知道 he 會跳舞，都請他教授。他先是不肯，後來經許多人要求，他才答應了。來教一點鐘，只要五塊錢汽車費，可也不算多。昨天我們經朋友的介紹，已經在這兒會過一次，今天約了再來，我已經另外開了一號房間等他，這樣的朋友，也算上等人，你會他一會，不好嗎？楊杏園一想，這話恐怕靠不住。既然說是留學生，當然是文明點的人，我倒

要看看。想定了，便說道：「什麼時候來？」久等了，我可不能等。張達詞道：「遲一點就來了。」說時，小桂枝一推門，也進來了。張達詞拉着他的手，望懷裏一拖。小桂枝趁勢倒在他懷裏，反過臉來問道：「大格的事怎麼樣，人家坐在那裏怪彆扭的。」張達詞道：「這個我那裏管得着？各有各人的交涉。」小桂枝道：「你還不知道，那個柳三爺賭輸了，他塞了一塊錢在我手裏，他就走了。大格是初出來的人，就這樣叫人回去，我真不好意思。人家不過爲的家裏窮，含着一包眼淚幹這個，真是沒法子，人家可是一位小姐。」張達詞道：「既然來做這個事，管他小姐不小姐？人是老柳找的你，還是去問老柳要錢。」小桂枝兒舉起拳頭，在張達詞的胸面前衣服上輕輕敲了一下。把眼睛一瞪道：「什麼？我和他要錢？說時又抱着肩膀，對他耳朵說話，眼睛斜看着楊杏園。」張達詞對楊杏園搖搖頭，笑道：「不行。」

不行！楊杏園看他這樣子，早料定了八分帳，忽然衝動了他的好奇心，便笑說道：你們又弄鬼，我早知道了。你能帶我到你們那個地方去看嗎？張達詞便道：告訴你也不要緊。他家住在中溝沿兩號，紅漆的門……小桂枝道：別瞎說，那是他家裏，那裏亂撞得的，人家家裏還有老爺子。張達詞道：啊！是了。有一天我走他門口過，看見一個五十上下的人，脚下穿着高底靴，身上穿着開岔袍子，手上提着一個包袱，裏面還露出一管花翎，一個大紅頂子，那就是他的父親。小桂枝道：有點花白鬍子嗎？張達詞道：是的。說到這裏，只見那個穿藍綢夾襖的女人也來了。一推門，先笑了一笑。張達詞道：你進來。他又笑了一笑，用手撫摩了一下鬢角，又取出手絹，握着嘴笑，低了頭在一邊坐了。楊杏園一想，這就是剛才的大格了。一看這人，到也五官端正，只是沾了旗人的風氣，

臉上的胭脂，擦得多一點，却還沒有輕佻的樣子。他挨到小桂枝旁邊，輕輕的說道：大妹我們走罷。那小桂枝有話又說不出來，說道：待一會兒。楊杏園一想，這些人真沒有良心，把人家女子當玩物，還不給錢。一這樣想着，老是不忍。後來小桂枝和大格唧唧噥噥的，說了一陣子，那大格頓時臉色變了，幾乎要哭出來。張達詞也覺得難以爲情，便對大格說道：你不要聽他說，他是鬧着玩的呢。老柳他是實在有事，不能耽擱，對你並沒有什麼不好的意思。款子他已經交給我，我這裏交給他了，說着拿了一張五元的鈔票，遞給小桂枝。那大格羞得滿臉通紅，搭訕着和小桂枝走到外面房間裏去了。楊杏園道：唉！這種人可憐得很，我看他含着兩包眼淚，實在是強爲歡笑。張達詞道：你信他！他們這種人，有一個規矩，設若你招之來，而又揮之去，乃是不給他面子，就是奇

恥大辱，這大格哭的原因在此。他們還害什麼臊！楊杏園道：據你們剛才的話，他是個小姐，說他甘心做這個事，我不肯信。張達詞道：你是涉世太淺，那裏知道社會上的種種怪事，還有些小姐，不爲錢幹這個呢。將來也許有一天我帶你長長見識。說時，楊杏園靠着椅子，望着樓下的街上。只見剛才在外面屋裏的那個小吳兒走出飯店大門，有一個人拉過來一輛油亮嶄新的包月人力車，放在他面前，他一坐上車去，那人拉起就飛也似的走了。楊杏園道：咦！這人居然還有包車。張達詞伸出頭一望，笑道：你這是少見多怪。坐包車就下了居然兩個字，若是坐馬車汽車的呢？楊杏園道：人家有馬車坐，還至於作這個事？張達詞道：多着哩！這個當兒，突然有個穿灰色制服的軍人，腰上掛着自來得，推門而進。楊杏園出於無意，不由得心裏嚇了一跳，以爲這又是拿賭

拿娼的來了。本人現在是非之地，少不得要受池魚之殃。誰知那兵士進來，滿臉放出莊重的樣子，將右手一抬，望眉毛尖上一比，行了一個舉手禮。在這個時候，只聽見撲的一聲，是他腳後跟比齊，皮鞋碰着響，同時行了一個很規矩的立正式。他面朝着張達詞，說道：我們督辦請張老爺過去。張達詞很不在乎似的，說道：我就來。那兵士倒退幾步，才掉轉身子走去。張達詞便對楊杏園道：他就住在這裏一二兩號房間。走，咱們同過去坐坐。楊杏園笑道：我有些怯官，你要我去見督辦，那不^{是和我開玩笑？}張達詞也笑道：得了，我又不和你演戲，來這一套假話。楊杏園道：真的我不去。你想無緣無故，我和闊人往來什麼？張達詞笑道：你把他當個陸軍上將，或者是兩湖，或者是三江的督辦，其實他也是一個好玩的人，最喜歡結交朋友。若像你們報界的人，他尤其是歡

迎，走，咱們過去。回頭那個教跳舞的女士，也是在他那裏相會。楊杏園聽說教跳舞的女士，也在一處，心想這個督辦，大概沒有什麼官派，要不然，也不會同他們公子哥兒在一處瞎混，去會會也不要緊。這樣一想，果然就和張達詞一路出來，走到外面房間，却不看見一個人。楊杏園問道：剛才那一班人呢？張達詞笑道：這班人是最能保守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這一句法律的，說來就來，說走就走，不知道又到那裏湊局面去了。他們二人說着話，走出房間，走過一個很長的甬道，就到了一號房間。推門進去，照例是間客房，一進來就聞到一股濃厚的鴉片烟氣味。轉過裏面只見霧沉沉的，有一個人躺在牀上，有一個聽差半跪半伏，在牀沿邊燒煙，牀上的那人，看見有生客進來，就望上一跳，趕緊站了起來，那聽差也就走開一邊。張達詞便給楊杏園介紹道：這

是甄寶蔭督辦。又給甄寶蔭介紹道：這就是我前回和你說的那位秘書楊杏園先生。楊杏園見他說謊，很不願意，但是礙於情面，也不便否認，唯唯而已。而且他一看那位督辦，早就十分詫異，來不及照顧其他了。

第三十五回 流盼屬新知似曾相識 聽歌懷故國無可奈何

原來這位督辦，不但沒有官僚的氣度，而且乳臭未乾，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。當年有一個祕書長的兒子，十八歲就當參事，人家就引為奇談，自己還不十分肯信。而今却親眼看見這樣年幼的督辦，他怎樣不奇怪？那甄寶蔭雖然年輕，却也很知道應酬的規矩，客客氣氣讓楊杏園坐下。那聽差取了根雪茄，一人遞了一枝，又擦了火柴，一來燃着。楊杏園這時就近看那甄寶蔭，細嫩的皮膚，本來就不黃不黑，兩腮上一點氣色沒有，越發顯得蒼白，光光臉子，架著一副大框眼鏡，猛然一看似乎很俊秀，仔細一看，却一點精神沒有。他兩個上了黃

勦的指頭，夾着雪茄坐在床上抽，一面說話。他除了談些嫖經賭經而外，就是談那位總長的近況如何，那位闊人的靠山奚似，談到闊一點的人，總是稱着西林河間項城。再次一點的闊人，就連着那人的姓利號，一塊兒稱呼，不叫他的名字，譬如叫王克敏做王叔魯，曹汝霖叫做曹潤田之類。楊杏園起初不知道他是什麼督辦，後來因為他常常說到毛革的事情，又被張達詞點明了幾句，才曉得他是改良外蒙毛革督辦。三人談了一會子，那甄寶蔭就忘其所以了，由嫖經又談到土娼。便問張達詞道：你說的那個人，怎麼這時候沒有來？我等的不耐煩，我們先找個什麼事混混，好不好？張達詞道：你還接着燒兩口，他就快到了。甄寶蔭笑道：煙現在夠了。回頭等着他來替我們燒罷。商議了一陣，究竟也沒有想到什麼暫時消遣的法子，這時有一個穿白色衣服的

茶房走了進來，含着笑容輕輕的說道：來了。甄寶蔭道：什麼還要這樣鬼鬼祟祟的，來了乾脆進來得了。茶房笑着答應了幾個是，退了出去。一會工夫，就聽見吱咯吱咯，一陣皮鞋響，抬頭一看，走進兩個女子。一個二十上下，穿着杏黃色的西服，白色的裙子，蓬着捲頭，胸面前掛着一串珠子。一個只有十六七歲的光景，一身的水紅，連帽子也是水紅色的，帽子後面露出半截短髮。他們一進門，就有一陣粉香，輕輕對甄張二人，叫了一聲大爺三爺。對楊杏園却笑笑，微微的點了一個頭，就算招呼的意思。張達詞先就對他二人道：姊妹倆老是在我們面前說英文，暗通關子，今天有懂得的人在這裏了。這時楊杏園恍然大悟，所謂教跳舞的西洋留學生，就是這一對人物。張達詞跟着給楊杏園介紹，指着那位年紀大的叫愛爾女士，年紀小的叫愛思女士。愛爾女士

坐在煙榻上，愛思女士坐在張達詞的身邊。張達詞伸手握着愛思的手，愛思很不在乎似的，便挨身坐下，和張達詞坐在一張煙榻上。楊杏園想道：看他這個樣子，到是一個交際明星，便問他讀了多少年的英文。那愛思毫不思索的，用英語回答讀了五年英文。繼續地他又談了十幾分鐘的英語，都說得十分流利，一點破綻也沒有。楊杏園心裏想道：這事很奇怪，發音這樣正確，說話這樣暢利，就是北京城裏真正的女學生，十中難挑一二，他們掛起學生的牌子騙人，却也難怪。他們說話時，那愛思的手帕，掉在地下，他就低着頭去檢，那背脊和脖子，露出雪白一大塊。張達詞坐在他身邊，就把鼻子湊在他脖子上，一陣亂聞。看見他脖子上繞着一根桃紅色絲絛，拿手一提，說道：這麼大人還掛鎖嗎？他一提時，那絲絛由愛思領圈裏面露了出來，下端繫着一個金

子打的小十字架，很是精緻。愛思笑着道：你總是愛胡鬧。連忙把那十字架，依舊塞到衣領裏面去。張達詞笑道：你們一歐化，簡直歐化得沒有道理，這是外國人最尊敬的東西，你們拿來當玩意。他們三個人在這裏說話，那愛爾却倒在甄寶蔭榻上和他燒煙。甄寶蔭說道：咱們年紀也還相稱，我請你當一個英文祕書，你幹不幹？愛爾睡在枕頭上，用煙簽子蘸着煙膏子，正望燈上燒，聽了這話，把手的肘子撐着床，抬起頭來望着張達詞笑道：你瞧，這是怪話不是，我當他的祕書，按月給薪水得了，還問年紀做什麼？張達詞也笑道：這話一點也不怪。請男祕書可以不談年紀，請女祕書就非談年紀不可。說着掉轉臉來對愛思道：他是一個督辦，可以請你姐姐當祕書。我這個小人物，用不着祕書，請你做什麼呢？甄寶蔭在床上坐了起來，用手將腿一拍，說道：還有一個

名目啊，你不會請他當英文教員嗎？張達詞道：要是這樣的名目，可以敷衍得過去，那就好說話了。何必一定要說英文教員，就是說跳舞教員，鋼琴教員，也無不可以的了。兩個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說來說去，無非把愛爾愛思兩人開玩笑，楊杏園靠在旁邊一張沙發上，翹着腳把一隻手在椅子圈上托着臉，只是微笑。那愛思坐在張達詞的身邊，却不住的用眼睛瞟過來，過了一會兒，愛思忽然對楊杏園抿嘴要笑，自己好好的把頭低了下去。他一眼看見張達詞正望着他，又撲嗤一聲笑了出來。張達詞笑道：你這是發了什麼毛病？愛思道：難道不許人笑嗎？張達詞道：笑是許你笑，但是一點事因沒有，你忽然笑起來，笑得可怪。愛思道：怎樣沒有原因，原因在我心裏啦。張達詞架起一隻腿歪着身子，一直望到愛思臉上，問道：原因在心裏！原因在心裏！什麼原因？愛思將

手把張達詞的腦袋一推笑道：討厭勁兒？過去。心裏有原因啦，你管得着嗎？張達詞看見他撒嬌的樣子，不由得哈哈大笑。甄寶蔭道：你這人真是賤骨頭。他好好和你說話，你要干涉他，罵了一頓，你又笑了。說話時，甄寶蔭已經抽了好幾口煙，愛思抽出手絹，在空中拂了兩拂，把眉毛一皺道：這屋子裏鬧得烏煙瘴氣，怪悶的，咱們外頭坐罷。甄寶蔭也笑着對楊杏園道：杏園兄，咱們到外頭去坐坐，可以請教請教兩位女士的妙舞。四個人一路到外頭屋子裏來，楊杏園一眼看見圓棹上放着一隻盛四絃琴的木頭盒子，一猜就是二位女士帶來的。心想他們還會扯凡阿零，總也算得多才多藝了。這屋子本有一個聽差，一個護兵在這裏伺候，看見甄寶蔭出來，都站着像僵屍一般。甄寶蔭對他們略爲擺了一擺頭，說道：出去。他們蚊子哼着一般，答應了一個是字退

了出去了。楊杏園隨便坐在一張沙發椅上，愛思也坐了下來。低低笑着問楊杏園道：你貴姓？我還沒請問。楊杏園道：我姓楊。愛思道：我們好像在那兒會過。楊杏園笑道：不能吧？愛思用左手一個食指，比着嘴唇，偏着頭想了一想，笑道：這事的確是有的。張達詞走過來望椅子上坐，坐在愛思的這一邊，將身子挪了一挪，望愛思身邊直擠。笑道：你們一見面，就這樣親熱，說體己話兒，我們認識了半個月，怎樣生猴子似的遠遠的就離着？要親熱大家親熱。說着又擠過去一點。愛思把身子一扭，一鼓嘴道：怎麼啦！楊杏園笑着站了起來，說道：鬧什麼？我讓你們坐。張達詞道：你們剛才說什麼？愛思本伸着兩隻高跟鞋的腳，這時一縮一頓，把頭一扭道：話多着啦，就是不能告訴你。楊杏園恐怕張達詞有些誤會，笑着說道：你說奇怪不奇怪？他說好像在什麼地方會過我。

甄寶蔭擁着愛爾在對面一張沙發上，正要他教跳舞，便插嘴道：「這事也許有的，他們常常上華洋飯店，也許你們會過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除非如此。但是我又不曾跳舞，只不過偶然去一兩回罷了。」又對愛思道：「怎樣就會把我留在腦筋裏了。」那邊愛爾插嘴笑道：「你這句話問了不要緊，不要氣死張三爺。」張達詞道：「不相干，我們根本上就沒關係，我還和他倆做媒呢。」不信，你問問他，說時指着楊杏園道：「你們沒來，我早就介紹過了。」一面說着，一面將那棹上琴盒打開，拿着琴和拉弓遞給愛爾。說道：「借光，借光。」愛爾含着笑，接了琴站着起來。張達詞又對愛思道：「借光借光。」愛思伸了一個懶腰，笑道：「今天我一點兒勁都沒有。」張達詞對楊杏園道：「他們兩位，一位拉，一位舞，真好。可惜他不賞面子，你沒有眼福。」楊杏園也笑着對愛思道：「真不賞面子嗎？」愛思又伸了一個懶腰，笑道：

可別見笑。甄寶蔭在口裏取出雪茄煙，在棹上玻璃煙缸子上，敲了一敲煙灰，對張達詞道：怎麼樣？人家一說就行了。你呢？張達詞笑道：我是拉絳的，那又算什麼呢？說時，那愛爾反扭着左手，將凡阿零抵在肩上，右手拿着琴弓，便拉了起來，愛思站在屋中間的地毯上，前仰後合，左搖右擺，合着拍子便舞起來。他跳舞的時候，老是含着微笑，他那雙眼睛，就像閃電似的，不時的對着楊杏園射來。舞了一會，凡阿零先停了，愛思兩隻手，牽着裙子角，斜着腰望下一蹲，眼睛對着甄寶蔭張達詞楊杏園三個人一瞟。這一點兒神情，學外國人學得極像，他們三個人不約而同的，就鼓起掌來。甄寶蔭順手將牆上電鈴機子，按了一按，聽差走了進來，垂手併腳站在他面前。甄寶蔭道：你吩咐他們，須備五分鐘點心送上來，越快越好。聽差的答應了幾個是，倒退了兩步，然後才出

去了。一會工夫，這飯店裏的茶房，捧着一隻托盤進來。就在棹上擺了兩碟牛乳點心，斟上五盃咖啡。大家便圍着棹子坐下來喝咖啡吃點心。楊杏園因爲甄寶蔭雖然年紀極輕，却是特派的官僚，認爲非我道中人，所以和他譚話，總存着三分不屑的意思。甄寶蔭那樣放浪形骸，在這裏抽煙狎妓，正是高興的時候，見楊杏園淡淡的神情，他以爲初次見面的緣故，却也沒有注意。這時大家坐着喝咖啡，不免要找些話說。便對楊杏園道：楊先生公事很忙嗎？鼎老人很好，在他那裏辦事比別處好。楊杏園聽他這話，莫明其妙，張達詞在那邊，却目視楊杏園。楊杏園想起剛才他介紹時候的話，心裏有幾分明白，便隨話答應，含糊着過去。甄寶蔭又道：我還是在胡總長家裏，和他同過一回席，張達詞知道楊杏園最怕談官場應酬，便把話扯開笑道：這一些闊人，都喜歡

旦角，不知有什麼緣故？胡春航在常小霞那裏報效的數目，真是可觀。第二要算陳伯儒了，和牛蕭心兄妹，沒有一天不在一處混。甄寶蔭道：那還罷了，還有沒有下海的票友，也和小旦一樣，陪着大老玩，這是何苦？張達詞道：你說的是沈子圃嗎？難怪呢，他這一向忽然闊起來了。甄寶蔭道：闊不闊，我是不知道，聽說新認識了一個吉林朋友，借了好幾千塊錢，給他製形頭。加上還有個財政界章華松做他的靠山，吃喝是不焦的了。楊杏園道：這人也許是世家子弟，何至於弄到這步田地？我想這話也不盡然。張達詞道：我們以忠厚待人，當然不相信，不過他住在北京，吃喝嫖賭穿，一月整千洋錢的花銷，是那裏來的，却很可研究呢。楊杏園道：他住在什麼地方？張達詞道：正離你那兒不遠。他說話的時候，眼睛正望着愛思。愛思說道：你說什麼？可別沾便宜。張達詞笑道：說

句話沾點便宜都不行，那還能提別的吗？愛爾正抽着一根煙捲，在嘴上取了下來，兩個指頭夾着彈了一彈灰，反過手去，將煙遞給下手坐的甄寶蔭，將嘴唇撮起來，望前一嘯氣，嘴裏的煙，箭也似的，對着張達詞臉上吹來，笑道：你別挨罵了。張達詞哈哈大笑，口裏不住的叫好香。他們一面說話一面鬧，又鬼混了許久。愛爾走到窗子邊將窗簾子一掀，只見半輪月亮，正在樓外柳樹影子下，笑道：鬧了這久，時間還早，月亮還是剛出來呢。張達詞道：你是樂糊塗了，連東西南北也分不出來，這月亮望下落，你當他望上走呢。愛爾對愛思使一個眼色，輕輕的說道：咱們走罷。張達詞看見，便拉愛爾到裏面房間裏去說話，一會兒工夫，張達詞出來，愛思又進去了。張達詞便就着甄寶蔭坐在一處，頭靠頭輕輕的說了許多話。甄寶蔭一面微笑，一面點頭，然後大聲說道：讓

他回去，還是過天說罷。說時在身上，掏出皮夾子，拿了兩張十圓的鈔票，遞給張達詞。張達詞剛要接過去，甄寶蔭手又往回一縮，笑道：「你和愛思的交涉，應該辨明。要不然，不明不暗，弄得我回回和你開車費，這真是冤枉。張達詞把手往屋子裏指，又對楊杏園一望道：「今天這種情形，我還想吃什麼天鵝肉呢？」甄寶蔭道：「不知你那話，是不是成心說的？其實這不成問題。張達詞不等甄寶蔭說完，以目相視，甄寶蔭也就一笑，將錢仍舊遞給了他。張達詞拿了這錢，便到裏邊屋裏去了。一會愛爾愛思兩人從裏面出來。愛爾對甄寶蔭道：「勞你駕，請您吩咐你的貴管家，到外面去叫我的車夫。」甄寶蔭笑着答應道：「是。將鈴一按，聽差進來了。」甄寶蔭道：「你出去叫艾小姐的馬車套車。聽差答應着去了。」愛爾愛思和三人笑着微微的點頭說道：「改日見。他們三人都也站着起來。」

相送，愛思站在楊杏園身邊，將他的衣服一牽，忽然握着他的手，彷彿有個什麼東西在手掌心裏，這愛思以目斜視，眼睛珠一轉，楊杏園會意，就把那東西捏住了。他們三人送到房門口，就不再送，愛爾愛思兩人，也是頭也不回的走了。楊杏園和張甄二人又坐了一會兒，無非談的是做官取樂兩件事。甄寶蔭說道：今天不知道楊先生來，不恭得很，改日再找個地方叙叙，楊杏園雖然謙遜着，究竟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客氣。便對張達詞道：我到你那邊坐坐，便辭了甄寶蔭到張達詞房裏來。楊杏園埋怨他道：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，爲什麼和我瞎吹，說我是個祕書？張達詞笑道：一點沒有關係。你有所不知，這位甄督辦，是論資格交朋友的，越說你的來頭大，他越發和你親近，我老早的說你不過是新聞記者，你就坐不了許久，你坐不了許久，怎樣交得上這一位

好女朋友？楊杏園笑道：我並不要結交這樣一個女朋友，我爲什麼要你替我吹牛？張達詞笑道：那小傢伙和你很有意思，你不要辜負人家。他背着你向我問你的住址和電話號碼，我都告訴他了。楊杏園道：那你簡直胡鬧，我爲什麼和他們這些人往來？張達詞道：你不要瞧他不起，背起履歷來，也許比我們闊得多。楊杏園雖然清白自許，但是男女之間，究竟是不接近的好。若是接近了，就是時彥所謂，難免兩性的吸引，這種吸引，是很神祕的，他要發生的時候，決計不是什麼階級上限制得住。楊杏園一想，他剛才給個什麼東西給我，好像紙團，我到要看看。因此張達詞沒有多談，他就走了。走到大門口時候，他本來就想在袋裏拿出紙團來一看，可是這門口不住的人來往，又忍住了。坐上車去，再拿出來看時，原來是一張局票，並沒有什麼。翻過背面，彷彿有些

字跡，却是鉛筆寫的，在街燈下，那裏看得出來，這時車子經過西長安街，車子在平整的馬路上拉，又快又平適，天上的月亮，斜着照在路邊的槐樹林上，那樹影子，一排一排的倒在地下，現出地上的月色，格外的白淨。路邊的垂柳，葉子已經全綠了，樹上好像很是濕潤，托着月色，似乎有點淡綠的清光。再一看樹林邊電桿上的電燈，也都映成清淡的顏色，不是那樣亮了。楊杏園剛才在藍橋飯店，耳目雜於聲色之中，綺羅之叢，快活雖然快活，總是昏昏沉沉地。現在到了這地方，淨蕩蕩的，不見一點富貴之象，一剎那間，簡直是一場夢。他由繁華冷淨之變幻，想到色即是空的一句話，由色即是空的一句話，又想到愛爾愛思姊妹兩人，似乎是個有知識的人，何至於做這種賣人肉的生活？仔細想了一想，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？這樣看起來，大街上裘馬翩翩，招搖

過市的老爺太太，裏面未嘗沒有……想到這裏，忽聽見後邊有一輛車子追了上來，有兩個人在車上說話。有一句話送入耳朵，是明天還去不去？這話很像是熟人的聲音。楊杏園便聽他說些什麼，恰好那兩輛車子，緊緊的隨在後面，一句一句聽得清清楚楚。當時又有一個答道：自然去，怎麼不去？頭一排的座位，我已經定了三個。這個似乎笑道：定了三個座，我有一席嗎？那個道：你要去呢，自然有你一席，你若不去，自然也有人填缺。這個道：很好，你另請高明罷了。明天有一個地方去，比你那兒好得多呢。那個道：什麼地方，說來聽聽。這個似乎笑道：明天下午，吳芝芬在西老家裏邀頭，約我湊一脚，你說有味嗎？那個道：你不要胡吹，他們逸老捧角，有你的分？這個道：實話，有倒是有這一回事，雖沒有要我捧角，我却打聽得實在。那個說：你怎樣知道？這一個道：西老

是我們的同鄉，他的五少爺，也是一位半吊子名士。昨天和幾個朋友在一處談戲，有人說：芳芝仙的戲不好，他急得面紅耳熱，和人家吵。有人笑着說：你就只衛護着你的芳乾妹，不衛護你的吳乾妹，他說：怎樣不衛護？今天我還和老爺子商量着，後天替芝芬打牌呢？楊杏園聽到這裏，不覺插嘴道：呸！你們在這通衢大道，宣布人家祕密，豈有此理？那人大驚，月亮影下，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却是吳碧波，另外一個，是吳碧波的同學，楊杏園也會過的。吳碧波笑道：你這冒失鬼，突然一喊，我們倒嚇了一跳。楊杏園道：你們現在放着書不念，天天捧角嗎？吳碧波道：那也偶然罷了。楊杏園道：剛才我聽見你說周西老，我想起一樁事，華伯平來京了，他正要找這些人。請你明早到我那裏來一趟，我和你一路找他去。吳碧波就答應了。說到這裏，車子到了分路的地方，各自走

各人的。一會兒楊杏園到了家裏，第一要緊的事，就是要看那張局票寫的是些什麼，他等提水來沏茶的長班走了，然後又把房門掩上。這才把那張局票拿出來，再看背面鉛筆寫的字句，是：

楊先生：我和你實在很熟，明天下午六點鐘，我在神州飯店九號候你。你下了衙門的時候，就請你順便來會我，好仔細談一談。此事要守秘密。

楊杏園拿在手上看了幾遍，心裏想我怎樣會和他認識？這話奇得很，無論如何，我沒有這樣的熟人。自己又把這張紙逐句推敲一番，忽然大悟，想道：有了。這上面最要緊的地方，就是下衙門一句話，他以為我是一位大老爺，所以極力和我聯絡。其實我是一介寒儒，你上了張達詞的當了。我以為他寫字條給我，或者真有什麼可聽的話。原來為此，

也就極平常的事情了，何必那樣做作呢？這張紙，別讓別人家看見了。不知道緣由的，一看見了，又不要說是一段風流案嗎？想到這裏，擦了一枝火柴，把紙就燒了。到了次日，吳碧波果然來了。他問道：華伯平這一個日子，他到北京來做什麼？楊杏園道：我也鬧不清楚，他略略的說了幾句是爲民選省長這個問題來的，意思要和寓京的大老，分頭接洽。要求這些大老，幫他一點忙。吳碧波道：周西老，頑固得很，聽了這些什麼運動請願的事，沒有不頭痛的，找他做什麼？楊杏園道：大概還有他個人的私事，那我們就不得其詳了。兩個談了一會，便一路到旅館裏來會華伯平。華伯平買了一大疊日報，正在那裏看，並沒有出去，他首先便問楊杏園看的寓所怎樣了。楊杏園因藍橋飯店昨晚一會，覺得那種飯店，究竟不是好地方，便說沒有空房間，再想法子罷。又談了一


會，他先走了，却留吳碧波在這裏，陪他上周西老家去。華伯平因午飯的時候到了，先和吳碧波吃午飯，兩個坐着等飯吃，便找些話閑談。吳碧波問他到京以後，那裏去玩過沒有？華伯平笑道：「昨日晚上，我特爲到什麼開明戲院去了一趟，要看梅蘭芳的戲，誰知走到那裏去，恰好碰着停演，看看門口的戲報，要到禮拜六才演呢。」吳碧波道：「你怎麼到京第一日，休息也不休息，就去聽戲？」華伯平道：「我們在南方，梅蘭芳這個名字，聽也聽熟了。心想到底長得怎麼樣好看？總要看一回，才死心，可是每回到上海，總碰不着梅蘭芳在那裏。所以一到北京，就急於要解決這個問題。」吳碧波道：「南方人到北京來的確都有這種情形。可是北京會聽戲的，可並不歡迎他。」華伯平道：「什麼？北京人並不歡迎梅蘭芳？」吳碧波道：「這種話內地的人聽了，是很以爲奇怪的，你在北京住久

了，自然知道了。譬如南方人到京裏來，有錢的少不得要帶兩件皮貨回南，其實北京的皮貨，並不比南方便宜，有時還比上海貴。又好像南方叫做京老鼠屎的藥丸，當做靈丹一樣，以為是治小兒科的神藥，巴巴的寫信到北京來，託人買了寄去，其實，這種東西，北京人叫耗子屎，看得稀鬆。再說，我又記起一樁事來了。北京冬天是極冷的，家家少不了火爐。平常的人家，就是用一種白泥巴爐子，把煤球放在裏面燒。小戶人家，就不是冬天，平常煮飯燒水，也是用白爐子，不值錢可以想見。那年冬天回南，到一個時髦人家裏去，他客廳上擺着這樣一個白爐子，特製了一個白銅架子架起來，裏面燒了幾節紅炭，以為很時髦，說這叫天津爐子。我那時好笑了不得。南方人把梅蘭芳當着天仙看，大概也是把天津爐子當寶貝一樣了。華伯平道：你這話我不信。吳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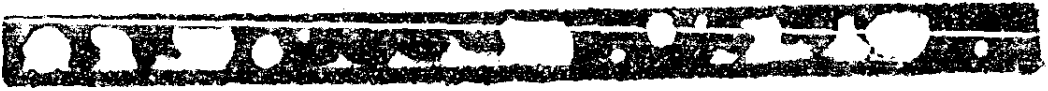
波道：你自然不信，那一天你去聽梅蘭芳的戲，你仔細仔細，考察你前後，說北京話的，佔幾分之幾，那末，你就有個比例了。但是吳碧波雖這樣說，華伯平絕對不肯信，兩個人爭吵了半天，還是沒有結果。直到旅館裏開上午飯來，兩人才停止了議論。吃過飯之後，華伯平換了一件長夾衫，又加上了一件馬褂，便和吳碧波一路來拜訪周西老。周西老家裏住在東城牆腳下，地方是鬧中靜。他的門口，一塊空地，繞着空地種了一排綠葉扶疏的槐樹。靠門口，又一系列栽着五株垂柳，正合了門垂五柳似陶潛的那句詩。華伯平和吳碧波走到了，就料定是周西老的家裏了。兩人到門房裏遞了名片，問老爺在家沒有？門房一看吳碧波是熟人，便說道：剛起來吧？請你二位在客廳上坐坐，我進去瞧瞧。說着便引他二人到客廳裏來。華伯平一看中間擺着紅木坑榻，兩邊也

是紅木太師椅。沿着屋梁，都垂着六角紗燈。此外如瓷瓶銅鼎琴棹書案，都是古色古香，別有風趣。正中掛着一副中堂，四個大字，老當益壯，上款寫着賜臣周西坡。下款寫着宣統十四年御筆。旁邊一副珊瑚虎皮紙的對聯，是鐵肩擔道義，辣手著文章。上款寫着周方伯西坡仁兄大人雅正，下款寫着更生康有爲。華伯平想道：就這兩樣東西，恐怕就是別家所無呢。這時就聽見屏風外面接連的有人咳嗽兩聲，接上轉出一個人來，穿着棗紅色緞子夾袍，套着天青緞子馬褂，頭上戴着一頂紅頂瓜皮帽子，中間釘了一塊長方形的綠玉，帽子兩邊，露出幾絡斑白頭髮來，似乎帽子裏還藏有辮子。他一隻手上捧着一管水煙袋，煙袋下，夾着一根紙煤，他笑嘻嘻的走進客廳，吳碧波先就告訴華伯平，這是西老，一進門，華伯平還沒招呼，他兩隻手抱着煙袋，一邊作揖

一邊走了進來。華伯平也只得捧着兩隻手作了幾個揖。周西老支着手就讓他和吳碧波在太師椅上坐下，周西老先說道：華先生從南邊來？吳碧波插嘴道：他久仰西老的大名，特意約我引他過來奉看的。周西老捧着煙袋又作兩個揖說道：那不敢當。現在事事維新，我們老朽無用了，是你們青年人的時代了。說時，把一隻手捧着煙袋，縮一隻手到大衫袖裏面去，摸索了半天，摸出一方疊着的毛絨手巾，將鼻子底下的鬍子，抹了幾下，然後又在左右嘴角上抹了幾下，可是他總沒有抹得乾淨，鬍子上依舊有些鼻涕，像露水珠子似的，沾在上面。這個時候，聽差捧着一隻小圓托盆進來，放在一旁棹上。托盆放着三碗茶，那聽差一碗一碗的，向賓主三個人身邊的茶几上放下。這茶碗下面有個瓷托子，上面又有一個蓋，華伯平彷彿小時候，曾看見過的，不料現



在到北京來又碰上了。茶獻過了，聽差又捧了一管水煙袋，和一根紙煤送到華伯平面前，他也只得接了。他在南方，經年也不容易看見一回水煙袋，當然是不會抽煙。但是人家既遞了煙袋過來，也不便不抽，只用嘴一吹紙煤，打算抽一口。可是吹着紙煤，也不是外行弄得來的。他吹了十幾下也吹不着，只得用紙煤按在煙袋頭上，用嘴就着煙袋嘴一吸。這一吸，煙到沒吸着，吸了一口煙袋裏面的臭水，又澀又辣，趕快喝茶漱了一漱口，就吐在面前痰盂裏了。吳碧波看見，未免對他微笑，華伯平越發不好意思。還好周西老並不注意。華伯平一想起剛才的話，才接上說道：其實談到辦事呢，還是仗老前輩。周西老歎了一口氣道：人心不古，世衰道微，現在也就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，慢說我們不出來辦事，就是出來辦事，也是無從下手。我們都不是外人，據我看，




什麼共和政體，什麼自由維新，簡直都是胡鬧。古人說：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。中國的聖經賢傳，我們就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還要什麼泰西的法。從前以科舉取士，人家以為有弊病，而今簡直不成話了，憑空一個大百姓可以做公卿。罷官以後，依舊又是大百姓。吳碧波是聽慣了的，到不算回事，華伯平聽了這一番議論，心裏想道：我們南方總是這樣想着，省政到了不了的時候，可以到北京去請寓京大老，原來寓京大老的議論，不過如此。他在一邊，也只是唯唯而已，周西老談得高興，又說道：如今的士大夫，那裏懂得什麼，無非是狂嫖浪賭。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。說着把身子望後一仰，靠在椅子背上，腦袋轉着圈子，搖了幾搖，歎了一口氣道：如今的風化，那真是壞極了。娶妻不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衣冠禽……說到這裏，走了一個聽差進來，對周西老道：大


人，有電話來。周西老問道：誰的電話？聽差道：吳老板。周西老聽了，鬍子先笑着翹了起來，一邊放下煙袋。聽差就將琴棹上鐵絲盤裏的耳機拿起來，向壁上插上插梢。周西老接過耳機，喂了一聲，那邊嬌滴滴的聲音，先就問道：乾爹嗎？周西老笑嘻嘻的說道：是我呀，你在那兒？那邊道：我說在家裏啦，一會兒就要上戲館子裏了。我說，今兒個是新戲，給您留了一個包廂，您去不去？周西老道：去去去。那邊道：我說那末，我可留下了，可別不來呀。周西老道：你這孩子，我幾時冤你了。那邊笑着說了一聲再見，掛上了電話。周西老放下電話，依舊捧着水煙袋，和他二人說話。吳碧波道：芝芬的電話嗎？周西老笑道：這個孩子，天真爛漫，很好！吳碧波道：在台下我是沒見過，若說他在台上，那很是穩重的。前次見他一齣祭江，淒涼婉轉，哀怨極了。周西老聽到人家說他乾女兒好，

這一喜，比人家誇獎他自己，還要高興。沒說話，先哈哈笑的，了一笑，用手將腿一拍，說道：怪事，就是這們可取。他在台上那樣幽嫻貞靜的樣子，令人對之非正襟危坐不可。華伯平坐在一邊悵悵的聽着，吳碧波道：你或者不知道，西老有好幾個乾小姐，都是現在很負盛名的坤伶，剛才打電話來的，就是乾小姐裏的一位，名字叫吳芝芬。西老一腔忠君愛國之思，無處發洩，一寄之於金樽檀板之間，真也是不得已。吳碧波這兩句似恭維而恭維的話，不料一句一字，都打入周西坡的心坎裏，不由得將腿又拍一下道：着！老弟看得透澈。吳碧波道：再說這幾位小姐，也真是解語之花，忘憂之草，實在的得人疼。周西老燃着紙煤正在吸煙，聽到一個疼字，忍不住要笑。水煙一噲噉子，捧着煙袋，彎着腰咳嗽不住。吳碧波華伯平看見周西老被煙噲着了，都有些替他着急，

那周西老咳得滿臉通紅，鼻涕眼淚都流出來了，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，吐了一口濃吐沫。又在衫袖裏掏出那塊毛手巾，擦了一擦臉，這才重新捧著煙袋和他們說話。而且咳得這個樣子，並沒有收他的笑容，他將紙煤指着吳碧波道：你這個疼字，形容得淋漓盡致。那幾個孩子，說着又掉轉頭對華伯平道：華伯兄沒有見過，唱得很好。華伯平道：那我一定要瞻仰的。周西老很是高興，說道：不知二位有功夫沒有功夫？若是有功夫，我們今天可以同去。華伯平先來的時候，聽見周西老說了一大套忠君愛國的話，他直覺得渾身不痛快。而今看起來，這老頭也是一個知趣的人兒，自然很歡喜，不等吳碧波說，就先說道：我們都願奉陪。周西老本想打電話出去，邀幾個人一路去坐包廂，而今華伯平答應陪着去，就不用得找人了，便說道：在這裏小坐一會兒，回頭我們



同去。吳碧波一想，老頭兒有一個包廂在那裏，正怕找不到人去坐，我們這樣一答應，正中其計，那又何必，便道：伯平兄和西老一塊兒去罷，我先告辭。周西老連忙站起來，將手一支道：坐下坐下！一塊兒去。我裏面還點着燈，一路躺躺燈去。好不好？說着便將他二人往裏讓，一直引到他自己看書抽煙的房裏來，抽一個多鐘頭的煙，才同坐着周西老的馬車，一路到康樂戲園來。



世界書局出版

程瞻廬著

葫蘆

全部兩冊定價一元二角

是一部極好的社會小說
是一部極好的滑稽小說

用筆諧談 描寫深刻

書中將舊社會之怪現狀寫得淋漓盡
致惟妙惟肖令人拍案驚奇慨然長嘆

死貓大出喪活人居然做孝子

豬獃做壽文豪大拍豬馬屁

道學先生私偷尼姑醜態百出

姨太太裝假肚皮大鬧笑話

臭皮匠夢想做富翁受愚送命

呆遺老受人播弄可憐又可笑

以及其他種種奇形怪狀不一而足

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印刷

春明外史(全十二集)

每集定價銀九角
一至六集合售銀五元

(外埠酌加郵費運費)

不 准 翻 印

著 者	張 恨 水
出 版 者	世 界 書 局
印 刷 者	世 界 書 局

發行所 上海各埠 世界書局

